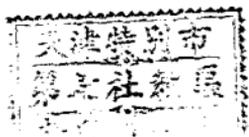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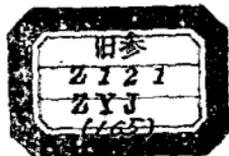


樊川文集





樊川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
南圖書館藏明翻宋刊本

樊川文集序

將仕郎守京兆府藍田縣尉充集賢殿校理裴延翰撰

長安南下杜樊鄉鄴元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政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丞召昭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雅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為我序號樊川集如此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邪明年冬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使文章閱千百紙擲焚之纔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始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餘二十年凡有撰制大乎短章塗葉醉墨碩駁鐵眉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僕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辯碑誌序記書啓表制辭為二十編合為四百五十

樊川文集序

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戲感之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耶噫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為理具與運高下揅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楊雄劉向班固為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懣雖接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靈洽持論相如子雲理麗說變諷多要寡漫業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君之善否直鑿已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為任繁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觀件勇之文高聘負厲旁絀曲據黎簡渾圓動出橫貫滌濯滓窟支立敬倚呵摩郭稼如火煦焉爬梳痛痒如水洗焉其扶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衛後鑿如整冠裳抵謁宗廟其聾聵爆擊發不擇若大呂勁鳴洪鐘橫撞揮裂啞暗震切韻護其破毀煥害堤障初終若濡稿杵未焚膏雍未穿裁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醜瘠堯醜舜董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邪具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與特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

上擬秦漢魏晉南北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
百年兵荒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凡人
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
耳聞下其論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
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則張侯臯
傳尚古兩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
子而為其序褒勸賢傑表揚職業則贈莊淑大
長公主及故丞相奇章公汝南公墓誌擇白歷
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為多則與高大夫
書諫諍之體非許醜惡與三闖激則論諫書若
一縣牢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
黃州表一存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
官業告東君命擬古典慕以高誅賞則司帝之
詰其餘述喻讚諷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機變難
發雖綿遠窮幽醜狀魁墨筆耐句健宛眇碎細
包詩人之執憲整揚馬之銜陣控曹劉之骨氣
擬類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接斷治本細幅道義
鈎索於經史解樂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
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乎噫
所謂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上

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
但觀乎積高而杳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為遠
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
老小子既就其集寐寤思慮顛倒文覆不翅謂
逾年苟墜承顏付與之言華晦顯兩不相解在
他人無知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等物
者可自控誣以甘罰程邪故愆條目強自作序

樊川文集總目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第一

賦三百

阿房宮賦

望故園賦

晚晴賦

詩二十八首

感懷

杜秋娘

郡齋獨酌

張好好

冬至日寄小姪阿宜

李甘

洛中送冀處士東遊

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

長安送友人遊湖南

皇風

雪中書懷

雨中作

偶遊石臺僧舍

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即事

獨酌

惜春

題安州浮雲寺樓

過驪山作

池州送孟遠先輩

重送

題池州弄水亭

題宣州開元寺

大雨行

逢裴坦判官歸宣州因題贈

贈宣州元處士

村行

史將軍

律詩六十七首

華清宮三十韻

長安雜題長句六首

河湟

第二

許七侍御棄官東歸

李給事二首

題永崇西平王宅太尉題院六韻

東兵長句十韻

過勤政樓

題魏文貞

早春閣下寓直蕭九舍人因寄書懷四韻

秋晚與沈十四舍人期遊樊川不至

念昔遊

今皇帝陛下詔徵兵不日功集河湟

諸郡次第歸降臣獲親聖功輒獻歌

詠

奉和白相公長句四韻

過華清宮絕句三首

登樂遊原

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中前身死長句

送容州中丞赴鎮

夏州崔常侍自少常亞列出領麾幢十

韻

街西長句

春中君

奉陵宮人

讀韓杜集

春日言懷寄李常侍

李侍郎於陽羨里富有泉石某亦於陽

羨粗有薄產叙舊述懷因獻長句四

韻

贈李康士長句四韻

送國基王逢

重送絕句

少年行

奉和門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領相印

出鎮金蜀

朱坡

早春寄岳州李使君

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

自贖

自遣

題桐葉

沈下賢

李和鼎

贈沈學士張歌人

憶遊朱坡四韻

朱坡絕句三首

出宮人二首

長安秋望

獨酌

醉眠

不飲贈酒

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韻

道一大尹存之學士庭美學士簡子聖

明自致齊漢皆與舍弟昔年還往彼

文難窮悴竊於一塵書美歌詩兼自

言志因成長句四韻呈上三君子

杏園

春晚題章家亭子

過田家宅

見宋拾遺題名處感而成詩

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

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

第三

律詩八十首

洛陽長句二首

洛中監察病假滿送章楚老拾遺歸朝

東都送鄭處誨校書歸上都

故洛陽城有感

揚州音

潤州音

題揚州禪智寺

西江懷古

江南懷古

江南春絕句

將赴宣州留題揚州禪智寺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

句溪夏日送盧侍秀才

自宣城赴官上京

春末題池州弄水亭

登池州九峯樓寄張祐

齊安郡晚秋

九日齊山登高

池州春送前進士瀚希逸

齊安郡中偶題二首

齊安郡後池絕句

題齊安城樓

池州李使君沒後十一日廬州新命始

到後見歸妓感而成詩

見劉秀才與池州妓別

池州廢林泉寺

憶齊安郡

池州清溪

遊池州林泉寺金君洞

卽事黃州作

贈李秀才上公孫子

寄李起居四韻

題池州貴池亭

蘭溪

池州四韻

秋晚早發新定

除官歸京睦州雨霽

夜泊桐廬先寄蘇臺盧郎中

新轉南曹未敘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吳

興書此篇以自見志

題白蘋洲

題茶山

茶山下作

入茶山下題水口草市絕句

春日茶山病不飲酒因呈賓客

不飲贈官妓

贈薛判官

代吳興妓春初寄薛軍事

八月十三日得替後移居雲溪館因題

長句

初冬夜飲

栽竹

梅

山石榴

柳長句

隨腿柳

柳絕句

除官赴闕商山道中絕句

漢江

襄陽雪夜感懷

詠歌聖德追懷天寶因題關亭長句四

韻

途中作

哭韋壽朋

赤壁

雲夢澤

除官行至昭應聞友人出官因寄

寄浙東韓又評事

泊秦淮

秋浦途中

題桃花夫人廟

初春有感

書懷寄中朝往還

寄崔鈞

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迎

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江

南許渾先輩

和州絕句

題烏江亭

題橫江館

寄澧州張舍人苗

寄揚州韓綽判官

送李群玉赴舉

送薛稷遊湖南

題壽安縣甘棠館御溝

汴河懷古

汴河阻凍

酬張枯處士見寄長句四韻

寄宣州鄭諫議

題元處士高亭

鄭璠協律

題善筆驛

和野人放潛之題善筆驛十四韻

重題絕句一首

送陸滂郎中棄官東歸

寄琅苗與宇文舍人

寄內兄和州崔負外十二韻

連與
 早秋
 秋思
 途中一絕
 春盡途中
 題村舍
 代人寄遠
 聞情
 舊遊
 寄遠
 廉
 寄題甘露寺北軒
 題青雲館
 郡中有懷
 正初奉酬
 江上偶見絕句
 題木蘭廟
 入商山
 偶題
 送盧秀才一絕

醉題
 題商山四絕廟
 送隱者
 遊張處士山莊
 有懷重送斛斯判官
 贈別
 寄遠
 九日
 寄牛相公
 爲人題贈
 少年行
 盆池
 有寄
 第五
 罪言
 原十六衛
 戰論
 守論
 論相
 第六

燕將錄

張保臯鄭年傳

實列女傳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三子言性辨

塞廢井文

題荀文若傳後

第七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唐故太子少師竒章郡開國公贈太尉

牛公墓誌銘

唐故東川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兼御史

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

第八

唐岐陽公主墓銘

唐故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

唐故處州刺史李公墓誌銘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第九

李府君墓誌銘

杜君墓誌銘

駱慶士墓誌銘

復州同馬杜君墓誌銘

盧秀才墓誌銘

進士龔軫墓誌銘

第十

李質集序

注孫子序

送薛慶士序

送盧秀才赴舉序

杭州新造南亭記

池州造刻漏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同州澄城縣功倉戶尉慶登記

宋州寧陵縣記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自撰墓誌銘

第十一

上司徒李公論用兵書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上門下崔相公書
上昭義劉司徒書

第十二

上周相公書

上宣州高大夫書

上李中丞書

與人論諫書

上浙西盧大夫書

第十三

上宣州崔大夫書

上池州李使君書

投知己書

荅莊充書

上河陽李尚書書

上鹽鐵裴侍郎書

與汴州從事書

第十四

黃州准赦祭百神文

又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

池州祭木瓜神文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祭東川周相公文

祭龔秀才文

禮部尚書崔公行狀

吏部侍郎沈公行狀

第十五

黃州刺史謝上表

賀平党項表

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爲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賀生擒衡州草賊鄧裝表

謝賜御札提舉邊將表

謝賜新絲表

壽昌節宴謝賜音樂狀

謝賜茶酒等狀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代謝賜批荅表

又代謝賜告身鞍馬狀

論閩內延英奏對書特政記狀

謝許受江西送綵綉等狀

內宴百寮上壽酒及謝恩謝賜物等辭

三首

代人舉周啟後自代狀

代人舉蔣係自代狀

第十六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資中書門下平澤潞啓

上白相公啓

上周相公啓

上鄭相公狀

上淮南李相公狀

上吏部高尚書狀

上刑部崔尚書狀

上安州崔相公啓

薦韓文啓

上知已文章啓

獻詩啓

薦王守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啓

第十七

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啓

上宰相求杭州啓

為堂兄懋求澧州

高元裕除吏部尚書制

崔璨除刑部尚書蘇滌除左丞崔瑛除

兵部侍郎等制

裴休除禮部尚書裴諲除兵部侍郎等

制

畢誠除刑部侍郎制

韋有翼除御史中丞制

趙真齡除右散騎常侍制

韓賓除戶部郎中裴廐權除禮部郎中

孟珙除工部郎中等制

鄭庭晦守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

事制

庾道蔚守起居舍人李汶儒守禮部員

外郎光翰林學士等制

李朋除刑部員外郎李從誨除都官員

外郎等制

權審除戶部員外部制

皇甫鉉除右司員外部郎鄭濂除侍御史

等制

韋退之除戶部員外部裴德融除殿

中侍御史盧穎除監察御史等制

李蔚除侍御史盧潛除殿中侍御史

等制

盧告除左拾遺制

蕭現除太常博士制

杜濂除太常博士制

馬曙除右庶子王固除太僕少御王球

除太府少卿等制

李叔玖除太僕卿高証除均州刺史葛

分除施州刺史等制

李珪贈司空制

歸融贈左僕射制

令狐定贈禮部尚書制

第十八

李訥除浙東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制

盧摶除廬州刺史等制

李文舉除睦州刺史制

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

州刺史等制

李贇除絳州刺史魏中庸除亳州刺史

曹慶除威遠營使等制

李誠元除朔州刺史制

薛遠除秦州刺史制

田克加檢校國子祭酒依前有州刺史

制

薛滌除鄧州任如愚除信州盧藏弔除

平州刺史等制

鄭液除通州刺史李蒙除陳州刺史等

制

王晏會除齊州吳初本巴州陳佺渝州

刺史等制

郭瓌除渠州郭宗元除興州等刺史王

康除建陵臺令等制

吳從遠州賈師由除瓊州蕭蕃除羅州

刺史制

裴闕除温州刺史伊實除獻陵臺令等

制

陸紹除信州刺史封載除遂州刺史鄭

宗道南鄭縣令等制

張德翁除歸州刺史李本訓除福昌縣

令盧審矩除陽翟縣令等制

王權除雅州刺史郭績除右諭德等制

傅孟恭除威州刺史宣敏加祭酒兼御史

依前宣敏道立馬使知防秋事等

制

姚克柔除鳳州刺史韋承嘉除櫟陽縣

令王仲連贊善大夫等制

朱載言除循州刺史袁循除渭南縣令

張公及除灊陵令韋幼章除京兆府

倉曹等制

支其除鄂王傳盧賓除融州刺史趙全

素除福陵令等制

鄭倭除大理少卿致仕制

第十九

王釗除皇城留守制

王知信除左衛將軍史襄除右監門監

將軍等制

張直方授左驍衛將軍制

朱叔明授右武衛大將軍制

梁崇幹除檢校國子祭酒兼右神策軍

將軍制

呂衛除左衛將軍李銖右威衛將軍令

孤朝除滑州別駕等制

張幼彰程備已除諸衛將軍翰林待詔

等制

一品孫李明遠授左千牛備身等制

李鄠除檢校刑部員外郎充塩鐵嶺南

留後鄭蕃除義武軍推官等制

韋宗立授檢校倉部員外郎知鹽鐵嶺

壽院等制

房次玄除檢校員外郎充度支鹽鐵供

軍使等制

李知讓加御史中丞依前邠州刺史韋

瓊加侍御史充振武軍堂書記等制

崔彦冒除山南西道副使李詵山東道

推官揚元汶京兆府法曹等制

李承慶除鳳翔節度副使馮軒除義成

軍推官等制

夏侯暉除忠武軍節度副使薛途除涇

陽尉元集賢校理等制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府巡官崔

滔揀陽縣尉集賢校理等制

楊知退除鄆州判官薛廷望除美原尉

直弘文館制

白從道除東渭橋巡官陶祥福建支使

劉亮壽州巡官等制

盧籍除河東副使李推賢殿中丞高湜

除湖南推官薛延傑桂管支使等制

鄭錫除江西判官李仁軌除東川推官

裴處餘除山南東道推官處士陳威

除西川安撫巡官等制

裴誼除監察御史袁行桂管支使等制

石賀除義武軍書記崔滄除東川推官

等制

顧湘除涇原管田判官夏侯覺除鹽鐵

巡官等制

趙元方除戶部和羅巡官陳沐除長安

縣尉王巖除右金吾使判官等制

韋承鼎除左贊善大夫韋諡除尚食奉

御柳諫除壽安縣令韋選除義昌軍

推官錢琦除滄景支使等制

康從固除翼王府司馬等制

張正度除汾州別駕等制

馬迥除蜀州別駕等制

第二十

高駢除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充右神策

軍兵馬使制

忠武軍都押衙檢校太子賓客王仲立

等加官制

右神策軍押衙檢校太子賓客尚書美

敘數制

右神龍軍大將軍劉誠信等三十三人

敘階制

柳師玄除衢州長史知夏州進奏等制

顧師貞除懷州長史周少鄭除號州司

馬王桂除道州長史等制

景思齊等授管知宣武軍進奏制

馮少端等湖南軍將授官制

武官授折衝果毅等制

張直方貶恩州司戶制

王著貶端州司馬制

李珣貶撫州司馬制

姜闕貶岳州司馬制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王元省除神策軍護軍中尉制

周元植除鳳翔監軍制

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

劉全禮等七人並除內侍省府局丞登

同正等制

宋叔康妻封邑號制

吐突士暉妻封邑號制

新羅王子金元弘等授太常寺少卿監

丞簿等制

西州迴鶻授驍衛大將軍制

沙州專使押衙錢安正等二十九人授

官制

燉煌郡僧正慧苑除臨壇大德制

契丹賀正使大首領等授官制

黔中道朝賀■牂大酋長等十六人

官制

黔中道朝賀訶州昆明等十三人授官

制

樊川文集終目

藏書圖記

樊川文集第一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
 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
 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繞迴
 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闕角盤盤焉囹圄焉
 蜂房水渦蠹勢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
 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東
 西歌臺暖響春光敲鼙舞殿冷袖風雨凄凄一
 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
 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
 明星笑炎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曉也涓流
 漲膩葉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
 宮車過也轉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
 容盡態極妍緩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見者三
 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
 幾世幾年操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
 來其間鼎鑪玉石金蠅珠璣棄擲遺秦人視
 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

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蠶絲用之如
 泥沙使負棟之樑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
 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
 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
 土之城郭管絃嗚咽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
 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戾卒
 叫豕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滅六國者六國
 也非秦也埃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
 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
 逾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
 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
 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望故園賦

余固秦人兮故園秦地念歸途之幾里訴余心
 之未歸兮雖繫日而安至既操心之大謬欲當
 時之奏技技固薄兮豈易佳扇將來之歲幾人
 固有尚珠金印節節固有所為昔惜面悅擊短扶
 長曲邀攜結吐片言兮千口莫窮觸一機而百
 閑俱發嗟小人之瀕蒙兮尚何念於逆越余之
 思歸兮走杜陵之西道巖曲天深地平木老隴

雲素樹風高霜早周臺漢園斜陽暮草寂寥四
望蜀峯馳壘卷龍氣佳蟠地壯綠粉紫於綺
城盡未央於天上月出東山苔扉向關長煙華
惹寒水注灣遠林雞犬兮樵夫夕還織有桑兮
耕有土昆今季強兮卿黨附恨余心兮捨茲而
何去愛豈無念念至謂何憤愴悽愴我則多
萬世在上兮百世居後中有一生兮孰為壽天
生既不足以勿保兮顧他務之繼小賦言歸兮
余之忘世徒為兮紛擾

晚晴賦 并序

秋日晚晴樊川子目于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
類者故書賦云

雨晴秋容新沐兮竹遶園而細履面平池之清
空兮紫閣青樓遠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蒸
子番乎鏡裏木勢黨伍兮行劫者如迎僮者
如醉高者如達低者如政松數十株切切交風
如冠劍大臣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林外裏兮十
萬丈夫甲刃縱橫密陣而環侍豈負軍令之
不敢蓋乎何竟氣之嚴毅後引舟于深潭忽八
九之紅艾宛然如婦皎然如女墮葉點如類似

見放簾白鷺潛來兮曉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
兮如慕悅其容媚雜花參差於岸側兮絳綠黃
紫格頰也曉兮或妾或婢間草甚多業者來兮
靡者香兮仰風獵日如立如笑兮千千萬萬之
狀容兮不可得而狀也若予者則為何如倒冠
落珮兮與世闊疎教教休休兮真徇其愚而隱
居者乎

感懷詩一首 晴清汎用矣

高文會隋李提劍詢天意扶持萬代人步履三
皇地聖云繼之精神仍用文治德澤酌生靈沉
酣薰膏髓瓦頭騎箕尾風塵前門起胡安毅漢
兵屍滿咸陽市宣皇走豪傑譚笑關中否蟠
兩河間煙萌終不弭號為精女慶齊蔡燕趙魏
合環千里疆爭為一家事逆子嫁虜孫西隣
東里急燕同手足唱和如官徵法制自作為禮
文爭借擬墜階端角盡屋龍交尾署紙日替
名分財賞稱賜劍隍威如萬尋餘垣壘千維
押付孱孫血絕然方已九廟伏神靈四海為輪
委如何七十年汗絕含羞耻韓彭不再生英衛
皆為鬼凶門爪牙輩穢穢如兒戲累聖但日吁

關識舊吏髮已如絲却喚吳江渡舟人那得
 知歸來四隣改茂花菲非清血灑不盡仰天
 知問誰寒衣一疋素夜借隣人撥我昨金陵過
 聞之為歎秋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
 兩國逃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鳩夷織
 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悞置代籍中兩朝尊母
 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
 春黃慶蕭后去揚州突厥為關氏女子固不定
 士林亦難期射鈎後呼父鈎翁王者師無國要
 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容令栢歸丞相斯安
 知魏齊首見斷箕中屍給喪屢張葦廊廟冠義
 危珥貂七葉賞何妨我虜支蘇武却生返鄧通
 終死饑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
 天外復何之指何為而捉足何為而馳耳何為
 而聽目何為而窺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
 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詠可以自
 貽

郡齋獨酌

蘇州作

前年養生雪今年霜帶霜時節序鱗次古今同
 鷹行甘英窮西海四萬到洛陽東南我所見此

可計幽荒中畫一萬國角角基布方地頑壓不
 穴天迴差不僵屈指百萬世過如霹靂忙人生
 落其內何者為彭殤促束自繫縛儒衣寬且長
 旗亭雪中過敢問當壚娘我愛李侍中標標七
 尺強白羽八扎弓睚壓綠檀槍風前略橫陣紫
 髯分兩傍淮西萬虎士怒目不敢當功成賜宴
 麟德殿後起鶴掠廣稷場三千宮女側頭看相
 排踏碎雙明瑞旌竿標標旗燈燿燿意氣橫鞭
 故鄉我愛朱陵士三吳當中央罷亞在百頃稻
 西風吹半黃尚可活鄉里豈唯滿園倉後橫率
 撲撲前溪碧泱泱霧曉起鳧鷖日晚下牛羊叔
 舅欲飲我杜夔爾來嘗伯姊子欲歸彼亦有壘
 漿西阡下柳塢東陌繞荷塘姻親骨肉舍煙火
 遙相望太守政如水長官貪似狼征輸一云畢
 任爾自存亡我昔造其室羽儀鸞鶴翔交積碧
 流上竹映琴書牀出語無近俗先弄禹武湯問
 今天子少誰人為棟梁我曰天子聖晉公提紀
 綱職兵數十萬附海正誅滄謂言大義小不義
 取易卷席如探囊犀甲吳兵鬪弓弩射不燕駟
 馳鋒銳豈知三載几百戰鉤車不得望其牆谷

云此山外有事同胡寇誰將國伐振話與釣魚
郎溪南重迴首一選出備宣爾來十三歲斯人
未曾忘往往自撫已淚下神蒼茫御史詔分洛
舉趾何猖狂闕下諫官業拜既無文章尋僧解
幽夢乞酒緣愁腸豈爲妻子計未去山林歲平
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絃歌教燕趙蘭芷浴河
渰腥膻一掃灑兇狼皆披攘生人但眠食毒域
富農桑振吟志在此自亦笑荒唐江郡雨初霽
刀好截秋光池邊成獨酌推鼻菊枝香醞酣更
唱太平曲仁聖天子壽無疆

張好好詩并序

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
三始以善歌來樂籍中後一歲公移鎮宣城復
置好好於宣城籍中後二歲爲沈著作作述師以
雙鬟納之後二歲於洛陽東城重觀好好感舊
傷懷故題詩贈之

君爲豫章姝十三纔有餘翠茁風生尾丹莖蓮
今跼高閣倚天半章江聯碧虛此地試君唱特
使華筵鋪主公顧四座始知訝來踟躕吳娃起引
贊位徊映長裾雙鬟可高下纔過青羅襦盼盼

乍垂袖一聲離風呼繁絃迭闋細塞管裂圓盧
衆音不能逐衰髮穿雲衝主公再三嘆謂言天
下殊曠之天馬錦副以水犀梳龍沙看秋浪明
月遊東湖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爲疎玉質隨月
滿艷態逐春舒絳脣漸輕巧雲步轉虛徐旌旆
忽東下笙歌隨舳舻霜凋謝樓樹沙暖句溪蒲
身外任塵土樽前極懽娛飄然集仙客蓬萊宮飄飄
賦欺相如聘之碧瑤珮載以紫雲車洞開水聲
遠月高嬌影孤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城
重相見婢婢爲當墟惟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鬚
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
景初斜日掛衰柳涼風生座隅灑盡滿袂淚短
歌聊一書

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

小姪名阿宜未得三尺長頭圓筋骨緊兩臉明
且光去年學官人竹馬逸四廊指揮群兒軍意
氣何堅剛今年始讀書下口三五行隨兄旦夕
去歛手整衣裳去歲冬至日拜我立我旁祝爾
願爾貴仍且壽命長今年我江外今日生一陽
憶爾不可見祝爾傾一觴陽德比君子初生甚

微差排陰出九地萬物隨開張一似小兒學日就復月將勤勤不自已二十能文章仕宦至公相致君作堯湯我家公相家劍珮嘗丁當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多是撫州寓今來五紀強尚可與爾讀助爾為賢良經書到根本史書閱興云高摘屈宋艷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轉柳塵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願爾一祝後讀書日忙一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朝庭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駟羊吾兄苦好古學問不可量書居府中治夜歸書滿牀後貴有金玉必不為汝藏崔昭生崔芸李兼生窟郎堆錢一百屋欲散何披猖今雖未即死餓寒幾欲僵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動時勤結一語不中治官筆身滿瘡官罷得絲髮好買百樹桑稅錢未輸足得米不敢嘗願爾聞我語權喜入心腸大明帝官關杜曲我池塘我若自涑倒看汝爭朝拜想語諸小道此詩不可忘

李甘詩

天和八九年訓注極樞虎潛身九地底轉上青

天去四海鏡清澄千官雲片縷公私各開眼追遊日相伍豈知禍亂根枝葉著滋莽九年夏四月天誠若言語烈風駕地震捍雷駭猛雨夜於正殿階拔去千年樹吾君不省覺二凶已成武操持此斗柄開閉天門路森森明庭士縮縮猶猶臚平生負名節一旦如奴虜指名為銅鑿狀跡誰告訴喜無李杜誅敢憚髡削苦時當秋夜月日直日庚午喧喧皆傳言明晨相登注予時與和鼎官班各持斧和鼎願予云我死有處所當庭裂詔書退立須鼎俎君門晚日開藉案橫霞布儼雅千官容勃鬱吾憂恐適屬命麟將昨之傳者誤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夜登青泥坂墜車傷左股病妻尚在牀稚子初離乳幽蘭思楚澤恨水啼湘渚怆怆三閭魂悠悠一千古其冬三兇敗渙汗開湯魯賢者須喪亡讒人尚堆堵子於後四年諫官事明主常欲雪幽冤於時一裨補拜章豈難難膽薄多憂懼如何千斗氣竟作爰荒土題此涕滋筆以代投相賦

洛中送冀處士東遊

處士有儒術走可挾車輪壇宇寬帖帖符彩高

首肯不愛事耕稼不樂干王侯四十餘年中起
起爲浪遊元和五六歲客于幽魏州幽魏多壯
士意氣相淹留劉濟顧耽履田興請建籌處士
拱兩手笑之但掉頭自此南走越尋山入羅浮
願學不死藥粗知其來由却於童頂上蕭蕭玄
髮拙我作八品吏洛中如繫囚忽遭冀處士語
若登高樓拂榻與之坐十日語不休論今星孛
璿考古寒颶颶治亂搖根本蔓延註相牽鈞武
事何駭壯文理何優柔顏回捧俎豆項羽構戈
矛祥雲繞毛髮高浪開咽嗆但可感鬼神安能
爲獻酬好入天子夢刻像來爾求胡爲去吳會
欲浮滄海舟贈以蜀馬箠副之胡爾裝錢酒載
三斗東郊黃葉稠我感有淚下君唱高歌醉萬
山高萬尺冷水流千秋往事不可問天地空悲
悠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二三里遺墟八九
所高丘人生一世內何必多悲愁諷闌解携去
信非吾輩流

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
山城樹葉紅下有碧溪水溪橋向吳路酒旗誇
酒美下馬此送君高詞爲君醉念君包材能百

工在城壘空山三十年瘞瘵挂臉賺自言隴西
公飄然我知已舉酒屬吳門今朝爲君起懸弓
三百斤囊書數萬紙戰賊即職賊爲吏卽爲吏
盡我所有無惟公之指使予曰隴西公治治大
君子常思掄群材一爲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
眼皆不棄大者倉十圍小者細一指掄掄掄與
棟梁施之皆有位忽然豎明堂一揮立能致予
亦何爲者亦受公恩紀處士常有言殘廢爲犬
豕常恨兩手空不得一馬箠今依隴西公如虎
傅兩翅公非刺史材嘗坐巖廊地處士魁奇姿
必展平生志東吳鏡風光翠嶺多名寺疎煙壘
壘秋獨酌平生思因書問故人能忘批紙尾公
或憶姓名爲說都憔悴

長安送友人遊湖南

子性剽弘和愚衷深楠猶相捨壘說中吾過何
由鮮楚南鐘風煙湘岸苦縈宛山密夕陽多人
稀芳草遠青梅繁枝任斑笋新梢短莫哭葵魚
人酒醒且眠飯

皇風

仁聖天子神且武內興文教外披攘以德化人

漢文帝側身脩道周宣王迄酷躡巢穴盡空
禮樂刑政皆弛張何當提筆待巡狩前馳白旆
弔河淮

雪中書懷

臘雪一尺厚雲凍寒頑凝孤城大澤畔人疎煙
火微憤排欲誰語憂慍不能持天子號仁聖在
賢如事師凡稱曰治具小大無不施明庭開廣
敞才博受羈維如日月經曾昇若鶯鳳蕙麤人
才自朽下棄去亦其宜北虜壞亭障聞屯千里
師牽連又解他盜恐旁窺臣實有長策彼可
徐鞭笞如蒙一召議食肉寢其皮斯乃廟堂事
爾微非爾知向來蹴等語長作陷身機行當靡
欲破酒齊駐不可遲且想春候暖夔間傾一庖

雨中作

賤子本幽慵多為雋賢侮得州荒僻中更值連
江雨一褐擁秋寒小慙侵竹塢濁醪氣色嚴晴
腹瓶甕古酣酣天地寬悅悅秘劉伍但為適性
情豈是藏鋒羽一世一萬朝朝朝醉中去

偶遊石蓋僧舍寄裴

敬岑草浮光句沁水解脉益鬱乍怡融凝嚴忽

頽坼梅頹暖眠酣風緒和無力危浴漲汪注雜
嬌村暮業落日美樓臺輕烟飾阡陌嫩綠古津
遠積潤苔基釋孰謂漢陵人來作江汀客戴笠
念無能捧籌慙所盡任學偶逢閑逢幽果遭適
僧語淡如雲塵事繁堪織今古幾輩人而我何
能息

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即事先寄兵部李

郎中

清淮控隋漕北走長安道橋形檣櫓斜浪態迤
迤然何好初旭紅可染明河澹如掃澤闕鳥來
遲村鐵人語早露蔓蠶絲多風蒲燕鷁老秋思
高蕭蕭客愁長衰叟因懷京洛間官遊何賦草
什伍持津梁涸湧爭追討翾便駐詎可尋幾秘
安能考小人之馨香上下將何禱唯有君子心
顯豁知幽抱

獨酌

長空碧香萬古一飛鳥生前酒伴閑愁醉開
多少烟深隋家寺殷葉暗相照獨佩一壺遊秋
豪泰山小

惜春

春半年已除其餘強爲有即此醉殘花便同嘗
臘酒悵望送春盃殷勤掃花帚誰爲駐東流年
年長在手

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去夏疎雨餘同倚朱欄語當時樓下水今日到
何處恨如春草多事與孤鴻去楚岸柳何窮別
愁紛若絮

過驪山作

始皇東遊出周鼎劉項縱觀皆引頸削平天下
實辛勤却爲道旁窮百姓黔首不愚爾益愚千
里函關囚獨夫牧童火入九泉底燬作灰時猶
未枯

池州送孟遲先輩

昔子來陵陽時當苦炎熱我雖在舍臺頭角長
垂折表披塵意驚立語平生豁寺樓取響軒生
送飛鳥沒一罇中夜酒半破前峯月煙院松飄
蕭風廊竹交長時步郭西南綠德苔圓折好鳥
響了了小溪光八八城隍籬落見娉婷挽絲弄唾
輿煙濕樹姿嬌雨餘山態活仲秋往歷陽同上
牛硯歎大江吞天去一練橫坤抹千帆美滿風

曉日殷鮮血歷陽裴太守襟韵苦超越靴數畫
麒麟看君擊狂節離袖颯應勞根粉帶還明
年忝諫官綠樹秦川澗子提捷筆來勢若夸父
馮九衢林馬馭千門織車轍秦堃破心膽點陣
驚毛髮子既屈一鳴余固宜三別慵憂長者來
病性長街唱僧爐風雲夜相對眠一榻暖灰重
擁旒曉粥遞分鉢青雲馬生角黃州使持節秦
嶺望樊川猗得迴頭別商山四皓祠心與樽蒲
說大澤無鼓風孤城狐兔窟且復考詩書無因
見簪笏古訓屹如山古風冷刮骨膚鼎列旆鑿
荆壁橫拋檄塘割力盡不可取忽忽狂歌發三
年未爲苦兩郡非不達秋浦倚吳江去檝飛青
鶴溪山好畫圖洞壑深閨闌竹岡森羽林花塢
團宮纈景物非不佳獨坐如韉繼丹謁東飛來
喃喃送君札呼兒旋裝供衫走門空踏襪手把一
枝物桂花香帶雪喜極至無言笑餘翻不悅人
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我欲東召龍
伯翁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萊頂上幹海水水盡
到底看海空月於何處去日於何處來跳丸相趁
走不住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爲灰酌此一杯

酒與君狂且，譌離別豈足。更關意，養老相隨可奈何。

重送

手撼金僕姑，腰懸玉纒轡。肥嗜頭峯北，正好去
係取可汗，鉗作奴六官。雖念相如賦，其那防邊
重武夫。

題池州弄水亭

弄水亭前溪，颺盡翠納舞。綺席草芊芊，紫嵐峯
伍伍。蜻蛉得形勢，疊飛如軒輅。一鏡奩曲堤，萬
丸跳猛雨。檻前燕鴈栖，枕上巴帆去。叢筠待脩
廊，密蕙媚幽圃。杉樹碧為幢，花駢紅作堵。停樽
遲駐晚，月咽咽上。幽渚客舟歇，孤燈萬里入。夜
語漫流霄，苔石搖鱗尾。曠雪羽玄絲，落鈞餌。水鱗
看吞吐，斷霓天幟垂。狂燒漢旗怒，曠朗千秋曉。
蕭瑟好風，靈光潔疑可。攬欲以襟懷，貯幽抱。吟
九歌，羈情思相滿。四時皆異狀，終日為良適。小
山浸石，稜棹舟入幽處。孤筇倚桂巖，晚酒眠松
榻。絳餘帶竹村，蒼脚足砧杵。膝泉落瓊琤，畦苗
差纂組。風俗知所尚，豪強耻孤侮。陳袁不相看，
公租無話負。農時貴伏臘，簪珥事禮賂。鄉校富

華禮征行產，強弩不能自勉云。但媿來何暮，故
園漢上林，信美非吾土。

題宣州開元寺

南朝謝朓城東吳，寂深處亡國去。如鴻遺寺藏
煙塢，樓飛九十尺。廊環四百柱，高高下下中。風
繞松桂樹，青苔照朱闌。白鳥兩相語，溪聲入僧
夢。月色暉粉堵，閨景無旦夕。憑欄有今古，留我
酒一罇。前山看春雨。

大雨行

開成三年宣州開元寺作
東垠黑風，駕海水海底。卷上天中央，三吳六月
忽悽慘。晚後點滴來，蒼茫鐘棧雷車軸。轍壯矯
躑蛟龍爪，尾長神鞭鬼馭載。陰帝來往噴灑，何
顛狂四面崩騰。王京伏萬里，橫牙羽林搶雲鏗。
風東亂敲，磔黃帝未勝。蚩尤強百川，氣勢苦蒙
俊坤闔。密鑿慈開張大和六年，亦如此。我時壯
氣神洋洋，東樓聳首看不足。恨無羽翼高飛翔，
畫召邑中豪健者，闔扉朱盤開酒場。奔航捷鼓
助聲勢，眼底不顧纖雲娘。今年聞首鬢已白，可
遊壯觀唯滌蕪。景物不盡人自老，誰知前事堪
悲傷。

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歸宣

州因題贈

敬亭山下百頃竹中有詩人小謝城城高跨樓
滿金碧下聽一溪寒水聲梅花落徑香繚繞雲
白玉瓊花下行紫風酒旆挂朱閣半醉遊人開
手笙我初到此未三十頭腦鈔利筋骨輕畫堂
檀板秋拍碎一引有時懸十觥老關雲月下文二
組塵土高懸千載名重遊鬢白事皆改唯見東
流春水平對酒不敢起逢君還眼明雲鬢蒼人
悴波險任他橫一醉六十日古來聞阮生是非
離別際始見醉中情今日送君話前事高調
引如還一傾江湖酒伴如相問終老煙波不計程

贈宣州元處士

陵陽北郭隱身世兩忘者蓬蒿三畝居寬於一
天下罇酒對不酌默與玄相話人生自不足愛
獲遺逢暮

村行

春半南陽西柔桑過村鳩啼啼垂柳風點點
塘雨菱唱牧牛兒歸窺舊裙女半濕解征衫主
人饋雞黍

史將軍二首

長鉞周都尉開如秋嶺雲取整孤金壘以駢陳
翼軍百戰百勝價河南河北聞今遇太平日老
去誰憐君壯氣盡飛越耽耽魁傑人學弧五百
步長戟八十斤河湟非內地安史有遺塵何日
武臺坐兵符授虎臣

樊川文集第一

樊川文集第二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華清宮三十韻

繡額明珠殿層臺下綠墻仰窺雕檻影猶想籍
 袍光昔帝登封後中原自古強一千年際會三
 萬里農桑九席延堯舜軒墀立禹湯雷霆馳號
 今星斗煥文章鈞築乘時用芝蘭在處芳北華
 開木索南面富循良至道思玄圃平居厭未央
 鈞陳裏巖谷文陛壓青蒼歌吹千秋節樓臺入
 月涼神仙高縹緲環珮碎丁當泉暖涵惚惚鏡雲
 嬌惹粉囊嫩嵐滋翠葆清渭照紅粧帖奉生靈
 壽惟娛歲序長月聞仙曲調寬作舞衣裳雨露
 偏金穴軋坤入醉鄉玩兵師漢武迴手倒千將
 鯨鱗掀東海胡牙揭上陽喧呼馬嵬血零落羽
 林槍傾國留無路還魂怨有香蜀峯橫慘慘秦
 樹遠微茫鼎重山難轉天扶業更昌望賢餘故
 老花萼舊池塘往事人誰問幽襟淚獨傷碧簷
 斜送日殷葉半凋霜迸水傾瑤砌疎風鏗玉旁
 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鳥啄摧寒木蝸涎蠶
 畫梁孤煙知客恨遙起秦陵傍

長安雜題長句六首

觚稜金碧照山高萬國珪璋捧繡袍紙筆和鈔
 欺賈馬謖功論道鄙蕭曹東南樓日珠簾卷西
 北天宛玉厄豪言自稱聖四海一家無一事將軍
 攜鏡泣霜毛
 晴雲似絮惹低空紫陌微微弄袖風韓嫣金丸
 莎覆綠許公鞮汗杏粘紅煙生窈窕深東第輪
 撼流蘇下北宮自笑苦無樓護智可憐鈿奩竟
 何功
 雨晴九陌鋪江練嵐嫩千峯疊海濤南苑草芳
 眠錦雉夾城雲暖下霓旄少年羈絡青紋玉遊
 女花簪紫蒂桃江碧柳深人盡醉一瓢顏巷日
 空高
 束帶謬趨文石陛有意曾拜皂囊封期嚴無奈
 睡留癖勢窘猶爲酒淫慵偷釣侯家池上雨醉
 吟隋寺日沉鐘九原可作吾誰與師友瑯琊郎
 曼容
 洪河清渭天池濤太白終南地軸橫祥雲輝映
 漢宮紫春光繡畫秦川明草妬佳人銅梁色風
 迴公子王銜聲六飛南幸芙蓉苑十里飄香入

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
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

題魏文貞

魏姑寧與雲霜期賢智難教俗士知可憐具觀
太平後天且不留封德彝

早春閣下寓直蕭九舍人亦直內署因
寄書懷四韻

御水初銷凍宮花尚怯寒千峯橫紫翠雙闕凭
欄千玉漏輕風順金莖淡日殘王喬在何處清
漢正駢驚

秋晚與沈十七舍人期遊樊川不至

邀侶以官解泛然成獨遊川光初媚日山色正
矜秋野竹疎遠密巖泉咽復流杜村連澗水晚
步見垂鉤

念昔遊

十載飄然絕檢外鑄前自獻自為酬秋山春雨
閑吟處倚遍江南寺寺樓

雲門寺曉外逢狂雨林黑山高雨脚長曾奉郊
官為近侍分明樓樓城羽林槍

李白題詩水西寺詩補古木迴巖樓閣風半醒半

醉遊三日紅白花開山雨中

今皇帝陛下詔徵兵不日功集河湟
諸那次第歸降臣獲親聖功輒獻歌詠

捷書皆應著謀期十萬會無一缺遺漢武備誇
朔方地宣王休道太原師威加塞外樂未早恩

入河源凍合遲聽取滿城歌舞曲涼州聲藉善
參差

奉和白相公聖德和平致茲休運歲終
功就合詠感明呈上三相公長句四韻

行看臘破好年光萬壽南山對未央照宴可汗
脩職貢文思天子復河湟應須日徇西巡守不

假星冢北射狼吉甫裁詩歌風業一篇江漢美
宣王

過華清宮絕句三首

長安迴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
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新豐錦樹起黃埃數騎流陽探使迴新豐中舊事
言錦樹不及安寶篋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萬國笙歌醉太平倚天樓殿月分明雲中亂拍
祿山舞風過重疊下笑聲

登樂遊原

長空澹蒼孤鳥沒萬古銷沉向此中看取漢家
何似董五陵無樹起秋風

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中箭身死
長句

將軍獨乘鐵騎馬榆溪戰中金僕姑死鐵却是
古來有驕將自驚今日無青史文章爭點筆朱
門歌舞笑拍驅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
二文城

送容州中丞赴鎮

交趾同星座龍泉似斗文燒香翠羽帳看舞巖
金種鷓首衝瀧浪犀渠拂嶺雲夏教銅柱北空
設馬將軍

夏州崔常侍自少常亞列出領麾幢十
韻

帝命詩書將壇登禮樂卿三邊要高林萬里得
長城對容猶愛博填門已旆旌腰間五綬貫天
下一家樂野水差新燕芳郊啼夏鷓鳴別風嘶王
勒殘日望金並榆塞孤煙銀川綠草明戈矛
越虎士弓箭落鷗兵魏絳言堪採陳湯事偶成

若須垂竹帛靜勝是功名

街西長句

碧池新漲浴嬌鴨分鑾長安富貴家遊騎偶同
人闌酒名園相倚杏花紅鞦韆長嘶宛馬鑣
鞞瓏走細車一曲將軍何處笛連雲芳樹日
初斜

春申君

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冤寬三千賓客
總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
相如死後無詞客延壽亡來絕畫工玉顏不是
黃金少淚滴秋山入壽宮此首奉慶管人

讀韓杜集

杜詩韓集愁來讀似倩麻姑搔處抓天外鳳凰
誰得隨無人解合續弦膠

春日言懷寄號州李常侍十韻

岸蘚生紅藥巖泉漲碧塘地分蓮嶽秀草接燕
原芳南派深滋濼江急風畦芷若香織蓬眠解
鮑驚夢起鴛鴦論吐開冰室詩陳曝錦張貂替
荆玉潤丹穴鳳毛光蓋于韓今日還珠守何年執
戟郎且嫌遊畫短莫問積薪場無計披清裁唯

持祝壽鰲頤公如衛武百歲尚康強

李侍郎於陽羨里富有泉石牧亦於陽

羨粗有薄產余舊述懷因獻長句四韻

冥鴻不下非無意塞馬歸來是偶然紫綬公卿

今放曠白頭耶吏尚留連絲南山下拋泉洞陽

羨溪中買釣舡欲與明公操屨杖頭聞休去是

何年

贈李處士長句四韻

王函怪傑鎖靈篆紫洞香風吹碧桃老翁四目

牙爪利擻火萬里精神高竊鶴祥雲隨步武紫

鼎秋家曠逢蒿三山朝去應非久姪女當應續

羽袍

送國基王逢

王子紉楸一路饒窠宜簷雨竹蕭蕭鳳形暗去

春泉長拔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伏柱塵

兵不羨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於烏

上銷

重送絕句

絕藝如君天下少開人似我世間無別後竹牕

風雪夜一燈明暗覆吳園

少年行

連環羈玉聲光碎綠錦蔽泥丸卷高春風細雨

走馬去珠落理瑤白劍袍

奉和門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領相印

出鎮全蜀詩十八韻

盛業冠伊唐台階蛭戴光無私天雨露有裁舜

衣裳蜀轡新銜鏡池留舊鳳同心真石友寫

恨篋河梁虎騎搖風旆貂冠韻水蒼形弓隨武

庫金印逐文房棧壓嘉陵咽峯橫劔閣長前駐

二星去開險五丁忙迴首崢嶸盡連天草樹芳

丹心懸魏闕往事愴甘棠治化輕諸葛威聲礪

夜郎君平教說卦犬子召升堂寒接西山雲橋

緹萬里檣奪霞紅錦爛撲地酒爐香黍逐三千

安曾依數仞墻滯頑瘞白屋攀附亦周行肉管

伶倫曲簫韶韶清廟章唱高知和寡小子斐然狂

朱坡

下杜鄉園古泉聲繞舍啼靜思長慘切薄宦與

乖睽北闕千門外南山午谷西倚川紅葉隨運

寺綠楊堤迥野翹霜鶴澄潭舞錦雞濤鷺堆萬

岫舸急轉千溪眉點萱牙嫩風條柳幄迷蓬藤

梢拖尾沙渚印麋蹄火燎湘挑搗波光碧繡畦
日痕鉅嶂翠巘影墮晴霓蝸壁爛斑銀瓦
荳蔻泥洞雲生片段苔徑綠高低偃寒松公老
森巖竹陣齊小蓮娃欲語幽笋稚相攜漢館留
餘趾周臺接故蹊蛟蛟崗隱隱班雉草萋萋
老羅紆組巖深石啓閨侵牕紫挂茨拂面翠禽
樓有計冠終挂無才筆謾提自塵何太甚休矣
觸落毡

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恭愛酒情地
開雅

城高倚峭巖地勝足樓臺湖漢暖鴻去瀟湘春
水來榮盈幾多思掩抑若為裁返照三聲角寒
香一樹梅烏林芳草遠赤壁健帆開往事空遺
恨東流豈不迴分符潁川政平屈洛陽才拂匣
調珠柱磨鉢勸玉杯恭酬小窳勢壑撥凍醅
謂云爲此春東以此興于非薄何時得奉陪

送王侍御赴夏口座王恭

君爲珠履三千客我是青衿七十徒禮數全優
知隄始討論常見念回愚黃鶴樓前春水闊一
杯還憶故人無

自貽

杜陵蕭次君 遷少去官頻寂寞憐吾道佞偷似
古人飾心無彩績到骨是風塵自嫌如死素刀
尺不申身

自遣

四十已去老况逢憂窘餘且抽持板手却展小
年書嗜酒狂嫌阮知非晚笑遽聞流宦嘆託待
俗不親疎遇事知裁剪操心識卷舒還稱二千
石於我意何如

題桐葉

去年桐落故溪上把葉因題歸燕詩江樓今日
送歸燕正是去年題葉時葉落燕歸真可惜東
流玄髮且無期笑處歌席友惆悵明月清風見
別離莊東彭殤同在夢陶潛身世兩相遺一九
五色成虛語石爛松薪更莫疑嗟嗟後不勞文
似錦進趨何必利如錐錢神任尔知無敵酒重
於吾亦庶幾江畔秋光鑿閣鏡檻前山翠茂陵
眉鑄香輕泛數枝菊簷影斜侵半肩茶休指宦
遊論巧拙祇將愚直禱神祇三吳煙水平生念
寧向閑人道所之

沈下賢

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徑苔，蓋不可尋。一夕小數
山下夢水如環，珮月如襟。

李和鼎

鵬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蝕辛卯年，由來枉死
賢才事消長，相持勢自然。

贈沈學士張歌人

掩袖事當年，郎教唱客前。斷時輕裂玉，收處遠
纈煙孤直。絳雲定光明，滴水圓泥。鞋情邊急管
流，恨咽長絃。吳苑春風起，河橋酒旆懸。憑君更
一醉，家在杜陵邊。

憶遊朱坡四韻

秋草樊川路，斜陽覆蓋門。獵逢韓嫣騎，樹識陶
園帶。雨經荷沼盤，煙下竹村如。今歸不得自
戴望天盆。

朱坡絕句三首

故國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詔換魚書。賈生辭賦
恨流落，秋向長沙住。歲餘思賈生
煙深苦巷唱，樵兒花落寒輕。倦客歸藤岸，竹洲
相掩映。滿池春雨鵝鶉飛。

乳肥春洞生，鵝管沼避迴。巖勢大牙自，笑卷懷
頭角縮歸盤。煙磴恰如蝸。

出宮人二首

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緲花。十年一夢
歸人，世絳纒猶封紫臂紗。
平陽拊背穿，馳道銅雀分香。下壁門，幾向綵珠
深殿裏，妬拋羞態，回黃昏。

長安秋望

樓倚霜樹外，鏡天無一毫。南山與秋色，氣勢兩
相高。

獨酌

窻外正風雪，擁爐開酒缶。何如釣船雨，篷底睡
秋江。

醉眠

秋醪雨中熟，寒齋落葉中。幽人本多睡，更酌一
罇空。

不飲贈酒

細算人生事，彭殤共一籌。與愁爭底事，要爾作
文矛。

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韻

昔事文皇帝切官在諫垣奏章為得地辭陸貞
 明恩金虎知難動毛簾亦耻言捺頭雖欲吐出
 口却成吞照膽常懸鏡窺天自戴金周鏡既窺
 檣城野陣亦瘞疾鳳闕舛影山盤曉日曠雨
 晴文石滑風暖靴衣翻每慮號無告長憂駭不
 存隨行露唯踟躕出語但寒暄官省咽喉任戈
 矛羽衛屯光塵皆影附車馬定西奔億萬持衡
 價錙銖挾契論堆時過北斗積虜滿西園接棹
 隋河溢連蹄蜀棧刃漉空滄海水搜盡卓王孫
 圖巧狻離刺誇趨索掛跟狐威假白額鼻嘯得
 黃昏覆履芝蘭園春森枳棘藩火聲族國獮公
 議法膺門竄逐諸丞相倉茫遠帝閣名為吉
 士誰免帛相魂間世英明主中興道德尊豈商
 儻積火河漢注清源川口隄防決陰車鬼恠墩
 重雲開朗照九地雪幽冤我實剛腸者形甘短
 榻髮曾經觸畫尾猶得凭熊軒杜若芳洲翠巖
 光鈞頰喧溪山侵越角封壤盡吳根客恨榮春
 細鄉愁歷思繁祝堯千萬壽拜拜揖餘鐙

道一大尹存之學士庭美學士簡子聖
 明自致霄漢皆與舍弟昔年還往牧支

樊川文集 卷二

離窮悴竊於一塵書美歌詩兼自言志
 因成長句四韻呈上三君子

九金神鼎重立山五王諸侯雜珮環星座通霄
 狼獵暗成樓吹笛虎牙開斗間紫氣龍埋獄天
 上洪爐帝鑄顏若念西河舊交友臨符應許出
 函關

杏園

夜來微雨洗芳塵公子驍騎步貽勻莫恠杏園
 顛顛去滿城多少插花人

春晚題章家亭子

旌鼻侵襟花草香高臺春去恨茫茫蒿紅半落
 平池晚曲渚飄成錦一張

過田家宅

安邑南門外誰家板築高奉誠園裏地墻缺見
 蓬蒿

見宋拾遺題名處威而成詩

竄逐窮荒與死期餘唯萬壑病無醫憐君更抱
 重泉恨不見崇山謫去時

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三韻

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少陵鯨海動翰花鶴

三五

天寒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冰雪獨來看

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

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塵
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

樊川文集卷二

樊川文集第三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洛陽長句二首

草色人心相與閑是非名利有無間
撥橫落照紅堪畫樹鏤千門鳥自還
芝蓋不來雲香香仙舟何處水滄滄
君王謙讓泥金事蒼翠空高萬

歲山

天漢東穿白玉京日華浮動翠光生
橋邊遊女環環委波底上陽金碧明月鏤
名園孤鶴唳川酣秋夢擊龍聲連昌繡
嶺行宮在玉輦何時父老迎

洛中監察病假滿送韋楚老拾遺歸朝

洛橋風暖細翻衣春引仙官去玉墀
獨鶴初沖太虛日九牛新落一毛時
行開教化期君是卧病神祇構我知
十載丈夫堪耻處朱雲猶控直

言旗 東都送鄭處諱校書歸上都

悠悠渠水清雨霽洛陽城
撞墮初開艷婢闌第一聲
故人容易去白髮等閒生
此別無多語期君曉盛名

故洛陽城有感

一片官牆當道危行人爲汝去遲遲
軍主苑粟秋風後平樂館前斜
日時銅鑿豈能留漢鼎清談
解讖胡兒千燒萬戰坤靈死
慘慘終年鳥雀悲

揚州三首

揚帝雷塘土迷歲有舊樓誰家唱
水調明月滿揚州鐘磬駿馬宜
閑出千金好暗遊喧闐醉年少
半脫紫茸裘

秋風放管苑春草闌雞臺金絡掣
鵬去鸞環拾翠來蜀船紅錦重
越素水沉堆處處皆華表淮王
奈却起

街垂千步柳霞映兩重城天碧臺
閣麗風涼歌管清纖腰間長袖玉
珮雜繁纓掩袖誠爲壯豪華不
可名自是荒淫罪何妨作帝京

潤州二首

句吳亭東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
遊青苔寺裡無馬跡綠水橋邊多
酒樓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
寂風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
聞吹出塞愁

謝朓詩中佳麗地夫差傳裏水犀軍
城高鐵甕橫強弩潤州城柳暗未
樓多夢雲盡用愛飄江北去釣歌
長向月中聞揚州塵土試迴首不
惜千金借與君

題揚州禪智寺

雨過一簾噪飄蕭松桂秋青苔滿
階砌白鳥喧遲留暮鶻生深樹斜
陽下小樓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
州

西江懷古

上吞巴漢控瀟湘怒似連山淨鏡
光魏帝鐘裏真戲劇符堅投筆更
荒唐千秋釣柄歌明月萬里沙鷗
弄夕陽茫茫清塵何寂寞好風唯
屬往來商

江南懷古

車書混一業無窮井邑山川今古
同戊辰年向金陵過惆悵閑吟憶
庾公

江南春絕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
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
雨中

將赴宣州留題揚州禪智寺

故里溪頭松柏變來時
晝日倚松牕杜陵隋苑
已絕國秋晚南遊夏渡江

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天溪居

六朝文物草連空
天澹雲閑今古同
鳥去鳥來山色裏
人歌人哭水聲中
深秋蕭瑟千家雨
落日樓臺一笛風
惆悵無因見范蠡
參差煙樹五湖東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時牧欲赴官
歸京

日曛泥融雪半銷
行人芳草馬聲嬌
九華山路雲遮寺
清弋江村柳拂橋
君意如鴻高的的
我心懸旆正搖搖
同來不得同歸去
故國逢春一寂寥

句溪夏日送盧霽秀才歸王屋山將欲

赴舉

野店正紛泊
蘭釵初引絲
行人碧溪渡
繫馬綠楊枝
弄舞跡始去
悠悠心所期
秋山念君別
惆悵恨桂花時

自宣城赴官上京

蕭灑江湖十過秋
酒盃無日不遲留
謝公城畔溪鶯夢
蘇小門前柳拂頭
千里雲山何處好
幾人襟韻一生休
塵冠挂却知閑事
終把蹉跎訪舊遊

春末題池州弄水亭

使君四十四兩佩
左銅魚爲吏非循吏
論書讀底書
晚花紅艷靜高樹
綠陰初亭宇清
無比溪山畫
不如嘉賓能賣諫
官妓巧粧梳
逐日愁眉碎
隨時醉有餘
僮須求五鼎
陶秋愛吾廬
起向人首異賢豪莫笑渠

登池州九峯樓寄張祜

百感衷來不自由
角聲孤起夕陽樓
暮山終日思無盡
芳草何年恨即休
睫在眼前長不見
道非身外更何求
誰人得似張公子
千首詩輕萬戶侯

齊安郡晚秋

柳岸風來影漸疎
使君家似野人居
雲容水態還堪賞
瘴志歌懷亦自如
兩暗殘燈棹欲飲
酒醒孤枕鴈來初
可憐赤壁爭雄渡
唯有萋翁坐釣魚

九日齊山登高

江涵秋影屬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嗔衣。

池州春送前進士麻希遜

芳草復芳草，斷腸還斷腸。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楚岸千萬里，燕鴻三兩行。有家歸不得，況舉別君觴。

齊安郡中偶題二首

兩竿落日溪橋上，半綫輕煙柳影中。多少綠荷相倚恨，一時廻首背西風。

秋聲無不攪離心，夢澤兼岐楚雨深。自滴階前大梧葉，千君何事動哀吟。

齊安郡後池絕句

菱透浮萍綠錦池，夏鴛千轉弄葳蕤。盡日無人看微雨，鴛鴦相對浴紅衣。

題齊安城樓

鳴榔江樓角一聲，微陽漱漱落寒汀。不用憑欄苦迴首，故鄉七十五長亭。

池州李使君沒後十一日處州新命始到後見歸妓賦而成詩

縹雲新命詔初行，纔是孤魂壽蠶成。黃壤不知新雨露，粉書空換舊錦旌。巨卿哭處雲空斷，河鶩歸來月正明。多少四年遺愛事，鄉閭生子李為名。

見劉秀才與池州妓別

遠風南浦萬重波，未似生離恨。別多楚管能吹物，花怨吳姬爭唱竹。枝歌金釵橫，綠雲墮玉筋。疑時紅粉和待得，枚臯相見日自應。粧鏡笑蹉跎。

池州廢林泉寺

廢寺碧溪上，頽垣倚亂峯。看栖歸樹鳥，猶想過山鐘。石路尋僧去，此生應不逢。

懷齊安郡

平生睡足處，雲霧澤南州。一夜風欺竹，連江雨送秋。格卑常汨汨，力學強悠悠。終掉塵中手，瀟湘釣慢流。

池州清溪

弄溪終日到黃昏，照數秋來自髮根。何物賴君

千盪洗筆頭塵王漸無痕

遊池州林泉寺金碧洞

袖拂霜林下石稜潏潏聲斷滿溪水
遊金碧合有文章病茂陵

即事黃州作

因思上黨三年戰閑誅周公七月詩
昔死節丹青空見畫靈旌蕭條井邑如魚尾
晚干戈議虎皮莫笑一麾東下計滿江秋浪碧
參差

贈李秀才

骨清年少眼如冰風羽參差五色層
時一下人間不獨有徐陵

寄李起居四韻

楚女梅簪白雪姿前溪碧水凍醲時
知難拂風管簫寒不受吹南國劍昨能盼
臣香袖愛傲垂自憐窮律窮途客正劫孤燈一局茶

題池州貴池亭

勢比凌歊宋武基分明百里遠帆開蜀江雪浪
西江滿強半春寒去却來

蘭溪 在黃州西

蘭溪春盡碧泱泱映水蘭花雨發香
憔悴日應尋此路去瀟湘

睦州四韻

州在釣臺邊溪山實可伶有家皆掩映無處不
潺湲好樹鳴幽鳥晴樓入野煙殘春柱陵客中
酒落花前

秋晚早發新定

解印書千軸重陽酒百缸涼風滿紅樹曉月下
秋江巖壑會歸去塵埃終不降懸纒未敢濯
瀨碧滌滌

除官歸京睦州雨霽

秋半吳天霽清凝萬里光水聲侵笑語風翠掩
衣裳迷樹疑羅帳孤雲認粉囊溪山侵兩越時
節到重陽願我能甘賤無由得自強僕曾公觸
尾不敢夜循牆豈意籠飛鳥還為錦帳郎網今
開傳發書舊議黃香韓愈姪女具虛語飢兒飲
一行淺深瀕揭厲休更學張綱

夜泊桐廬先寄蘇臺盧郎中

水檻桐廬館歸舟繫石根笛吹孤戍月犬吠隔

溪杆十載，蓬蒿我幽懷。未一論蘇臺菊花節，何與興開鐫。

新轉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吳。裏書此篇以自見志。

據詔汀洲去，全家羽翼飛。雲拋新錦帳，榮借舊朱衣。且免材爲累，何妨拙有機。宋株聊自守，魯酒伯旁圍。清尚寧無素，光陰亦未稀。一盃覓幕席，五字弄珠璣。越浦黃甘嫩，吳溪紫蟹肥。平生江海志，佩得左魚歸。

題白蘋洲

山鳥飛紅帶，亭薇拆紫花。溪光初透徹，秋色正清華。靜處知生樂，喧中見死誇。無多佳句累，終不負煙霞。

題茶山在回裏

山實東吳秀，本稱瑞草魁。削符雖俗吏，脩貢亦仙才。溪蓋停壺杵，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澗凌喧嘩。等級雲峯峻，寬平洞府開。拂天聞笑語，特地見樓臺。泉嫩黃金湧，山出金沙翠。牙香紫壁裁，拜章期沃日。輕騎疾奔雷，舞袖嵐侵澗。歌聲谷迴響，音藏菜鳥雪。豔照潭梅好，是全家家。

到廉爲奉詔來，樹陰香作帳。花徑落成堆，景物殘三月。登臨恰一盃，重遊難自尅。俛首入塵埃。

茶山下作

春風最窈窕，日曉柳村西。嬌雲光占岫，健水鳴分溪。煒燁野花遠，憂憂幽鳥啼。把酒坐芳草，亦有佳人攜。

入茶山下題水口草市絕句

倚溪侵嶺多高樹，誇酒書旗有小樓。鶴起驚禽豈無恨，一雙飛去却迴頭。

春日茶山病不飲酒因呈賓客

笙歌登盡紅，十日清明前。山秀白雲膩，溪光紅粉鮮。欲開未開花，半陰半晴天。誰知病太守，猶得作茶仙。

不飲贈官妓

芳草正得意，汀洲日欲西。無端千樹柳，更拂一條絲。幾朵梅堪折，何人手好攜。誰憐佳麗地，春恨却悽悽。

早春贈軍事薛判官

雪後新正半，春來四刻長。晴梅朱粉豔，嫩水碧羅光。絃管開雙調，花鈿坐兩行。唯君莫惜醉，認

取少年場

代吳興妓春初寄薛軍事

霧冷侵紅粉春陰撲翠細自悲臨曉鏡誰與惜
流年柳暗霏微雨花愁黯淡天金釵有幾隻袖
當酒家錢

八月十二日得替後發居雲溪館因題

長句四韻

萬家相慶喜秋成處處樓臺歌板聲千歲鶴歸
猶有恨一年人住豈無情夜涼溪館留僧話風
定蘇潭看月生景物登臨閑始見願為閑客此
閑行

初冬夜飲

淮陽多病偶來權客袖侵霜與燭盤砌下梨花

一推雪明年誰此凭欄干

栽竹

本因遮日種却似為溪移歷歷羽林影踈踈煙
露滋蕭蕭驟寒雨夜敲敲對晚風時故國何年到
塵冠挂一枝

梅

輕盈照溪水猶飲下瑤臺如雪聊相比欺春不

逐來偶同佳客見似為凍醪開若在秦樓畔堪
為弄玉媒

山石榴

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艷中開一朵佳人
玉釵上穠疑燒却翠雲鬟

柳長句

日落水流西復東春光不盡柳何窮巫娥廟裏
低含雨宋玉宅前斜帶風莫將榆莢共爭翠深
感杏花相映紅灞上漢南千萬樹幾人遊宦別
離中

隋堤柳

夾岸垂楊三百里抵應圖畫家相宜自嫌流落
西歸疾不見東風二月時

柳絕句

數柯新開翠影齊倚風情態被春迷依依故國
樊川恨半掩村橋半拂溪

獨柳

含煙一抹柳拂地搖風久佳人不忍折悵望迴
纖手

早鶻

金河秋半虜絃開雲外驚飛四散哀山掌月明
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須知胡騎紛紛在豈
逐春風一迴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
蒼苔

鷓鴣

芝莖抽紺吐清吹柳金梭日迴開張錦風池去
晉羅靜服依墨杵暖戲折高荷山陰豈無爾
字換群鴉

鷓鴣

華堂日漸高雕欄繫紅綰故園隴山樹美人金
剪刀避籠交翠尾緝嘴靜新毛不念三城事世
途皆尔曹

鷓鴣

清音迎晚月愁思立寒蒲丹頂西施頰霜毛四
時鬢碧雲行止躁白鷺性靈靈然日無群伴溪
邊弔影孤

鷓鴣

擾擾復翻翻黃昏鷗冷煙毛欺皇后髮擊感楚
姬結蔓壘盤風下霜林接翅眠祇如西菰樣頭
白豈無緣

鷓鴣

雲衣雪髮青玉臂群捕魚兒溪影中驚飛遠
碧山去一樹梨花落晚風

村舍燕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瓊牕何處管巢
夏將半茅簷煙裏語雙雙

歸燕

畫堂歌舞喧喧地社去社來人不看長是江樓
使君伴黃昏猶待倚欄干

傷懷

獨折南園一朵梅重尋幽坎已生苔無端晚吹
驚高樹似長長枝欲下來

選俗老僧

雪髮不長寸秋寒力更微獨尋一徑葉猶墜
綫衣日暮千峯裏不知何處歸

斫竹

寺廢竹色死宦家室甫留霜根漸隨斧風玉尚
敲秋江南苦吟客何處送悠悠

將赴湖州留題亭菊

陶菊手自種楚蘭心有期遙知澆江日正是擷

芳時

折菊

籬東菊徑深折得自孤吟雨中衣半濕擁鼻自
知心

雲

盡日看雲首不迴無心都大似無才可恨光彩
一片王萬里晴天何處來

醉後題僧院

離心忽忽復悽悽雨時傾瓶取醉泥可羨高僧
共心語一如攜纒往東西

題禪院

航舡一棹百分空十歲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
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

哭李給事中敏

陽陵郭門外坡陀丈五墳九泉如結友茲地好
埋君宋李給事

黃州竹逕閣

竹濁蟠小徑屈折闌地來三年得歸去知幾幾
千廻

題歇愛寺樓

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樓獨登還獨下誰會我
悠悠

送劉秀才歸江陵

綠眼鮮華觀渚宮鱸魚漸斃別江東劉郎浦夜
侵船月宋王亭春弄袖風落落精神終有立飄
飄才思香無窮誰人世上為金口借取明時一
薦雄

見吳秀才與池妓別因成絕句

紅燭短時羌笛怨清歌咽處蜀絃高萬里分飛
兩行淚滿江寒雨正蕭騷

湖南正初招李鄴秀才

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千里暮山
重疊翠一溪寒水淺深清高人以飲為忙事浮
世除詩盡強名看看白蘋牙欲吐雲舟相訪勝

開行

贈朱道靈

劉根丹篆三千字郭璞青囊兩卷書牛渚磯南
謝山北白雲深處有巖居

屏風絕句

屏風周做畫纖著歲久丹青色半銷斜倚玉牕

驚髮女拚塵猶自妬嬌饒

哭韓緯

平明送葬上都門
緋鬢交橫逐去魂
歸來冷笑悲身事
喚婦呼兒索酒盆

新定途中

無端偶效張文紀
下杜鄉園別五秋
重過江南更千里
萬山深處一孤舟

題新定八松院小石

雨滴珠璣碎
苔生紫翠重
故關何日到
且看小三峯

樊川文集第三

樊川文集第四

杜牧字牧之

往年隨故府
吳興公夜泊蕪湖口
今赴官西去
再宿蕪湖感舊傷懷因成十六韻

韻

南指陵陽路
東流似昔年
重恩山未蒼
雙鬢雪飄然
數仞漸投跡
群公愧拍肩
鶯鶯蒙錦繡
塵土浴潺湲
邦隄黃金峻
虞卿白璧鮮
雞籠環玉帳
蠶織破箴屨
極浦沈碑會
秋花落帽筵
旌旗明迥野
冠珮照神仙
箒畫言何補
侵容道實全
詭譎人撲地
雞犬樹連天
紫鳳超如電
青襟散似煙
蒼生未經濟
墳草已芊綿
往事唯沙月
孤燈但客艫
峴山雲影畔
棠葉水聲前
故國還歸去
浮生亦可憐
高歌一曲淚
明日夕陽邊

懷鍾陵舊遊四首

一調征南最少年
虞卿雙壁截肪鮮
歌謠千里春長暖
絳管高臺月正圓
王帳軍籌羅俊彥
絳帷環珮立神仙
陸公餘德機雲在
如我酬恩合執鞭

又

滕閣中春綺席開拓枝蠻鼓教晴雷垂樓萬葉
青雲合破浪千帆陣馬來未搖雙龍牛斗氣高
懸一掃棟梁材連巴控越知何有珠翠沉檀處
虞堆

又

十項平湖堤柳合岸秋蘭正綠纖纖一聲明月
採蓮女四面朱樓卷畫簾白鷺煙分光的的微
速風定翠沾沾纓斜輝更落西山影千步紅栢
氣象兼

又

控壑平江十萬家秋來江靜鏡新磨城頭晚鼓
雷連後橋上遊人笑語多日落汀痕千里色月
當樓午一聲歌昔年行樂穰挑畔醉與龍沙揀
蜀羅

臺城曲二首

整整復斜斜隨旗簇晚沙門外韓檣虎樓頭張
麗華誰憐容足地却羨井中龍

又

王頌兵勢急鼓下坐蠻奴激盞倪塘水又牙出
骨骸乾蘆一炬火迴首是平蕪

江上雨寄崔弼

春牛平江雨圓丈城蜀羅聲眠甚底客寒濕約
來寒暗澹遮山遠空濛着柳多此時棧一恨相
望意如何

詩

罷鐘陵幕吏十三年來泊淞浦感舊為
青梅雨中熟檣倚酒旗邊故國殘春麥孤舟一
獨眠搖搖遠堤柳暗十程煙南奏鍾陵道無
四似昔年

高山麻澗

雲光嵐彩四面合柔柔垂柳十餘家雜飛塵過
芳草遠牛巷雞埭春日斜秀眉老父對鐘酒信
袖女兒簪野花征車自念塵土計惆悵溪邊書
細沙

高山雷水驛

驛名與驛驛驛同
本因以此為雷水驛

蒼蘘猶來未覺貧然須南去弔湘川當時物委
朱雲小後代聲華白日懸邪伎每思當面唾清
貧長欠一孟錢驛名不合輕移改留管朝天者
楊然

丹水

何事苦憐迎離腸不自裁恨聲隨夢去春態逐
雲來沉定藍光微喧聲粉淚開翠巖三百尺誰
作子陵臺

題武關

碧溪留我武關東一笑懷王跡自窮鄭袖矯能
酬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山墻谷壑依然在弱
吐強吞盡已空今日聖神家四海成旗長卷夕
陽中

除官赴關商山道中絕句

水聲鳴珂樹如帳長楊春殿九門珂我來憫悵
不自決欲去欲住終如何

漢江

溶溶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
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

襄陽雪夜感懷

往事起猶念飄然自不勝前難急夜響密雲映
寒燈的的三年夢迢迢一綫烟明朝楚山上莫
上家高堂

韻

詠歌聖德遠懷天寶因題關亭長句四

聖敬文思業太平海寰天下唱歌行秋來氣勢
洪河壯霜後精神泰華輝廣德者強朝萬國用
賢無敵是長城君王若悟治皮論安史何人敢
弄兵

途中作

綠樹南陽道千峯勢遠隨碧溪風澹熊芳樹雨
餘姿野渡雲初暖征人袖半垂殘花不一醉行
樂是何時

重到襄陽哭亡友韋壽朋

故人墳樹立秋風伯道無兒跡更空重到笙歌
分散地隔江吹笛月明中

赤壁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
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雲夢澤

日旗龍旆想飄揚一索功高縛楚王直是超然
五湖客未如終始郭汾陽

除官行至昭應聞友人出官因寄

賤子來千里明公去一麾可能休涕淚豈獨感
思知草木秋風後山川落照時如何望故國驅

馬却遲遲

寄浙東韓又評事

一笑五雲溪上舟跳九日月十經秋鬢衰酒減
欲誰泥跡尋魂慚好自尤夢寐幾回迷蛟蝶文
章應廣畔生愁無窮塵土無聊事不得清言解
不休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
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秋浦途中

蕭蕭山路窮秋雨淅淅溪風一岸蒲為問寒沙
新到鴈來時還下柱陵無

題桃花夫人廟

細骨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
綠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

初春有感寄歙州邢貲外

雪窮前溪水啼聲已繞灘梅衰未減態春嫩不
禁寒跡去夢一覺年來事百般聞君亦多感何
處倚欄干

書懷寄中朝往還

平生自許少塵埃為吏塵中勢自迴朱綬又慚
官借與白頭還嘆老將來須知世路難輕進豈
是君門不大開霄漢幾多同學伴可憐頭角盡
鄉村

寄崔鈞

織書報子玉為我謝平津自愧掃門士誰為乞
火人詞臣陪羽獵戰將驍駟隣兩地羞池恨江
汀醉送君

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迎

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江南
許渾先輩

許渾先輩

芳草渡頭微雨時萬株楊柳拂波垂蒲根水
暖鴈初浴梅徑香寒蜂未知辭客倚風吟暗
淡使君迴馬濕旌旗江南仲蔚多情調悵望
春陰幾首詩

和州絕句

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邊六問津歷陽前事
知何實高位紛紛見陷人

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弟

多才俊春土重來未可知

題橫江館

孫家兄弟骨龍驄馳騁功名業帝王至竟江山
誰是主本機空屬釣魚郎

寄澧州張舍人箴

髮勻肉好生春頰截玉鑲星寄使君檀的染時
痕半月落梅飄處響字雲樓中威鳳傾冠聽沙
上驚鴻掠水分遙想紫泥封詔罷夜深應隔禁
牆聞

寄揚州韓帥判官

青山隱隱水遙遙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
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送李季王赴舉

故人別來面如雪一掃拂雲秋影中玉白花紅
三百首五陵誰唱與春風

送薛種遊湖南

賈傅松醪酒秋來美更香憐君片雲思一棹去
瀟湘

題壽安縣甘棠館御溝

一渠東注芳華苑苑鏤池塘百歲空水發千傾

蟾口澁為誰流下夢花中

永河懷古

錦纜龍舟隋煬帝平臺復道漢梁王遊人閑起
前朝念折柳孤吟斷殺腸

汴河阻東

千里長河初凍時王珂瑤瑯響參差浮生恰似
冰底水日夜東流人不知

酬張祐處士見寄長句四韻

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薦衡昔日
知文舉公稱公前乞火無人作灑通北極樓臺

長掛愛西江波浪遠吞空一可憐故國三千里虛
唱歌辭滿六宮本寺詩曰故國三千里帝宮二

寄宣州鄭諫議

大夫官重醉江東蕭灑名儒振古風文石陛前
辭聖主碧雲天外作冥鴻五言寧謝顏光祿百

歲須齊衛武公再拜宜同犬人行過庭交分有
無同

題元處士高亭宣州

水接西江天外聲小齋松影拂雲平何人教我
吹長笛與倚春風弄月明

鄭璠協律

廣文遺韻留聽散雞犬圖書共一船自說江湖不歸事阻風中酒過年年

題善筆驛

江東矜割據鄴下奪孤豸霸略非巨漢宏圖欲佐誰奏書辭後主仗劍出全師重襲襄斜路懸開反正旗欲將苞有截必使舉無遺沉慮經謀際揮毫決勝時圍解當分畫前著比操持山秀扶英氣川流入妙思算成功在毅運去事終虧命屈天方獸人亡國自隨艱難推舊姓開創極初基摠歎曾過地寧探作教資若歸新曆數誰復顧衰危報德兼明道長留識者知

和野人殷潛之題善筆驛十四韻

三吳裂婺女九錫獄孤兒霸主業未半本朝心是誰永安宮受詔善筆驛沉思畫地乾坤在濡毫勝負知艱難同草創得失計毫釐寂默經千慮分明渾一期川流沈禁智思山聳助扶持慷慨匡時略從容問罪師衰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仗義懸無敵鳴攻固有辭若非天奪去豈復慮能支子夜星纏落瀟毛鼎便移郵亭世自換白

日事長垂何處躬耕者猶題珍瘞詩

重題絕句一首

郵亭寄人世人世寄郵亭何如自善度鴻路有真真

送陸洵郎中葉官東歸

少微星動照春雲魏闕衡門路自分條去忽來應有意世間塵土謾疑君

寄珉笛與宇文舍人

調高銀字聲遠側物比柯亭韻校音寄與玉人天上去相將軍見不教吹

寄內兄和州崔負外十二韻

歷陽崔太守何日不含情恩義同鍾李李膺結墳虎實弟光塵能混合壁畫最分明臺閣仁賢譽閭門孝友聲西方像教毀南海繡衣行詩別依金索穿迴網珠算肯一振祇宜栽密詔何自取專城進退無非道何翔必有名好風初婉軟難思苦紫盈金馬舊遊賞桐廬春水生雨侵寒牖夢梅引凍野頌共祝中興主高歌唱太平

遺興

鏡弄白鬢鬚如何作老夫浮生長勿勿兒小且
鳴鳴忍過事堪喜泰來憂勝無治平心徑熟不
違有窮途

早秋

疎雨洗空曠秋標驚意新大熱去酷吏清風來
故人罇酒酌未酌睡花頻不頭鉢拜與縷雲誰
覺老陳陳

秋思

熱去解鉗鈇飄蕭秋半時微雨池塘見好風襟
袖知髮短極未足梳涼閑且歎平生分過此何
事不參差

途中一絕

鏡中絲髮悲來憤衣上塵痕拂漸難惆悵江湖
釣竿手却遞西日向長安

春晝途中

田園不事來遊宦故國誰交爾別離獨倚闌亭
選把酒一年春晝送春詩

題村舍

三樹稚桑春未到扶牀乳女午啼鐵着銷暗鑿
歸何處萬極侯家自不知

代人寄遠六言二首

河橋酒旆風軟候館梅花雪燭院樓上睜目
我即何處情旆

繡領任垂蓬鬢丁香閑結春梢賺肯新年歸否
江南綠草迢迢

閨情

娟娟却月眉新鬢鴉飛暗砌勻檀粉晴窗畫
夾衣袖紅垂寂寞鳳簾欹依稀遠向長陵去今
宵歸不歸

舊遊

閑吟芍藥詩悵望又頻眉盼盼迴眸迷纖衫整
髻遲重尋春書灑笑把淺花枝小市長陵住非
郎誰得知

寄遠

隻影隨鷺鴈草栖鑿畫籠向春羅袖薄誰念舞
臺風

簾

徒云蓬窗削豈謂見備裝風節輕離日鷺花薄
飾香問屏何屈曲憐恨解周防下漬金階露斜
分碧瓦霜沉沉伴春夢寂寂待華堂誰見昭陽

殿直珠十二行

寄題甘露寺北軒

曾上蓬萊宮裏行，北軒欄檻愛留情。孤高堪弄
相伊笛，綠綺宜聞子晉笙。天接海門秋水色，煙
籠隋苑暮鐘聲。他年會着荷衣去，不向山僧道
姓名。

題青雲館

虬蟠千仞削羊腸，天府由來百二強。四結有芝
輕漢祖，張儀無地與懷王。雲連帳影蘿陰合，枕
送泉聲客夢涼。深處會容高尚著，水苗三頃百
株桑。

郡中有懷寄上睦州員外十三兄歙州

刺史邢奉

城枕瀟瀟流淺更，斜麗離連帶邑人家。經冬野菜
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雖免瘴雲生嶺上，永
無京信到天涯。如今歲晏從歸滯，心喜彈冠事
不賒。

正初奉酬

翠巖千尺倚溪斜，曾得巖光作釣家。越嶂遠分
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明時刀尺君須用，幽

處田園我有涯。一壑風烟陽羨里，解龜休去路
非賒。

江上偶見絕句

楚鄉寒食橘花時，野渡臨風駐綠旗。草色連雲
人去住，水紋如縠燕差池。

題木蘭廟

響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
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入商山

早入商山百里雲，藍溪橋下水聲分。流水舊聲
人舊耳，此迴嗚咽不堪聞。

偶題

甘羅昔作秦丞相，子政曾為漢掾郎。千載更逢
王侍讀，當時還道有文章。

送盧秀才一絕

春潮與煙遠送君，孤棹開滄溟。如不改愁更釣
魚米。

醉題

金鑷洗霜鬢，銀觥敵露桃。醉頭扶不起，三丈日
還高。

題商山四皓廟一絕

呂氏強梁嗣子柔我於天性豈恩讎南軍不袒
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送隱者一絕

無嫌徑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
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

題張處士山莊一絕

好鳥疑敲磬風蟬認輓箏
俯窺真嘉樹偏倚半巖生

有懷重送斛斯判官

蒼蒼煙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為聽
將取離魂隨白騎三台星裡拜文星

贈別

嫖嫖裊裊十三餘
荳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
卷上珠簾極不如

多情却似摠無情
唯覺鐘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
替人垂淚到天明

寄遠

前山極遠碧雲合
清夜一聲白雲徹欲寄相思千里月
溪邊殘照雨霏霏

九日

金英繁亂拂欄香
明府辭官酒滿缸
還有玉樓輕薄女
笑他寒燕一雙雙

寄牛相公

漢水橫衝蜀浪分
危樓點點拂孤雲
六年仁政謳歌去
柳遠春隄處處聞

為人題贈二首

我之青雲稱君無
曾笑矣金虛傳南國
貌爭奈五陵心
桂席塵瑤瓊鑪爐水
沉疑魂空薦夢低
理悔聽琴月落珠簾
卷春寒錦幕深誰家
樓上笛何處月明砧
蘭徑飛蝴蝶筠籊籠
語墨樣和簪拋鳳髻
將淚入簪衾的新添
恨迢迢絕好首

文園終病渴休詠白頭吟
綠樹鶯鶯語平江燕燕飛
枕前聞去鴈樓上送春歸
半月縮雙臉凝暑素一團
西牆苔漠漠南浦夢依依
有恨簪花懶無家闌草稀
雕籠長慘澹蘭晚謾芳菲
鏡斂青蛾黛燈挑皓腕肌
避人勻迸淡拖袖倚殘暉
有貌雖桃李單棲足是非

少年行

雲軒載馭去寒夜看裁衣

官為駿馬監職，帥羽林兒，兩綬藏不見，落花何處期。攏銀白玉，鏗怒袖紫金。鏡田膏長留，醉蘇辛曲讓。以素持出塞，節笑別遠山眉。捷報雲臺賀公卿，拜書尼。

盆池

鑿破蒼苔地，偷他一片天。白雲生鏡裏，明月落階前。

有寄

雲闌煙深樹，江澄水浴秋。美人何處在，明月萬山頭。

樊川文集第四

樊川文集第五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罪言

國家大事，牧不當官。官之實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野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故其人沉釐多材，力重許，可能幸。若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活工樓織，雜意態，百出俗，益蕩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教五種本兵，失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莫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取唐法今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宜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皆太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春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劇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颶，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

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得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華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著彘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哇河備障戍塞其街蹕齊魯梁秦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襄拓表以表撐襄涅須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猖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澤衣一肉不咬不樂自卑元中拔取將相九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秦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理若欲悉使生人

無事其要在於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纒足自護治所實不賴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一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九牧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護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取重於陽陽白馬津三十重新鄉距盟

津一百五十里並屬新州陲聖相望駕馭戰是

二津虜能濟一則馳入成阜不數日間故魏於

河南間亦窺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蔡

天下兵誅蔡誅齊頌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

得魏也魏正昨日誅滄頌之三年無山東憂者

亦以能得魏也魏初誅趙一日五諸侯

兵四出濟解以失魏也魏初昨日誅趙罷如長慶

時亦以失魏也魏初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

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

也故曰取魏為中策軍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

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歐人使戰者便於守

兵少粟少人不歐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

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

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

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詎侵

狹穽諸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餒

羸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史一勝一負哉自

十餘年來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復

振下博賊趙復振館陶賊趙復振故曰

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策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

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宇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

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

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

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當養戎臣東公

麟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

有不幸方二千里爲寇士數十百萬人爲寇

兵變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

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

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

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

廟弟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

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恆明社

勳三時耕稼撥糶糶糶勸耒一時治武騎

勳兵矢禪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載將

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虫尤爲

師雅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練部之

兵被擻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

寘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暇異

略雖有蚩尤為師雅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
于開元末百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
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聖聖術也至
於開元末愚儒秦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
詔曰可武夫秦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擣四夷詔
曰可於是府兵內割邊兵外作戎臣兵伍端奔
矢往內無一人矣走遠走蜀絲絡萬里事五強
寇魏天十餘年中亡百萬人星大中乾成燕
偏重擊而天下掀然根頭燼燼七聖肝會求欲
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
使出落鈴鏗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
魏天居內則篡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
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未
於其將也擊復為甚人置曰廷詔命將矣名出
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王負倚幽陰折券文
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威
栗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使勃者則
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壹
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魏天巧狡者亦能家笑口

樊川文集 卷五

歛委於邪佞由知市公去都得郡四履所治若
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妻則生人略區天
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龍卿黨風
俗淫蕩衰薄教化恩澤壅抑不下召來災亦被
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
者任誅如天時有秋丈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
天不能倒春秋是柔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
鐵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
在欲禍蠢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
衛之旨誰復而履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
十六衛

戰論辨序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此是曰不循其
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
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
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設
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額魏天薛囉相貫高山
大河盤互交鑿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
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

五七

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
比則不可河北既虜則捐甲銳卒利刀良弓健
馬無有也卒矜然美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
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二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
蕃天深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
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
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公
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
地盡取才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
北戎夷大屯嚇呼腫膝徹于帝君周秦單師不
敵排闥於是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成是
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
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
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履兀
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
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
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
士雜落兵甲銳擊軍馬剝弱而未嘗爲之簡帖
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
也何爲而不比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

夫百人荷戈仰企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
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媿是執兵
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訖公蒙已虛此不
責實科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輕小勝則張皇
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
封凱還未歇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美金
縮澶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
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
跳身而來刺奔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
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
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第來揮之
至如堂然將陣殿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
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伴悅駭之間
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
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
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
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孫悉來走命是
內地無事天子寬宥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
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
窟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

持干戈洒掃垢汗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守論 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洗東兵自守又條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暗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缺錢銓含引混貸煎有逆孽而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堯周思以爲宿謀方且覺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後委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北蟠城數百金堅莫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顛頓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擄取而乃偷處恬逸第弟相付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後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

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秦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明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闔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觀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亂皇子嬪之業緣采餉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備撥益甚後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割殆盡而賸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西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頓軒輿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

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益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層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論相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後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基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入柱國公侯相襲父矣一旦以一女子偷竊位号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邪為禍邪一男子為楊氏之禍邪為福邪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不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樊川文集第五

樊川文集第六

燕將錄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慶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口狼口州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為之奈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箝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諂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出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及不如下且能不耻於天下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兵練精華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下不當魏而

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
牆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
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實友魏若與
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友君實友友君之名魏不
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
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比得以奉趙西
得以為臣於趙為角尖之耗於魏復不世之利
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
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
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魏縣忠歸燕謀欲
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
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
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
曰爾何不直言濟趙叛命忠繫獄囚使人視趙
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
胡猛趙彘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子謹護
此疆勿使子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
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
知之忠曰蹄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
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悉趙

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
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燕人則走告于
天子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
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
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
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
此正使潞人將燕實思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
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
趙人惡聲徒嗜嘈於天下耳唯君熟思之劉濟
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誅
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範陽東鹿
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
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州唐州平州安州河間
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
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
泚擄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借于梁王武俊稱趙
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
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天下卒於
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關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

子孫世之地然軍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鉗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及東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繞墜五十里萬載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轡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蒸人被重葉之甲圍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刀突前跳後卒穢如搏鷄一可枝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比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壘大河精甲數億鈐劍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渾趙襍野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頓顛玩之臣顏澁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浪吏忘於天下哉今國兵發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且拜曰自數人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在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

大夫忠第意前范陽安次今持兄表歸葬于鋒常往來長安開元年孟春某遇於德烟屬縣此徵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襄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張保臯鄭年傳

新羅人張保臯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為軍中小將保臯年三十年少十歲兄呼保臯俱善鬪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後能波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啻角其勇健保臯差不及年保臯以齒年以蘇常齟齬不相下後保臯驕新羅謂其王曰適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願得鑿清濠豎驢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齟新羅人者保臯既貴於其國年錯寔去職饑寒在泗之澮水縣一日言於澮水戌將馮元規曰年彼東歸乞食於張保臯元規曰爾與保臯所挾何如奈何去取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卿邪年遂去至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其國使至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遂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

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臯為相以年
代保臯夫賈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
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
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管順時汾
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將萬人不相能雖同盤
飲食常聯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
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
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起下持手上堂偶

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
耶悉詔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
泣涕相勉以忠義誌平劇盜實二公之方知其
心不叛知其材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
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
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授保臯必曰彼貴我
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此
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
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於已年且寒飢
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於
天子推於保臯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
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情並雜情

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情銷彼二人仁義之
心既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邵為百
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聖
邵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
之心邵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
雖邵公尚爾況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
亡夫三國非無人也丁其亡時賢人不用苟能
用之一人足矣

竇列女傳

列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涿州戶
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涿州
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
慎無厭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
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
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
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
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
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
先奇妻嘗問曰為賊兒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
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

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早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合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醜歸須自爲計以朱染帛丸如合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惟樂曲雜發盡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追出拜曰願去偽号一如李納體繼先奇曰爾父劫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婢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豈才力不足邪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大和元年子客遊潯陽路出荊州松滋縣攝令王洪爲某言桂娘事洪年十一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

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奚悉能說之聽說如一日前言實良出於王氏實洪之堂姑子也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輩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抗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風官也可以置之也明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知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持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爲黃金以餌之晝曰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知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擄四夷盡非凡王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其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荀肅麴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

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絃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少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天子紛紜冥昧百家闢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擬而爲其辭是楊墨駢憤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門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三子言性辯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

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能自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擊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求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性情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爲喻丹朱商均爲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爲善人況生於其室親爲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

塞廢井文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廳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墮而護之或橫木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然不塞之不知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種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者社稷宗廟尚費其舊而獨井豈不塞邪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擊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藉齊民而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滯不醫即死木有瘡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萬瘡於地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于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產脆薄人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洩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抽當所上賦錫宴其刺史及州吏必願其地爲大字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有古井不塞故爲文投實以土

題荀文若傳後

荀文若爲操畫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

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楚漢成臯凡爲畫計比擬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內付之事競功畢欲馳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爲忠乎世皆曰曹馬且東漢崩裂紛披都還主播天下大亂操起兵東都提獻帝於徒步困餓之中南征北伐僅三十年始定三分之業司馬懿安完之代竊榮附下奪偷權柄殘虐校誦豈可與操比哉若使操不殺伏后不誅孔融不囚楊彪從容於指讓之間雖懸於三代天下非操而誰可以得之者紂殺一比于武王斷首燒屍而滅其國桓溫四十年間殺千百比于毒流其社稷可以血食乎可以壇墀父天拜郊乎假使當時無操獻帝復能正其國乎假使操不挾獻帝以令天下英雄能與操爭乎若使無操復何人爲蒼生請命乎教盜穴牆發櫃多得金玉已復不與同擊得不爲盜乎何況非盜也文若之死宜然耶

樊川文集卷第六

中書舍人杜牧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
稱元和中興之威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堪
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觀觀察使契丹有大功德
被于八州獲四十年雅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
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為理所至人思江
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首臣紇于象上丹之功
狀聯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

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為丹序而銘之
以美大其事臣其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
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開為章句書生以蜀
叛歸為宗室老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跋而欲
飛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廣諫益聖
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震于有
年擒兇兇狼方行四海罔不率伏嘗是時凡五徵兵
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賞以
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伯治人於陝
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神尼採甘棠漢之

詩絃而歌之列于風雅班固叙漢宣帝中興名
臣言治人者亦首述黃霸魏謩次將相下今下
明詔刻丹治效今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
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案韋氏自漢丞相
賢已降代有達官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鄆國公
鄆公曾孫幼平為岐州參軍生抱負為梓州東
史生攻為漢州維縣丞贈右諫議大夫維縣生
武陽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
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佐張勳甫於邠
寧府徵為太子舍人遷起居郎檢校吏部員外
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員外郎
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稱立君拜司封郎中兼
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冊其嗣新羅再喪告
不果行改容州經略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
城管內十三州教種茶麥麥開屯田黃賊畏服
詔加太中大夫貞元未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
秘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拜
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
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拜上疏曰今不誅闢則
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而誰不

為叛因拜劔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
 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
 帥高崇文客軍遠聞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土
 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隲三州觀察使不半
 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操章江上
 控百越為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為俗人之餘
 烈日久風竹葉自焚小至百家大至盪空霖必
 江濫燥必火作水火夾攻人無固志傾搖憚危
 不為旬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
 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德計人
 能為屋取官材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
 餼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周歲凡
 為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廐名
 為棟宇無不創為泚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
 漲關開廣衝南北七里盪滌污壅築堤三尺長
 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墜六百陂塘灌田
 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
 之凡三周年成就生遂手為日親無不如志公
 之為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
 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

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產治鄭未
 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治潁川前後八年始曰
 愈治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
 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

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大徵兵人不
 告病有於太宰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第理行
 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為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
 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
 曰天所然不嗟不訛武陽始至材互是聚公錢
 不足以俸為助能為居宇賞資付與日載酒餼
 如無稚乳不膏不程誘以美語未二周屋創數
 萬堵幾半重樓如詩臺羽鋼以長堤縈四千步
 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久事鉅一日除去灌田
 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千年
 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
 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辭寵假武陽為人慰思
 訓勸守吏勉於為治

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
 牛公墓誌銘并序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

弘以德行儒學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
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爲中書門下侍郎脩
國史於公爲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
事中諱休克於公爲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
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勿間太
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
隋氏賜由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
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
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
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
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
是矣東京李元禮爲後進師隋奇章公仁德祿
位二者包而有之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
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
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
不下伊闕滿歲郤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
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
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
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
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

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賊數
萬敗穆宗得備辭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惜
相言格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
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
法今所以縛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
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戶部侍
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韓弘
男公武諱曰大人字大梁二十年齊蔡諫後始
來朝今不以財授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
白公武賈弘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爲
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裁奴與吏訟於
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雜孫將家事走
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
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
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歷簿徧視旁側曰果
然吾不謬知人言說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
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
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脩國史敬宗即位與武
士畋宴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
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

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
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
號武昌軍命公爲禮部尚書平章事爲節度使
公始至閩民尤苦皆曰城土踈惡歲輸糶竹爲
首具奸吏旁緣主爲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
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
錢陶埴成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就加
吏部尚書明年急得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
中書侍郎弘文大學士鄭注悉宋丞相申錫造
言挾漳王爲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
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
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爲中丞愛申錫忠良奏
爲御史申錫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
不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贊寧至來朝禮
倍前時盡罷東轡守兵用明臣唯李太尉德裕
時親劍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冠生卷三千
人燒十三橋溝戎腹心可洗又耻是章阜二十
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奏議皆如
劍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貴曰何事
失信養馬蔚茹川在平涼上平涼坂萬騎縱回中

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
百維州此時安可用弃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
忍爲况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大事上
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
事淮南節度使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
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
以兵付監軍使拜既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
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
疾良已思一面叙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開
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
都門賜黃纓樽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
金古器用以比况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
假軍人入賦不一公至據地造籍免貧弱四千
萬均入豪彊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
即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
郭自漢陽王張東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爲最大
李太尉德裕扶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爲太子
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
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
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

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亂在京控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不留之致積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公宗閔爲宰相時事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閣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月從諫以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爲人述與李太尉書言稊破報至公出聲歡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二怒不一參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天下人爲公接手吟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即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薨于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恫傷不朝兩日冊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公忠厚仁慈莊重矜慎未嘗以此八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爲宰相急於鈔品凡名清宦不忿持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讓於天子每指古義爲據有言機利克迫必鍼鞘劍如使之摧破三大邦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惡希嚮所爲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

冠軍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食歲與承貢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誦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爲解說海上與中州少異以勉安之不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容使仇士良爲監軍使公律以禮敬暑甚大合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搨扇益自儉克平塔非公事不出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未首議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怯官財與人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言不敢怨毀淡居其中公始自河南薦鄉貢士爲郎官考吏部科日遷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將相次布臺閣官當時名士每暇日謙語家吏必言古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已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承望聲先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秘之長女士林稱爲婦師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葵浙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第不籍公勢次日奉倩河南府洛陽第二人皆

稚齒長女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情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士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進士鄭叔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其年月日葬少陵南某鄉其里銘曰

道既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陰其滄幽以燭明映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絕霸駭如有樞柁標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魁壘親為忌畏謫去南海不校不辯旋復顯大百行渾園降於及年以歸其全

唐故東川節度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為汝南郡侯之孫因家焉遂姓周氏自烈十八世至西漢周仁繼烈封侯其後逃西晉亂南去黃崗靈起仕梁為桂州刺史生灵在陳為車騎將軍灵生法明年十二一命為巴州刺史陳滅臣隋為趙之真定令隋亂歸黃崗起兵取靳安黃武德中籍四州地請命授摠管安十六州軍事光祿大夫封國於道太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相國

為六代孫曾祖憚汝州梁縣令祖沛在拾遺皇考頤右驍衛兵曹參軍贈禮部侍郎公少孤奉養母夫人以孝聞舉進士登第始試秘書正字湖南團練巡官母夫人亡哭泣無時里人過公廬曰無驚周孝子後自留守府監察真拜御史集賢殿學士李宗閔以宰相鎮漢中辟公為殿中侍御史行軍司馬後一年復以殿中書職徵歸時大和末注劄用事夏六月始逐丞相宗閔立朋黨語鉤挂名人凡白日逐朝士三十三輩天下悼懼以目受意附兇者屢以公為言注劄曰如去周殿中恐人益驚竟不敢議注劄取公為起居舍人文宗復二史故事公濡筆立石蟻下丞相退必召語旁側窺帝每數十顧遷考功員外郎帝曰周某不可不見宜兼前官數月以考功掌言謝曰帝曰就試翰林公辭讓堅懇帝正色以手三麾之遂兼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政事細大必被顧問公終身不言事故不傳武宗即位以疾辭出為工部侍郎華州刺史八禁軍二十四內司居華下者籍役等百姓不敢妄出一辭李太尉德裕伺公織失四年不

得知愈治不可蓋抑遷公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公既得八州施展教令申明約束發以度守陳余賊坐余以法死吏手膠拳窮鄉遠井如公在旁縛出洞冠劉大朴大朴徒數百人斬撥根株無有遺失彭壽東口戍五百人上下千里無一賊跡遷禮部尚書鄭滑節度使老將某項領不如教約公鞭背降為下卒聲北入魏皆曰周尚書文儒能治百姓仁愛兵士而復敵爾是豈可犯九歲入拜兵部侍郎度支兼戶部吏曹事積邊糧穀九十萬石今天子即位二年五月以本官平章事後一月正位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就加刑部尚書因河湟事議不合旨以檢校刑部尚書出為劔南東川節度使明日入謝面加檢校右僕射公自舉進士第非其人不交言旁視後進鸞心錄志及為將相近取遠挽悉置子位李太尉德裕會昌中以恩換元和朝實錄四十篇益美其父吉甫為相事公上言曰人居唯不政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實錄皆當時名士目書事實今不信而信德裕後三十年自名父功衆所不知者而書之此若垂後誰信史竟廢

新本并師王宰剽所部財貨承事貴俸自請來朝聲言我取乎章事鎮大梁公上言曰宰破太原取汴州不知天下治所凡幾得如太原汴之大者可飽宰欲乞宰還鎮自補其殘後太原還宰詔下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公言曰尹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管厚非有德者京兆不可為豈止取吏事讓讓竟寢自此非道求進者鼠循自屏及鎮東蜀一歲欲歸聞洛師微得風恙公曰我今去是以疾去疾愈去非晚大中五年歲在辛未二月十七日薨于位享年五十九訃至廢朝三日冊贈司徒命讓議大夫盧諲弔卹其家公信於朋友公於為官事娶姚出告返而家事不敢自專同曾祖兄弟入門呵咎奴婢衣服飲食無二等免相位西去送公還者雖武將散秩嘆惜咨嗟曰周相公無私我情其去豈有私乎夫人義興蔣氏先公某年終生二男一女長曰寬饒崇文校書次曰咸喜京兆參軍皆孝謹有文學女嫁起居舍人薛蒙大中六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二日歸葬先塋河南府河南縣穀陽鄉立行里銘曰

姬之支封國自為姓以周為氏入唐不盛烈後
幾世厥生賢孫當唐中興為唐相臣文思天子
跨古為治提超王道以公為倚近醋蹊隴窳去
者鳥獸誰塞誰棘勞公碎指三屏大邦駭壯武
事哺撫稚老父母赤子曰將曰相公其愧幾指
古為比公其無愧以公遺姓唐而後公死不錫
壽考誰其辯之

樊川文集第七

樊川文集第八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
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恂始憲宗時宰
相權德輿有嘗獨孤郁為翰林學士帝愛其才
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并可嫁德輿得婿獨孤
我豈不得耶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
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
有孫兒恂年始弱冠有德行文學秀勁嚴整臣
嘗為司徒吏熱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
一皆忖度疑恂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
大悅受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
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
飾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
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待酒食金帛奏內樂
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續椽藻檀丹白其
壁派龍首水為沼主外茨因請頽以尚父汾陽
王大通里亭沼為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
與為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

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
 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
 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克六宮主以
 女之愛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
 為婦禮者不翅乎數十人主甲委怡順奉上撫
 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
 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與尚書合謀
 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
 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
 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
 婦事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時助必親自經
 手池塞館陰關毬塲種樹不數十年搢紳間
 雜然稱尚書為賢尚書旋出為澧州刺史主後
 尚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大為數百人供具
 主至後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關葺約所至不
 得肉食驛吏立門外早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
 于京師衆議說以為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
 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
 治行為天下第一後為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
 度使朝廷屈指比教以為凡有中外重難非尚

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官闈貴號亦加尊敬姑
 涼國太夫人寢疾吐衄及葬主奉養晝夜不解
 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
 泣家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為忠武軍節度使所
 治許州創為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屋室葬
 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彊棟且
 擲刺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已部曲家人疵
 政弛法習為循常有司用比邊遠地擲置不
 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
 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
 携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少
 稱崩崩時為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以
 皇太后敬主尤為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
 自貶抑親謁溫清外口不言他事詔穆宗朝人
 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
 俊王士貞張孝忠子瞻為國增憲宗初寵于頗
 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豪少俠狗
 馬為事日截馳道縱擊乎人豪取民物官不敢
 問戚里相尚不為以為窮弱自主降于尚書聲
 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果聖亦指示主德

以誠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重鑰於中外風里亦皆自檢欽隨短長為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強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宮殿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享年若干上廢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突兩

官平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上御正殿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誥曰在淑大長公主其年某月日捐美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

歲次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為從父弟得以實銘銘曰

童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姬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嫁時賢影逐響各隨順纏綿杜氏大族

枝曼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蟬蛻纓章玉佩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前人我不我賞我敬我度

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與問言貴不召驛富不期修是此四者儵相首尾自古名士

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葉婦職是勤夫言是指池荒館後昇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

宜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社孰提神紀幽石有誌顯筆有史流千千祀

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

銘并序

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壻張復魯曰三稚女得良婿死以是託墓宜以池州刺史杜牧為誌復魯曰公去歲兩齋生頭今始一尚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校書郎時嘗夢涉滌水既中流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其一

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今萬日矣天已告我我其可逃乎謝賢不問以其月十四日

年五十八薨於位公從父第某書公幼行以公命來命牧牧位哭序且銘之公諱温字弘首韋

氏自殷周秦漢立明馬遷班固輩爭書其人以光其所為書至後周道遙公夙出世家貴富中

隱身行道當其時及後代論者以蜀嚴鄭谷口不能為比道遙公五世生潞州上黨尉贈諫議

大夫希元上黨生吏部侍郎贈太尉筆吏部生右補闕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致任贈司空綬

常侍生公於道遙公為九代孫年十一以明經

取第為太常寺奉直郎祕書省校書郎選判入
等咸陽尉監察御史公曰是官豈奉養所宜耶
上既乞免改著作佐郎當貞元中常侍公事德
宗為翰林學士帝深於文學明察人間細微事
事有密切多委之歲久憂畏病心帝曰某之心
我其盡之以致仕官屏居西郊公早夜侍側溫
清飲食迎情解意一經心乎積二十餘年丁常
侍喪自毀不欲生後相國李公逢吉以相印鎮
武昌皆虛上職書早辭至門公起赴武昌未至
府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事文宗皇帝時宰相
百吏源條帝功德謬號上獻公獨拜跪曰今蜀
之東川瀕殺萬家京師雪積五尺老多凍死
豈崇虛名報上帝時耶帝乃止遂訖十五年不
答尊號事改侍御史尚書吏部考功員外郎當
大和九年文宗思拔用德行起出者以懷天
下故公自考功不數月拜諫議大夫召為翰林
學士遂欲相之公立銀臺外門下拜送疏入具
道先常侍遺誠子孫不令任密職言懇志決因
命掌書舍人閣下公復堅讓不半歲轉太
常少卿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復陳先誠以侍

讀辭自宰相皆曰帝以一子請教於公是宜避
邪公不聽凡拜三章帝然不能奪靈武節度使
王晏平罷靈武以戰馬四百疋兵器數萬事去
罪成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撫州司馬仙韶院
樂官尉運璋以樂官授光州長史晏平以財膠
責璋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上比諭
之公持益急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
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
訊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為天子乎群公
低首唯唯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陋之至
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不數日遷尚書右
丞朱衣魚章遷兵部侍郎亟請丞相願為治人
官出為陝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服章金紫迴
鶴窺邊劉稹繼以上黨叛東徵天下兵西出禁
兵陝富其衝公撫民供事就不兩告苦入為吏
部侍郎典一冬選老吏無所賣復以御史大夫
出為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賦多口衆最於江南
公急惡寬窮益自儉苦刑律其俗凡周一歲無
所更改自至大治公勿不戲弄冠為老成人辭
褐得官出羣衆中人不致旁發戲嫂及為公卿

在朝廷省閣中大臣見公若臨絕壑先付度語
 言舉止然敢出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
 言一出口雖天子宰相知不能奪俯委遂之不
 以德行尚人人自敬畏不施要結於人人自親
 慕後進凡持節業自許者獲公一言矜奮刻削
 益自責重官卑家貧時主將家事在私閫內高
 曾兄弟醵球教誘嫁娶衣食無有二等疾甚將
 終悉召親屬宿吏稱先常侍詩句云在室槐屋
 漏因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遂涕下不禁當夫
 子世得七十子國小俗偷復有聖人爲之師使
 生於今與公相後先必有能品之者夫人龐西
 李氏贊善大夫德之女先公四歲終四男長確
 前園子監四門助教次曰璆前明經次曰瓌次
 未免乳女四人長嫁南陽張復魯復魯得進士
 第有名於時爲試太常寺協律郎鄂岳觀察支
 使其下皆稚齒相次銘曰

德則至矣位其充乎如其充乎可大厥功以施
 生人天先告之萬日之期天實爲之

唐故廣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方玄字景業刑部尚書贈司空貞公長子

貞公事憲宗皇帝兄弟受寄四鎮在漢南時戰
 淮西未利監軍使崔談峻讒言中入爲太子賓
 客後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許無帥帝開譙
 獨言曰勁兵三萬誰可付者談峻侍側曰有大
 臣家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跪足帝薪
 此可乎帝曰誰爲者談峻進即以貞公言帝即
 日起貞公爲陳許帥其儉德服人如此景業少
 有文學年二十四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外名解
 褐裴晉公奏以秘書省校書郎校集賢殿秘書
 監明才敏老成人爭與之交後以協律郎爲江
 西觀察支使裴誼觀察判官有殺人獄法官官
 斷成當死者十二人景業訊覆數百內活十二
 人寃尚書以上下奏考裴公移宣城按大理評
 事團練判官後尚書馮公宿自兵部侍郎節鎮
 東川以監察裏行爲觀察判官不一歲御史府
 取爲真御史分察鹽池左藏吏盜隱官錢千萬
 獄皆遷左補闕遇事必言不知其他丞相固言
 以門下侍郎出鎮西蜀奏景業以檢校禮部員
 外郎參節度軍謀事仍賜緋魚袋御拜起居郎
 出爲池州刺史始至創造籍簿民被徭役者科

品高下鱗次比比一在我手至當役役之其未
及者吏不得弄景業嘗嘆曰沈約身年八十手
寫簿書蓋爲此也使天下知造籍役民庶少
活復定戶稅得與豪猾沉浮者凡七千戶寡入
貧弱不加其賦堤州南五里以涉爲澗凡裁減
蠹民者十餘事城南隅樹九峯樓見數千里
鑿齊山北面得洞穴怪石不可名狀刊石於巖
下自紀其事凡四年政之利病無不爲而去之
罷去上道老民攀哭景業季父刑部侍郎建興
貞公以德行文學俱高一時時之秀俊半歸李
氏門下景業復聰明少銳儉苦温謹甲與長者
遊儻知天下之所治嘗慷慨有意於經綸少在
諸侯府入爲朝官出爲刺史早夜勤苦爲學不
已屈指計畫必伸已志雖時之名士亦以此許
之罷池廉使韋公温館于宣城會昌五年四月
某日卒于宣城客舍年四十三七代祖遠後周
柱國大將軍都督熊陝十六州陽平郡公曾王
父珍玉綿州昌明令昌明生雅州列駕贈右僕
射僕射直公遜先夫人榮陽鄭氏贈本縣太
君後夫人范陽盧氏男若干女若干人銘曰

顯莫識其端幽莫見其緒已乎景業何付與之
多而奪之何遽夭頽病弗孔不知其故於景業
兮春欲何語嗚呼哀哉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并序

亡友邢渙思諱群牧大和初舉進士第於東都
一面渙思私自約曰邢君可友後六年牧於宣
州事吏部沈公渙思於京口事王并州俱爲幕
府史二府相去三百里日夕聞渙思仗助并州
鉅細合宜後一年某奉沈公命比渡揚州聘丞
相牛公性來留京口并州峭重入幕多賢士京
口繁要滯客所聚易生讒議并州行事有不合
理言者不入渙思必能奪之同舍以爲智不以
爲顯并州以爲賢不以爲僭僭滯客賢不肖不
能私論議以一辭公事宴權渙思口未言足未
至缺若不圓某曰往年私約邢君可友今真可
友也盧丞相商鎮京口渙思復以大理評事應府
命今吏部侍郎孔温業自中書舍人以重名爲
御史中丞某以補闕爲賀客孔吏部曰中丞得
以御史爲重輕補闕宜以所知相告某以渙思
言中丞曰我不素知願聞其爲人某具以京口

所見對後旬日詔下為監察御史會昌五年
 渙恩由戶部員外郎出為慶州時某守黃州歲
 滿轉池州與京師人事離闊四五年夫聞渙恩
 出大喜曰渙恩果不容於會昌中不辱吾御史
 舉夫渙恩罷處州授歙州某自池轉睦歙州相
 去直西東三百里問來人曰邢君何以為治曰
 急於束縛黠吏冗事弊政不以久遠必務盡根
 本某曰邢君去縵雲日稚老泣送於路用此術
 也復問開日何為曰時飲酒高歌極歡某曰邢
 君不喜酒今時飲酒且歌是不以用繁慮而不
 快於守郡也復問曰日食幾何曰嗜羶肉日垂
 食其凡三致專書曰本草言是肉能閉血脈弱
 筋骨壯風氣嗜之者必病風數月渙恩正握管
 兩手反去背仆于地竟日乃識人果以風疾廢
 舟東下次于睡兩扶相見言溢不能拜語及家
 事曰為官俸錢事骨肉親友隨手皆盡蓋壯未
 期病病未期死今病必死未死得至洛幸矣妻
 兒不能知矣君進士及第歷官九歷職八始大
 司校書郎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京兆府
 司錄殿中侍御史戶部員外郎慶州刺州歙州

刺史職為浙西團練巡官觀察推官度支巡官
 再為浙西觀察推官轉支使為戶部員外郎判
 度支案伐劉稹為制使使鎮魏州軍食賜雜服
 銀章初副李丞相回番副高尚書錄撫安上黨
 三面征師大和三年六月八日卒於東都思恭
 里年五十邢氏周公次子靖澗封為邢侯國滅
 因以為氏西漢字為太尉子緩為司空曾孫世
 宗光武時為驃騎將軍世宗玄孫頤因居河間
 顯當曹魏時參太祖丞相事終於大常邢有河
 間南陽涇實河間人太常後也後至晉魏已降
 皆有官祿唐麟臺郎中舉於君為曾相麟臺生
 奉天令待封奉天生練氏丞至和君即練氏子
 兩娶前夫人隴西李氏忠州刺史佐次女今夫
 人南陽張氏壽州刺史植女四男曰曄楷温郎
 壽郎用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偃師縣某鄉里葬
 有月日其孤立使者哭告于樞來京師請銘銘
 曰
 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進士五十終刺史
 才能温良并包與之而止於斯七政在天一迴
 一放羌以毫數能窮知賢賢者多天不肖壽考

誰爲聖駐孔不能寃無可奈何付之以命曰其
如命何

樊川文集第八

樊川文集第九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大和元年舉進士及第鄉貢上都有司試於東
都在二都群進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進
士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
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賢
耶即求貢如自以爲賢耶因袖手不出明日
徑送江東某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得與爲伍
矣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爲幕吏
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實京兆韓入傳
陵崔壽每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
如李處士哉者寡矣是早進士不舉嘗名飛者
其益恨未面其人且喜其人之在世也大和九
年爲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今諫議大夫李中敏
左拾遺韋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於某
曰御史法當檢諱子少年設有與遊宜得長厚
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爲官洛下莫若李
處士哉某謝曰素所恨未見者即日造其廬遂

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公彥威聞君名挈卑辭於簡副以幣馬請為節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政西歸病於路卒於洛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享年若干君諱鸞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杜衢州盈川令父登蔡州蒲陽尉蒲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一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為孔丘以是與爾及期而生君因名曰夫授君幼孤旁無羣從可以附託年十餘歲即好學寒雪拾薪自冬夜無然膏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六經書解決微隱蘇融雪釋鄭玄至于孔穎達輩凡所為疏注皆能短長其得失一舉進士耻不肯試歸晉陵陽美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綴飾事業每有小功表詔制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羨民有闕諱不決不之官人必以諸君所著文數百篇外于仁義一不關筆嘗曰詩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管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于屏壁子女父母交口教授

淫言媒語冬寒夏熱入人肌膚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矜慎者因集國朝已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為三卷目為唐詩為序以導其志居江南秀人張起負蕭真韓又崔壽宋邢揚發王廣皆趨君交之後皆得進士第有名聲官職君尚為布衣然於君不敢稍怠君在洛中因甚河陽節度使蕭洪移鎮鄭州諫議大夫蕭儼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讓諫即欲謂君以請君曰人間諱言洪盜籍外戚一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况為其黨乎居數月洪果敗晏私農楊氏女卒子二人長曰審之次曰鼎郎始五歲以其年月權葬於常州義興縣其鄉里其於君為親交得君塚厚因為之銘曰

命如煙雲道比宮宅煙雲飄揚莫知往來為道不至無以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值命不在我不肖亦貴豈可指此與彼為市嗚呼定臣曰德孔脩曰學必聖飭我就兢一不言命可傳其心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

史杜君墓誌銘

君諱顛字勝之曾祖涼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僕射希望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公贈太師某皇考駕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某君幼孤多疾目視昏近先夫人不令就學年十七讀尚書十三篇禮記七篇漢書止賈誼傳下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操筆草闕下獻書裴丞相度書指言時事書成各數千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澁不許可人語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顛中間寥落一千年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舉登第時實相固錄為禮部之二年朝士以進士于賈公不獲有無強毀嘲者賈公曰我祇以杜某獻數百輩足矣始命試秘書正字歷使判官李丞相德裕出為鎮海軍節度使辟君試協律郎為巡官後貶袁州語親善曰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故有此行大和九年夏君客揚州六月授咸陽尉直史館君曰訓註必亂可徐行侯之至汴一兒敗及洛以疾辭東下居揚州龍興寺丞相奇章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

願副知已開成二年春日益唇冬遂表明李為淮南節度使復請為試評事兼監察御史使兄自馮翊迎醫石至曰是狀臍脂下蘇名曰內障如蠟塞管機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抉去無不愈者後二年石曰可治治不効自馮翊別迎醫醫曰嗟乎障有赤麻如木根橫去牢不可斷是法名曰日脚內障生日脚者法不可治君因居淮南樂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聞於天下無不嗟嘆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一聞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大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一男麟師年十歲女曰暑兒始五歲六年二月八日歸葬先塋實萬年縣洪原鄉陵西南二里某今年五十假使更生十年為六十人不夭矣與君別止三千六百日爾況早衰多病敢期六十人乎恐不抑哀以銘吾弟銘曰
古之達人以生為寄為夢以死為歸為竟不知生偶然乎其有哉受乎偶然即泯為大空與不生同其有哉受乎嗚呼勝之今既歸而竟矣其自知矣何為而然乎嗚呼哀哉

唐故瀾陵駱處士墓誌銘

瀾陵駱處士名峻字肅之華州華陰人也嘗建
 中四年二十遊京師值泚亂為其黨源休拘
 委以事處士逸一日夕行二百里拜覲於華陰
 因於度賊終不能東出百里間鄉里不足憂願
 得一見天子於艱危中遂入奉天至漢中屢以
 兵食干執事者後長安李揆光陸叛關中公私
 錢李馬渾兵十餘萬計日餉食有司因請授處
 士岳州瀾陵尉繫職於饋運間後四遷上揚州
 士曹參軍至元和初以毋喪去職哀哭殯死終
 喪因曰汚吾跡二十餘年者食豈衣鮮以有養
 也今可以行吾志也乃於瀾陵東城下得水掘
 以居之相國杜公黃裳在滿津相國張公弘靜
 在并州大梁潭尚書竊在易定滿侍郎孟陽在
 蜀之東川司徒薛公韋在鄭滑皆挈卑詞幣馬
 至門曰處士不能一起助我為治乎皆以疾辭
 長慶初桂府觀察使杜公九兩拜章乞為梧州
 刺史詔因投之衆皆曰今黃家洞賊熾邕容兵
 連敗縮首不出猶鼎鬻爾交趾殺都護復旱亂
 相仍朝廷豈指此三處不以公治之而又置公

為梧州耶處士慘而讓祇以疾辭解說不言其
 他爾後人知其苦不可復動矣田三百畝菓蔬
 占其一梓壘辛甚不受人一錢惠朝之名士多
 造其廬未嘗以栖退超脫之高露於言色温敬
 畏下如勇於仕進者論及當代利病活人緩邊
 之策必盡盡盡吐莫達於在位者至於安危機
 鏡之語默不出口尤不信浮圖學有言者必約
 其條目引六經以窒之曰是乃其徒盜夫子之
 旨而為其辭是安能自為之善圖山水狀鑑者
 比之朱審王維之儔里百家圖說凶吉一束文
 凡三十六年無一日不自得也以會昌元年十
 一月某日卒年七十九以某月日歸葬於華陰
 縣先人之墓處士嘗曰相國劉公晏不急征不
 橫賦承亂云之餘食數十萬兵者二十餘年斯
 過蕭何遠矣每長短校量今古雷人強國之術
 我烈祖司徒岐國公趙國公李公當貞元和
 時儒學術業冠天下每與處士語未嘗不嗟嘆
 其才恨其尚壯不可屈以仕優禮接之嗚呼賢
 哉銘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之作者窮括自斷擊于

伯子至王霸久卧向相趙馬良車煥子夏高
第心中交戰處士之居落青門呼文駟連羈繡
軒交貫危冠自喜蹄首紫後絳言訖擲去一如
不見我齒未衰誰知已知岐公主師見必迎喜
語必移時論兵計食屈指無遺功名富貴不能
釣之諸侯六辟南服一麾笑而不答亦無事非
三百畝田百實繁滋三十六年食具衣完令其
去矣誰知其端嗚呼賢哉

唐故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詮字謹夫河西隴右節度使襄陽公贈司
空之曾孫司徒岐國公贈太師之孫司農少卿
贈給事中之子公以岐公蔭調授揚州參軍同
州馮翊縣丞衛尉寺主簿鄂州江夏縣令復州
司馬年六十某年月日終于漢上別業岐公外
殿內輔凡十四年貴富繁大孫兒二十餘人晨
昏起居同堂環侍公為之親不以進門內家事
條治裁酌至於筐篋細碎悉歸於公稱謹而治
自罷江夏令卜居於漢北泗水上烈日笠首自
督耕夫而一年食足二年衣食兩餘三年而室
屋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具凡十五年起於墜

荒不假人之一毫之助至成富家翁常曰忍耻
入仕不緣妻子衣食者舉世幾人彼忍耻我勞
力等衣食爾顧我何如後授復州司馬半歲棄
去終不復仕以其月日歸葬於長安城南少陵
原司馬村先塋其為從父弟泣涕而書銘曰
公侯之家所業唯官薄官業農墾荒室完入仕
多耻以農力勞等衣食爾勞力者賢歸全故立
慶期孫子

唐故豳府巡官裴君墓誌銘

君諱希頰字某裴氏於百氏中獨標其族曰希
三分之為東西中君東春裴在國朝名位最大
曰冕艱難中定冊立肅宗於靈武而相之繼相
代宗僅十五年國史有傳冕於君為堂伯祖父
王考某終朗州刺史娶宣州寧國令榮陽鄭某
女生四男為首生朗州為蓋屋河西令道朝二
州刺史公廉剛簡強於愛人凡開百姓一毫事
與京兆尹節度使爭論大聲於延府間前如無
人然未嘗以杖貴治家家人有過失則諭之諭
不變者出之為良人終不忍牽繫於市將終鄭
夫人泣請遺令曰吾之履驟為蓋屋時役之今

論十年聽其老死慎不可賣言說而絕君生寢
滌仁父之化温良柔文窮居郭隲就寒餘二十
年未嘗出一言以温不足司農卿裴及為邑府
經略使辟君為從事得南方疾歸大中二年某
月日卒于其家享年若干不娶無子其妻裴氏
實君之私其弟覺泣來請銘銘曰
淑其性生無位死無子孰識其端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秀才盧生名濤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
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富馬生年二十未知古
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
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關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
鎮人敬之呼為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
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如燕趙
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
士人畦屋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
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實
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為先王儒學之道可得
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
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除約母弟雲竊家駿馬

日馳三百里夜控襄國界捨馬步行徑入王屋
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
而處始開孝經論語布得不襪梓草為茹或竟
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開
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
三年來京師舉進士於羣輩中首首然凡曰進
士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為交生嘗曰丈夫一日
得志天子召座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
十城唯我知其甚易爾因言燕趙間山川禹餘
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
利與不利其所來由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
觀開成四年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日於晉州霍
邑縣界晝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
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喪來長安以某年月
日葬於城南某鄉里其所資費皆出於交遊間
曾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韻易州長史父勸鎮州
石邑令某常以生之林節薦生於公卿間聞生
之死哭之因誌其墓

唐故進士龔朝墓誌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廬路由錢塘

樊輅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
樊秀才詩人兼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
及飲酒頗文章程謹雅而和飲罷某南去舟中
聞其詩有山水闊淡之思後四年守吳興因與
進士嚴憚言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士樊輅去
歲來此查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輅者輅命馬
甚速始跨鞍馬驚惶地折左脛旬日卒余始了
然憶錢堉見輅時徐徐尋思如昨日事因知尚
殞于野乃命軍吏徐良改葬于下山南去州城
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輅善亦不知其鄉里源
流故不得記嗚呼胡為而來二鬼驚馬折脛而
死哉大中五年辛未歲五月二日記

樊川文集第九

樊川文集第十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李賀集序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錢者
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
沈公子明書一通曰吾云友李賀元和中義愛
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
所著歌詩雜為四編凡千首數年來東南北
良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闚理藍快
忽得省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
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
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
給養邱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
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某
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為
賀才絕出前譚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為
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叙賀
不諱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
叙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
為賀叙然其甚類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

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錦聯不足為其態也
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
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
為其勇也瓦棺冢鼎不足為其古也晴花美女
不足為其色也虎國侈殿梗莽立權不足為其
恨怨悲愁也鯨吐龍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
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
有感怨刺讎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
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
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
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
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
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
凡十某年京兆杜某為其序

注孫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
有之事也今者擯業聽訟械繫罪人管死于市
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擐其城郭係累其妻
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
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

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
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
敵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無他術也無
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
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
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
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
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
貢訟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地人賢
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
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
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
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
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
有言者世以為虐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
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
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
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辱齊侯服不敢動是
一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

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徵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由來哉某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園二三十里係戮將相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馬聲震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某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

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勦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圖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刺筆不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今者尅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相言指蹤者人也獲免者大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五輩吾不當知

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送薛慶士序

慶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慶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知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及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知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慶士之名自負也誇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慶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曰來子之慶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子辨萬索治滄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慶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繡數某敢用此贖行

送盧秀才赴舉序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乎治身莫若勤謹治友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治天下惡其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况有千人皆以聖人為師眠而食一無其他唯議論是

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無有不公者况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肯懼道不行則不肯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成其名不肯未所喜懼寧不公邪故取之甚易耳盧生春居於饒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之饑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可得百錢尺帛囊而聚之使其僕負之以歸饒之士皆憐之能辭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嘗三舉進士以業巧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復為余留睦七十日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丐矣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佛者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按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為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為無間夾殿宏廓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闍世王殺父王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者昔能求事佛後生為天人况其他罪事佛固

無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為梁國者捨身為僧
奴至國滅餓死不聞悟況下輩固或之為工商
者難良以苦偽內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
之欺奪村閭羸民銖積粒聚以至千富刑法錢
蔡小胥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
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
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為人不取言是此數
者心自知其罪皆捐已奉佛以求救日月積久
曰我罪如是貴富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
以福與吾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唯罪福
耳難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於佛買福賣
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無
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與佛之助一日
獲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為寺與僧不足怪
也屋壁繡紋可矣為金枝扶踈擎千萬佛僧為
具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
不多不珍奇瑰怪為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為
者晉禪主也一銅觀宮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
今天下能如幾音凡幾千銅觀人得不因哉文
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

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
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
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
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
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天
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波三十四治所得留一
寺僧准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
御史總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駟未出關天下
寺至於屋基耕而剝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
并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
為便令者陪拜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
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司
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即位
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又亦可助以為
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
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馬者為定令以徇其
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
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為錢塘錢塘於江
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
囊人者剝削根節斷其脈絡不數月人隨化之

三牋千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鐸銅敗侵不休
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少為數十年計人益安
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遊登樓倚
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
然也佛燬嘗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義
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
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
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目髮勻肉均牙
滑而無遺巧矣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樹如髮
孤帆白鳥點盡上疑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
石殷殷潮聲起於月外東閩兩越宦遊善地也
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
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矣美子烈之盲跡觀南亭
千萬狀吟不辭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為
歌詩次之於後不知幾千百人矣

池州造刻漏記

百刻短長取於口不取於數天下多是也某大
三年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吏環城見
銅壺銀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時嗣曹王皇命廢
士王易簡為之公曰湖南南府亦曹王命廢士所

所為也後二年公移鎮宣城王與士尚存因命
工就京師授其術創置於城府其為重時王與
士年七十常來某家精大演數與雜機巧識地
有泉鑿必湧起韓文公多與之遊大和四年某
自宣城使于京師與士年餘九十精神不衰某
拜于林下言及刻漏因圖授之會昌五年歲次
乙丑夏四月始造于城南門樓京兆杜某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蕭丞相為刺史時樹樓于大廳西北隅上藏九
經書下為刺史便廳事大曆十年乙卯建會昌
四年甲子摧木悉朽壞無一可取者刺史李方
玄具材刺史杜牧命工南北嚮相距五十六尺
東西四十五尺十六柱三百七十六椽上下凡
十二間上有其三焉皆仍舊制以會昌五年五
月畢自初至再凡七十一年丞相諱復實相德
宗皇帝焉京兆杜某記

同州澄城縣戶工倉尉廳壁記

縣之所重其廉秀賢也今之自外諸侯之儒
者曠不能升一人況尉乎次乃戶稅而已史記
河渠書曰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墾鑿井深者

四十餘丈即此地也徵者俗訛爲澄耳其地西此山環之縣境籠其趾沙石相磷歲雨如注他皆溼漚不測微之王適潤苗則大獲天或旬而不雨民則高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復絕絲麻藍菓之饒固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戶高下相羌埽然歲入官賦未嘗期表輟一人因徵其來由者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主如禁司東西軍倉坊龍廐彩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第者上下互來進取挾公爲首緣以一枯十民之晨炊夜春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當其意往往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況其養秩安祿者邪加以御女官多盤冗其間遞相占附比意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角逐縣令固無有爲也非豪吏真工聯紐相姻戚者率解去是以縣賦益逋徵民幸脫此苦者蓋以西有通澗巨壑又牙交吞小山峭徑馳鞍馬張機置者不便於此是以絕跡不到兼之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咸惡之而不家焉民所以安安活輸賦者始由此儻使徵亦中其苦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

家設法禁百官特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墮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壑自爲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險而不特法則劃土者宜乎牆山壑河而自守矣蓋趙之盜復何可多怪乎書其西壘使得言者覽焉

宋州寧陵縣記

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驅兵東下將收江淮寧陵守將劉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報且十倍攻之三月韓晉公以三千強弩涉水夜入寧陵奪矢至希烈帳前希烈曰復益 吳弩寧陵不可取也解圍歸汴後數月希烈賊將程輝以銳兵大敗於淮陽城下希烈且厭棄汴歸蔡後司徒劉公玄佐見昌問曰爾以孤城用一當十凡百日間何以能守昌泣曰以負心賊守之耳昌令啤者曰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隅未嘗內顧梓下斬之軍士有死志故能堅守因伏地流涕司徒劉公亦泣撫昌背曰國家必以富貴爾天奪我淮陽太守薛愿帥之睢陽太守許遠真源縣令張巡等兵守二城其於窮寇事相差埒睢陽陷賊淮陽能守故巡遠名懸而愿

事不傳昌之守寧陵近比之於雅陽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孫武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斯是也大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將仕郎守尚書同勳貧外郎史館修撰杜某題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淮南軍西蔽蒸登壽春有圍練使比蔽齊壁山陽有圍練使節度使為軍三萬五千人居中統制二處一千里二十八城護天下餉道為諸道府軍事最重然倚海墜江淮深津橫商備守堅險自艱難已來未嘗受兵故命節度使皆以道德儒學來罷宰相去登宰相命監軍使皆以賢良勤勞內外有功來自禁軍中尉樞密使去為禁軍中尉樞密使自貞元元和已來大抵多如此今上即位六年命內侍宋公出監淮南諸開府將軍皆以內侍賢良有材不宜使居外上以為內侍自元和已來誅齊誅蔡再伐趙前年誅滄旁擊趙魏且徵師且撫師且詰且諭勤勞危險終日馬上往監青州新附州未嘗安復監滑州遠魏窮狹多津今監淮南是且休之休息亦不久之故內侍至焉監軍四年如始至日簡鈞

寬泰明白清潔怒悉軍吏禮受賓客舉止作動無非典故暇日唯召儒生講書道士治藥而已內侍舊部將校多禁兵子弟京師少俠出入閭里間僂首唯唯受吏約束故上至相國奇章公下至于百姓無不道說內侍稱為賢人此不虛也宜其侍衛六朝聲光富貴某謀為相國奇章公幕府掌書記奉內侍命為廳壁記某再謝不才不足記序內侍曰掌書記為監軍使廳壁記宜也某慙惶而書時大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自撰墓銘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某司徒平章軍校國公贈太師考某駕部員外累贈禮部尚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圍練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皆兼史職出守黃池睦三州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

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舍人某平生
好讀書爲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
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乃曰上窮天
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去歲七
月十日在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
其次曰權詔考功爲小行矣言其終典耳今歲
九月十九日歸夜困亥初就枕寤得被發又醒
而不夢有人朗告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
來言炊將熟斷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
夢書序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
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昂畢於角爲第八宮
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
工揚啼曰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
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
周歲遷舍人木遠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
宜哉復自視其形視泥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
斯壽矣某月某日終于安仁里裏河東襄氏明
州刺史偃之女先某若干時卒長男曰曹師年
十六次曰程楹年十二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
女曰真皆幼以某月日葬于少陵司馬村先塋

銘曰
後魏太尉顯封平安公及子九世皆葬少陵嗟
爾小子亦克厥終安于爾官

樊川文集卷第十

樊川文集第十一

杜牧字牧之

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鐘鎗之謀籌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蕩蕩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弄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傷兵太雜耳徧飭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旣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旣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己功小不勝主人先退至有滅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等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

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輒復敗韓全義於殷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腥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焰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郟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疆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策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只今此軍取大將技與節級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五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其請且勿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拜舞踏希皓迴揮同列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爾後漸蓄奸謀卷義兒三千人日夕啖沫及

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只義兒與之唱
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劍等及長行
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
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
爲之統師一軍無至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
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
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觀天下
無事柄廟算者謀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
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
編戶紛紛諸錄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
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
亂昭義一軍初亦驚嘩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
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已寒四方
全師未頒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隨
項往往諍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
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
史已還叛逆滅云之明効辭語既畢無不懽呼
人衣短褐爭出効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唯昭
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
餘人所殺皆擣下步射擣天飛者賊之精勇無

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
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懿州刺史張汝因
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僂嫌
一軍侵取不已張汝隨王承元出於鎮州又與
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汝既因依承階謀欲殺階
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
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
二千耳其副將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
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汝之故自
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
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
值寶曆多故因以按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
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
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隘多山井可鑿
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室其口
高壁深塹而與之戰忽有駁負勢驚洛師蓋河
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
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
村落隣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及側思一
自雲况臨烟威頸奪可知六十年相讎之丘仗朝爲

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荅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埋井係繫種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濟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禁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三萬餘人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日必覆其巢荷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撻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字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蓋刃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小山乎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晉用發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暉大破苻將慕容評於淶川因遂滅之路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陞城幹韋孝寬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其愚見不言劉稹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兇

生他慮昨者北虜才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堯深遠北虜即日敗亡虜使北虜至今尚存公邊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計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又不能解別生慮難此亦非難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切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伏以太尉持柄在上當轉處中未及五年一齊四海德振法束貪廉儒立有司各敷其事在位莫匪其任雖九官事舜十人佐周校於太尉未可為比伏以江淮賦稅國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劫江賊耳某到任纔九月日尋窮詢訪實知端倪夫劫賊徒上至三松兩船百人五十人下不減三二十人始肯行劫劫殺商賈戾戾不置所劫商人皆得異色財物盡將南渡入山博茶蓋以異色財物不敢貨於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銷受蓋以茶熟之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纈金銀釧入山交易婦人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

問人見不驚是以賊徒得異色財物亦來其間
 便有店肆為其襲奪得茶之後出為平人三二
 十人挾持兵仗凡是鎮戍例皆單弱止可供億
 難若呼召指使而已鎮戍所由皆云賒死易就
 死難縱賊不捉事敗抵法謂之賒死與賊相拒
 立見殺害謂之就死若或人少被捉罪抵止於
 私茶故賊云以茶墜身始能行得信不實是賊明
 凡千萬草盡販私茶亦有已屢徒黨水劫不便
 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陸劫白晝入市殺人
 取財多亦縱火唱掉徐去去年十月十九日劫
 池州青陽縣市凡殺六人內取一人屠割心腹
 仰天祭拜自通已來頻於隣州大有劫殺沉舟
 滅跡者即莫知其數凡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
 室大戶多居其間自十五年來江南江北凡名
 草市劫殺皆備只有三年再劫者無有五年獲
 安者一劫之後州縣糜費所由尋捉烽火四出
 凡是平人多被恐脅求取之外恩辭並行追還
 證驗窮根尋葉狼虎滿路鞋牢充塞四五月後
 炎辭悉濕夫有疾染習多死免之則蹤跡未
 白殺之則賊狀不明一獄之中凡五十人中心

十人悉是此輩至於真賊十人不得一濛毫徐
 泗汴宋州賊多劫江西淮南宣潤等道許蔡申
 光州賊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財物皆是博
 茶北歸本州貨賣循環往來終而後始更有江
 南土人相為表裏較其多少十居其半蓋以倚
 淮介江兵戈之地為郡守者罕得文吏村鄉聚
 落皆有兵仗公然作賊十家九親江淮所由此
 不敢入其間所能捉獲又是松江架船之徒村
 落召榜之類臨時脅去分得消差雄徒聚賭之
 徒盡不能獲為江湖之公害作鄉間之大殘未
 有草薶實可痛恨今若令宣潤洪鄂各一百人
 淮南四百人每船以三十人為率一千二百人
 分為四十船擇少健者為之主將仍於本界江
 岸初立營壁置本判官專判其事揀擇精銳半
 為舟棹晝夜上下分番巡檢明立嚴禁必行賞
 罰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里率一盡絕私載每
 一宗船上一下交送鞫鞫是控鼓之聲千里相
 接私渡盡絕江中有兵安有烏合蟻聚之輩
 敢議攻劫或曰制置太大不假如此答曰今西
 北邊禦未來之憂備向化之戎長傾東南物產

供百萬口況長江五千里來往百萬人口殺不
 辜水滿冤骨至於嬰稚曾不肯留焉伯殺餉童
 子湯征滅之蓋以童子無知而殺之王者不捨
 其罪今長江連海羣盜如麻驟雨絕絃不可尋
 逐無關可閉無要可防今者自出五道兵士不
 要朝廷添兵活江湖賦稅之鄉絕寇盜劫殺之
 本政理之急莫過於斯若此制置凡去三害而
 有三利人不冤死去一害也鄉閭獲安無追逮
 證驗之苦去二害也每擒一私茶賊皆稱買賣
 停泊恣口點染鹽鐵監院追擾平人搜求財貨
 今私茶盡黜去三害也商旅通流萬貨不乏獲
 一利也鄉閭安堵狂行空虛獲二利也擷茶之
 饒盡入公室獲三利也三害盡去三利必滋窮
 根尋源在劫賊耳故江西觀察使裴誼召得賊
 帥陳璠署以軍中職名委以江湖之任陳璠便
 勇分毫不私自後廉察悉皆委任至今陳璠毋
 出彭蠡湖口領徒東下商船百數隨璠行止璠
 去之後惘然相弔安有清朝盛時太尉在位反
 使萬里行旅依一陳璠某詳觀格律勅條百二
 十卷其間制置無不該備至於微細亦或再三

唯有江寇未嘗言及今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奉
 貢走職罔不如法言其功德皆歸大尉敢率愚
 衷上千明慮冀裨億萬之一無任戰汗惶懼之
 至其謹再拜

上門下崔相公書

天生相公輔仁聖天子外齊武事內治文教被
 權衡稱量者不失銖黍受威烈憐恤者刻縮魚
 歲百職宰治中外平一伏惟相公功德無與為
 比往者彭城驕強頑卒數萬聽三齊舊風振天
 下餉道重弓東矢大刀長矛不受指揮自有
 信誓王侍中生於其間稱為健黠奔馬潛出不
 敢迴顧高僕射寬厚聞名能治軍事舉動汗流
 拜于堂下及乎不受李司徒齎食其使者風波
 不迴氣勢已去自淮北渡由洛東下漕輓行役
 出泗上者稚長相賀藩鎮欲生事樹功者橫激
 旁構廟堂謀議不知所出相公殿一家僮馳入
 萬衆無不手垂目瞪露刃弦弓偶語腹非或難
 或伍相公氣鑿其驕文誘其順指示叛臣賊子
 覆滅之蹤鋪陳忠臣義士榮顯之效皇威分滂
 於言下狼心頓革於目前然後剔刮根節銷磨

頑曠日教月化水順雲釋吐飯飽之解衣暖之威驅恩收禮訓法東一年人畏二年人愛三年化成截成一邦俗同三輔當此之時遲迴之間有勇力者一唱而起徵兵數十萬大小且百戰然後傳其靈鉤其垣得其罪人天下固已困矣而天下議者必曰某名將也某善用兵也雖蹶齋上公裂土千里其酬尚薄此必然之說也故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者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是相公手攜暴虎貪狼化為耕牛乘馬退數十萬兵解天下之縛祗於談笑俯仰燕享筆硯之間耳以此拔之斯過古人萬萬遠矣復自持統大相開張教化外制四夷內循百度長育人材興起頽弛心迎志釋固有慈嗟是以天下帖泰蝗死災去饑人復飽流人復安內外遠近率職奉法不聞其他如周有召穆公仲山甫漢有魏相柳吉國朝姚宋二公文事武事居中處外固不是併國家有天下二三百三十餘年威溢兩漢功侔三代今復生相公輔佐仁聖天子天時人事即自

將來福祿昌熾卜之無窮天下孰不幸其甚僻守荒郡亦被陶鈞齒髮甚壯志尚未衰敢不自強冀答天造無任感激悃懇之至某恐懼弄拜

上昭義劉司徒書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滿蹶而不發約在子與孫孫與子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況滯征蒸之弊天下消耗燕蟪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已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關輦上是以前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為尚書守潞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躡筆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將軍止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為大矣今

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耆老劫良民使叛街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賂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涇水東繁太原挑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籌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凌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卧内等子第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以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擇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宣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知是邪不正如是耶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取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潒見義

而止而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皆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脩刑政然後事近有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之詳男子獻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疵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父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來高才苟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寬之符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遠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恩伯通年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睹將軍感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萬世烈大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盡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向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

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歎共悲手足相急陳刺死
帳下死國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
或一日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
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其功論功則曰捨其罪
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
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
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樊川文集第十一

樊川文集第十二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上周相公書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廷用有成維周之積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疏證錄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爲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鈞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爲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鈞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子其城以臨車衝鈞援其城文王親自爲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劑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伐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

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鄣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兇寇徵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異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騎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畫短長得失故因竭天下不能滅檉檉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之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其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雖爲三編輒取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鍾悉苦心即爲至幸伏增惶湯之至某頓首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爲子弟議不可進熱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爲子弟者魚潛鼠循無入仕路其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而令得美任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特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彊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打羅公子公之打羅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

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
及御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
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審武子
御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
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
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
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
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御大夫之裔闔氏生
今尹子文後有闔辛闔巢闔懷闔廔為氏生為
賈孫叔敖賈孫叔敖遷啓疆蓬子纒遂掩襲屈氏生
屈湯屈到屈建行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
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
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
國最為強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
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
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
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
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後有司馬穰直
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
第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

數不知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彼何如也言科
第薄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易梁公玄齡進
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
周邵者亦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
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
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
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華
相濟助長孫太尉楮河南共推武后者後突厥
入塞免胄戰死儀華廢武后召玄義助處俊言
不可以位與武后妻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
強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林額應猛士詔躬衣皮
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
不乏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
漢陽王張公東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駸致
四王手授杜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
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
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杜稷魏
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
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
產古之遺愛廉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宗

言子弟者噫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
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某因剪三郎文章不
覺發憤略言大槩于觸辱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上李中丞書

某入仕十五年間凡四年在京其間則疾乞假
復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往閑戶便經
旬日弔慶參請多亦廢闕至於俯仰進趨隨意
所在希時倚勢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間比之
輩流亦多困躓自顧自念守道不病獨處思省
亦不自悔然分於當路必無知己默然成戚守
日待月冀得一官以足衣食一自拜謁門館似
蒙獎飾敢以惡文連進机案特遇采錄更不因
人許可指教實為師資接過之禮過等詢問之
辭悉纖纖雖三千里僻守小郡上道之日氣色濟
濟不知沉困之在已不知昇騰之在公都門帶酒
笑別親戚斯乃大君子之遇難逢世途之不偶
常事雖為遠宦適足自寬某世業儒學自高
曾至于某身家風不墜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
頗固不能通經于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
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中丞即

歸廊廟宰制在手或因時事召置堂下坐之與
語此時迴顧諸生必期不辱恩獎今者志尚未
泯齒髮猶壯敢希指顧一整肝膽無任感激血
誠之至某恐懼無拜

與人論諫書

某疎愚於情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
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談
筆和墨則其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
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
百輩不可悉數然恣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
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
語迂險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譏妄之說激怒
誣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譏妄之說激怒
之辭以卑凌辱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
愈多諫收獲者收獲愈甚諫治官室者官室愈
崇諫在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
者一鬪是非一夫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
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
乙曰女好食某物慎勿果食之必死乙必曰食
我食之矣汝為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

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近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新解也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如諫之詳書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捨遣張橫與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官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迴語親侍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今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諫之間尚宜旁引曲釋聲靈繹繹使人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

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俾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暗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抃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動吾君而光世德某蒙閣下之厚愛異於異時資閣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之喜僕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蹶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某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復閣下之一蹶抃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其拜拜

與浙西盧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某年二十六由校書郎入沈公幕

府自應舉得官凡半歲間既非生知復未涉人事齒少意銳舉止動作一無所據至於報効施展朋友與遊吏事取捨之道未知東西南北宜所趨向此時郎中六官一顧憐之手攜指畫一誘教丁宜歲悉兩府六年不嫌不怠使其無大過而粗知所以爲守者實由郎中之力也去歲乞假路由漢上負外七官以某嘗獲知於郎中惠然不疑推置於肺肝間其恃郎中之知亦敢自道其志公私謀議各悉所懷一俯一仰如久而深者久欲資郎中負外之爲階級遠于尊重欲望收卹紙筆伸紙以復踰於三四因曰既階級矣步欲升堂與排關而入者事不同日式微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必有仁義與我所以處而不去也進退計付不宜得罪今敢謹寫所爲文十四首編爲一卷繼進於後愛之不倦爲之不已不至於工今以爲獻無任慙惶然特爲進說之端非敢因此求知不勝攀戀惕懼之至某再拜

樊川文集第十二

樊川文集第十三

杜牧字牧之

上宣州崔大夫書

某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漢見其去之杳天沉汪童漫不知其所爲終始也復自開幕府已來辟取當時之名士禮接待過各盡其意後進繫繫以節業自持者無不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今藩鎮之貴土地兵甲生殺與奪在一出口終日矜高與門下後進之士推得失於分寸錄黍間多是其人也獨閣下不自矜高不設臺壘曲垂情意以盡待士之禮然知後進繫繫以節義自持者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此固然也非敢苟佞其辭以取媚也不知閣下俯仰延過之去就幣帛筐篚之多少飲食獻酬之和樂各用何道閑夜永日三五相聚危言峻論知與不知莫不願盡心於閣下壽考福祿視之無窮某雖不肖則亦千百間其一人數也鹿鳴宴羣臣詩曰既飲食之復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吉日詩曰

宣王能慎微接下無不盡心以奉其上焉自古雖尊為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也未有不得多士之盡心而得樹功立業流於歌詩也況於諸侯哉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司馬遷曰自古富貴其名磨滅不可勝紀而言思之令人感動激發當寐而寤在饑而飽伏希閣下濬之益深築之益高緘鑄之益固使天下之人異日捧閣下之德不替今日則為宰相長育人材興起教化國朝房杜姚宋不足過也其也於流輩無所知識承風望光徒有輪心效節之志今謹錄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求知蓋欲導其志無以為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曾投獻筆語亦蒙垂稱於時今十五年矣於頑懷中為之不知矣於其事能不稍工不敢再錄新迷恐煩尊重無任惶懼謹再拜

上池州李使君書

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聖明心正而氣和歸以溫慎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所稟聞畧踈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耶柔利已偷苟諛諂可以進取知之

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已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威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已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實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觀形勢繁絮少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僕之不死已幸况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疆壘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輩流間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官之由勇於為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為不繆私自喜賀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期向二者所以為喜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藝聖人尚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况他人哉僕與足下年未三十為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為天子廷臣不為甚賤不為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為刺

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無兵期軍須道負諍訴之勤足以爲學自強自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爲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所謂後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此才可惜也年四十爲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爲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爲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跡業光于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爲注解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孳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爲師要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爲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殤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已降其有國者成敗廢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揀實空有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短長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玄躡於無蹤算於忽微然後能爲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

爲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謡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爲師耳參之於上古復酌於見聞乃能爲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爲博士耳此乃蓋滯於所見不知通變名爲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和已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論討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於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爲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萬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爲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既受足下之教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於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峻曾臆聞不以怕念是非貯之邪氣不能再侵慎防是晚多食大醉樂飲其他無所道某再拜

投知已書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復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操心不顧世之人是非也柱厲叔事晉敖公昔敖公不知及昔敖公有難柱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蓋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趙襄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才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材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怒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烈之士既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已功也審已之行審已之才皆不出衆人亦不求知於人已或有知之者則葢縮退避唯恐知之深蓋自度無可以爲報效也或有因緣他事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讟言怨色形於妻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唯審已求知也大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修喧而舉之爭爲知已者不啻二十人小生邇來十年江湖間時時以家事一控京師事已即返嘗所謂喧而譽之爲知已者多已顯嘗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

持何說復於知已之前爲進拜之資乎默默縮苟免寒饑爲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閣下旨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錄在門下閣下爲世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譙亭則亦榮矣况欲異日終置之於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遠個儻之知小生自度宜爲何才可以塞閣下之求宜爲何道可以報閣下之德是以自承命已來審已愈切撫心獨驚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待之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才責之以衆人之報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不爲爲不及私亦或能提筆伸紙作詠歌以發盛德止此而已其他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生之所堪任伏恐閣下聽聞之過求取之異敢不特自發明導說其衰一開閣下視聽其他感激發憤懷愧思德臨紙汗發不知所裁某恐懼再拜

荅莊充書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

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
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
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
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關
關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
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
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
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生意氣而後辭句慕
古而尚仁義者苟爲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
者不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
厚意揚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
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
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
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
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
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楊子雲著書
欲取覆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况今
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
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上河陽李尚書書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鑠太行東塞黎陽
左京河南指爲重輕自艱難已來儒生成名立
功者蓋寡於前代是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
術不識大體取其微效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
數伏以尚書有才名德望知經義儒術加以儉
克好立功名今橫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搢紳
之士屈指延頸佇觀政能况聖主擢擢豪俊考
按古今退朝之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關取隴城
緝爲郡縣今親誅虜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爲耕
戰之具西復涼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使不貢
不覲之徒敢自專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
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教訓
揀拔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
使天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
成敗者而不能爲之復使儒生舒展臂臆得以
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服正
在今日某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
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爲歌詩以稱道盛德其
餘息心亦已矣爰下情日增瞻仰德德之切某
恐懼再拜

上鹽鐵裴侍郎書

伏以鹽鐵重務根本在於江淮今諸監院頗不得人皆以權勢干求固難悉議停替其於利病豈無中策其自池州睦州實見其弊蓋以江淮自廢留後已來凡有冤人無處告訴每州皆有土豪百姓情願把鹽每年納利名曰土鹽商如此之流兩稅之外州縣不敢差役自罷江淮留後已來破散將盡以監院多是諂求一年之中追呼無已至有身行不在須得父母妻兒錮身驅將得錢即放不二年內盡恐逃亡今譬於常州百姓有屈身在蘇州歸家未得便可以蘇州下狀論理按訴至如睦州百姓食臨平監鹽其土鹽商被臨平監追呼求取直是睦州刺史亦與作主不得非裹四千里糧直入城役使即須破散奔走更無他圖其間搜求胥徒針抽錄取千計百校唯恐不多除非吞聲別無赴訴今有明長吏在上旁縣百里尚敢公為不法况諸監院皆是以省得之恣為奸欺人無語路况土鹽商皆是州縣大戶言之根本實可痛心比初停罷留後衆皆以為除煩去冗不知其弊及於疲

羸即是所利者至微所害者至大今若蒙侍郎改革前非於南省郎吏中擇一清慎依前使為江淮留後減其胥吏不必一如向前多置人數即自嶺南至於汴宋凡有冤人有可控告奸賊之輩動而有畏數十州土鹽商免至破滅除江淮之太殘為侍郎之陰德以革愚見莫過於斯若問於鹽鐵吏即不欲江淮別有留後若有留後其間百事自能申狀諂呈安得貨財表裏計會分其權力言之可知伏惟備察愚衷不賜罪責某再拜

與汴州從事書

汴州境內最弊最苦是牽船夫大寒虐暑窮人奔走斃路不少其數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縣見縣令李式甚年少有吏才條疏牽夫甚有道理云某嘗縣萬戶已來都置一板簿每年輪檢自差欲有使來先行文帖短期令至不棟貧富職掌一切均同計一年之中一縣人戶不著兩度夫役如有遠戶不能來者即任納錢與於近河雇人對面分付價直不令所由欺隱一縣之內稍似蘇息蓋以承前但有使來即出帖差夫

所由得世富豪者終年閑坐貧下者終日牽船
今即自以板簿在手輪轉差遣雖有黠吏不能
用情其每任刺史應是役夫及竹木瓦磚工巧
之類並自置板簿若要使役即自檢自差不下
文帖付縣若下縣後縣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
里正一鄉只要兩夫車在一鄉徧着赤帖懷中
藏却巡門掠斂一徧貧者即被差來若籍在手
中巡次差遣不由里胥典正無因更能用情以
此知襄邑李式之能可以惠及夫役更有良術
即不敢知以某愚見且可救急因襄邑李生之
績效知先輩思報幕府之深誠不覺亦及拙政
以爲證明豈敢自述今爲治患於差役不平詩
云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此蓋不平之故長
吏不置簿籍一一自檢即奸胥貪冒求取此最
爲甚某恐懼再拜

樊川文集第十三

樊川文集第十四

杜牧字牧之

黃州准赦祭百神文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三日
丁亥皇帝御宣政樓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尊號于皇帝受冊禮畢御
丹鳳樓因大赦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祇有益
於人者可抽常所上賦以備具牧爲刺史實守
黃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准赦書得
祭諸神因爲文稱讚皇帝功德用饗神云黃帝
嗣帝飾天付前壬申年坐統大業慈明寬恩聖
明文武或曰誅殛曰我父母譬彼嬰兒豈不可
恕或曰吹遊花大林深啗嚙跳突千毛萬羽豹
裂鵬擒其樂無伍皇帝曰不匪我不知言豈假
汝未撫四夷未考百度天地宗廟未陳蓋簋如
寐未寤如奔未愈斥退狗馬未可以徇或曰酒
飲順氣完神奠樂工習自祖自父瑤簪繡裾千
萬侍女酌以觥斝助之歌舞富貴四海不樂何
苦皇帝曰不如聞四海蝗蝻田畝或曰亢旱或
曰淫雨稚老孤寡未盡得所聞一有是首不能

率乃拔俊良乃登耆老夕思朝議依規約矩詳刑定法深刻不取標揭典制酌之中古遠師太宗近法憲宗林慄思惟不治是懼四國既平六職攸序黍稷稻粱嘔啞俯僂父子供養嬰兒撫乳萬里齊俗實皇帝力緊眠而食罔知其故皇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猶煠旅五帝坐壇百神立玷疑疑玷疑擗捧爵是醜海外天內戎狄蠻夷可服異貌伏于除外懼喜呼噪迴御丹鳳大赦四海改元會昌滅論有罪絳功嗣德搜剔幽昧寒暑合節風輕雨碎穀溢陳囿畜繁臈大東南西北限岸置紀無有頌禱可不識災害三事大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古不能侔謳歌謠詠安能可稱百工庶人亦有聚謀拜章口呼願上大號神聰天聞欲揚宏休皇帝曰無功不可虛受懇請不已出涕叩頭皇帝不能止曰予慙羞曰因大赦惟新九州不窮不詐不饑不偷有窮有饑實吏之尤予實天吏許之首修約束教誠纖悉丁寧品類細傳各當源流皇帝曰股股朕耳目誠示竭力求暑風雨宜神是酬匪神之力量誰能謀凡爾守土各報爾望剝烹羹載無愛羊牛

天下開命奔走承事牧實遭遇亦忝刺史齋齋惕慄臨谷臨墜視牲咎毛濕爵置慕不委下吏簡羞具潔罔有不備衣冠待曉坐以假寐步及神宇踏足屏氣神實在前敬恭跪起詩不云乎皇上帝伊誰云憎天憎罪人天可指視止殃其身豈可倖熾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塞可及妻子無作水旱以及閭里皇帝仁聖神祇聰明唱和符同相為表裏善治雖遠黃俗雖鄙皇符視之近遠一致洋洋在上實提人紀無負皇帝自作羞愧月惟孟夏日惟辛巳實神降祉神如有言我蒼皇帝寒暑風雨其期必至瘡癘水旱永永永止弭爾為官人勉其爾治其敬再拜流汗霑地

祭城隍神祈雨文

下土之人云實有之石穀豐實寒暑合節天實生之苗房甲而水湮之苗秀好而旱萎之饑即必死天實殺之也天實有人生之孰敢言天之仁殺之孰言天之不仁刺史吏也二歲一交如被管庫敢有其質王如彼傳舍敢治其居室東海孝婦吏冤殺之天實免之殺吏可也東海之

人於婦何辜而三年旱之刺史性愚治或不至
厲其身可也絕其命可也吉福殃惡止當其身
胡為降旱俾彼百姓謹書誠懇本之於天神能
格天為我申聞

第二文

牧為刺史凡十六月未嘗為吏不知吏道黃陵
陸蔡治出武夫僅五十年今行一切後有文吏
未盡剷除伏臘節序牲醴雜須吏僅百輩公取
於民里胥因緣侵竊十倍簡料民費半於公租
刺史知之悉皆除去鄉正村長強為之名豪者
尸之得縱強取三萬戶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
悉除去蠶絲之租兩耗其二銖稅穀之賦斗耗
其一斗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頑者笞而出之
吏良者勉而進之民物吏錢交手為市小大之
獄面盡其詞棄於市者必守定令人戶非多風
俗不雜刺史年少事得躬親痘扶其根矣苗去
其莠矣不侵不蠹生活自如公庭晝日不聞人
聲刺史雖愚亦曰無過縱使有過力短不及怨
亦可也殺亦可也釋老旅窮指苗燃燭將穗秀
矣忍令羣死以絕民命古先聖誓一皆稱天舉

動行止如天在旁以為天道仁即福之惡即殺
之孤窮即憐之無過即遂之今早已久恐無秋
成謹具刺史之所為下人之將絕罪告於神神
其如何

祭水瓜神文

維會昌六年歲次景寅某月某日某官勸告于
木瓜山之神惟神聰明格天能降雲雨郡有災
早必能救之前後刺史祈無不應去歲七月苗
將萎死禱神之際甘雨隨至槁然凶歲化為豐
年仰神之靈感神之德願新祠宇以崇祭祀今
易甲庫變為華敞正位南面廟貌嚴整風雷雲
雨師伯必備侍衛旌戟羅列森然惟神聚靈在
襟貯雨在缶視人如子渴即與之不容凶邪不
降疾疫千萬年間使池之人勸仰不忘伏惟尚
饗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某月日池州刺史杜牧
謹遣軍事押衙王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
祭于亡友李君起居之靈憶昔相遇兩未生鬚
京師象中跡猶甚疎一言道合盡寫有無我於

宣城恭跡賔吏君隨幕府東下繼至復與友人
 故薛子鳳避迨釋顧如相為期放論劇談各持是
 非攻強討深張牙教機怒或絕赫終成笑嬉於
 後七年君拜左史來蜀西川我官補關云愧我
 先拜章請代蓋私我焉我有家事乞假南來循
 出里第君出離杯今弟在席恣為詆諧耳熱騰
 張械駢相狹我歸墜馬一支幾摧君來我坐側
 倚旁限時間酸吟戲口猶開云君我殺以酒相
 加忘我之才及我南去君刺池陽我守黃岡葭
 葦之場唯君書信前後相望辭意纖悉勉我自
 強筆我性情補短裁長一函每發沉憂併忘幸
 會交代公檄若飛江山九月涼風滿衣為別幾
 時多少權悲志業益廣不可窺知長人之術首
 為吏師縱酒十日舞袖傲垂語公之翰且及其
 私許以季女配我長兒莫云稚齒可以指期各
 負少壯輕後會時寓居宣城書札日馳一疾不
 起計來猶疑嗚呼哀哉惟先僕射倫德冠古凡
 二十年四領茅土所至所治日人父母官俸餘
 半委庫不取京師里第蓬茅數畝餘生君曰
 天爵補何聰明才智兮不使施為何付與之多

兮折之何暴天陽地陰高厚相俾上有河漢
 天橫流百刻晝夜平分不鏡皎不陰晦一月
 幾朝二男三女俗率如此三男二女無有其地
 君子小人臯目並列與小人技會無百一於百
 一中以秀奪實凡寡陰陽生於其間陽常不勝
 賢者宜親自古皆然欲復何言撫掖一平拍指一
 哭咫尺不遂涕下相續期於沒齒盡力嗣子鳴
 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周相公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七月辛未朔八日戊寅
 故吏朝議郎知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杜牧
 謹遣軍事押衙司馬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故相國僕射贈司徒周公之靈伏惟相公
 之道備於天下至如牧者受恩叢深爰自稚齒
 即蒙顧許及在官途接望益至會昌之改柄者
 為誰忿忍陰汗多逐良善牧實忝幸亦在遣
 中黃岡大澤殷蓋之場繼來池陽西在豕馬僻
 左五歲遭逢聖明牧拾堯沉誅破罪惡牧於此
 際更遷相廬東下京江南走千里曲屈越嶂如
 入洞穴驚濤觸舟幾至傾沒萬山環合才千餘

家夜有哭烏書有毒霧病無與醫饑不兼食抑
哨偏塞行少則多逐者紛紛歸軫相接唯牧遠
弄其道盜艱相公憐憫極力救授爰及作相首
取西歸授之名曹帖以重職號國太子絳市諱
人死而復生未足為喻旌旆西去拜於都門賢
士大夫無不攀惜皆曰相公事君盡忠保道輕
位大張公室盡閉私門彼由徑者駁尙不進天
下賢彥明知所趣重德壯年衆期再入牧守吳
興繼奉手示但休退不言疾恙計問忽至慟哭
問天嗚呼蒼生未濟庶幾吾相為蒼生慟豈獨私
恩想像音容思惟恩紀期於令嗣可以効死吳
洛相遠踰於二千無因拜極見歸九泉哭送使
者致誠奠進伏惟尚享

祭慶秀才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五月朔二日湖州刺史
杜牧謹遣軍事十將徐良敬致祭于故壘秀才
之靈死者生之極折脛而天復死之極言於前
定莫得而推出於偶然現其冤哉鄉里何在情
肉何人下山之南可以栖寬嗚呼哀哉伏惟尚
饗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御
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
置等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戶贈史部尚書崔公行狀曾祖
恭皇任醴泉縣令祖恭皇任太子中
允贈右散騎常侍父某皇任檢校吏
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州刺史贈太

公諱某字某威儀秀偉神氣深厚即之如鑑望
之如春既冠識者知不容於風塵夫貞元十二
年中第十六年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陝
號觀察使崔公琮願公為賓而不擊之擊辭載
幣使者數返公徐為起之且曰不關上聞攝職
可也受署為觀察巡官後轉京兆府鄠縣尉遷
監察御史待御史刑部員外丁卯國大夫夫人憂
杖而能起人有聞焉外除拜吏部員外郎判南
曹事千人百疾必應進而進公親自扶格骨法
必留及程必照每懸勝舉膺富室權家汗而仰
視不敢出口宿吏遠巡縛手係舌願措一辭不
能得之凡二年遷左司郎中吏部郎中加朝散

大夫旋拜諫議大夫兼知匱使穆宗皇帝春秋
富盛稍以畋遊聲色爲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
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
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已東百城千里昨日
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懼
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
氣直天子爲之動容欽袖慰而謝之遷給事中
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師臣今相國奇章公上
言曰非公不可遂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命
服金紫旋拜中書舍人仍兼舊職侍帝郊天加
銀青光祿大夫高承簡罷鄭滑節度使滑人叩
關乞爲承簡樹政德碑內官進曰翰林故事職
由掌詔學士上曰承簡功臣胤也治吾咽喉地
克有善政罷而請紀入人深矣吾以師臣之辭
且寵異焉居數月魏博節度使史憲誠拜章爲
故帥田季安樹神道碑內官執請亦如前辭上
曰魏北燕越南控成臯天下形勝地也吾以師
臣之辭且慰安焉居數月陳許節度使王洙拜
章之爲亡父樹神道碑內官執請如前辭上曰
許昌天下精兵處也俗忠風厚洙能撫之吾視

如臂吾以師臣之辭而彰其忠孝焉是三者皆
御札命公令刻其辭恩禮親重無與爲比歷歲
願出守本官辭懇而遂禮部缺侍郎上曰公可
也遂以命之二年選士七十餘人大拓後浮華
先材實轉兵部侍郎今上即位四年公亟請於
丞相閣曰願得一方疲人而治之除陝鏡觀察
使兼御史大夫先是陝之官人必月尅俸錢
五千助輸貢于京師者歲至八十萬公曰官人
不能瞻私安能卹民吾不能獨治安可自封即
以常給廉使雜費下至于盪醪膏薪之品十去
其九可得八十萬歲爲代之官人感悅隨治短
長不忍爲數萬國西走陝實其衝復有江淮梁
徐許蔡之戍兵北出朔方上郡回中泝隴間踐
更往來不虛一時民之供億吏須必應生活之
具至于餅佐七匙常碎於四方之手公曰此猶
東炬以焚民也於是節宴賞截浮費凡金漆陶
木絲菜之用悉爲具之可饗數千人民一不知
復有詔旨文稅粟輸太倉者歲數萬斛始欽民
也遠遠近近就積佛寺終輸于河復藉民而載
之民之巨牛大車半頓于路前政咸知計不能

出公曰管仲曰粟行五百里民有饑色斯言粟重物也不可推遷民受其弊況今迂直之計有不超習試五百里乎公乃大索有無親審而計之北臨黃河樹舍四十間穴倉爲槽下注于舟因隙賞直不敗時務自此壯者解勿者手負囊重委舍而去不知有輸他境之民越逸奔走耕耕畢聞願爲陝民政成化行上國下國更口讚頌凡二年改岳得安黃蘄申等州觀察使隴山帶江三十餘城繚繞數千里洞庭百越巴蜀荆漢而會注馬五十餘年北有蔡盜於是安鏢三關郭練萬卒皆儉楚善戰宥有戰風稱爲難治有自往矣公始臨之簡服伍旅脩理械用親之以文齊之以武大創廳事以張威容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武士用命盡得羣盜公曰劫于水者以盡殺爲習雖值童耆而無捨焉比附他盜刑不可等於是一死之內必累加之盜相誅曰公之未去勿觸其境然後黜莽奸冒用法也升陟庶能用公舉也撫獲窮約用公惠也豪商大賈不得輕役不得隱田父子兄弟不得同販於園境之內有餘不足自公而均復建立儒宮置

博士設生徒廩餼必具頑情必遷敬讓之風人知家習八年秋江水漲濫公曰安得長堤而禦之言訖軍士齊民雲鍾雨杵一揮立就令行恩結有如此者千里之內如視堂廡雖僻左下里歲臘男子必以雞黍賀饋女子必以香瑱相問遺富樂歎康有於治古凡五年遷浙西觀察使加禮部尚書公曰三吳者國用半在焉因高爲早因下爲水者六歲夫輕賦兵役不減於民上田沃土多歸豪強苟悅所謂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酷甚於亡秦今其是也於是科民等第籍地沃瘠均其征賦一其徭役經費宴賞約事裁節民有宿逋不可減於上供者必代而輸之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艱難已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不能自奮者多栖於吳土遂立延賓館以待之苟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里閭益知民之疾苦隨以治之纒逾暮歲而吳民復振開成元年十月二十日薨於治所多士相弔曰使公相天子貞觀開元之俗可期而見也豈公不幸實生民之不幸也主上痛悼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

公生得靈和自千名立朝為公卿為侯伯未嘗須史間汲汲牽率欲顯名合朝而仁義忠信明智恭儉儉發益自然相隨不立約結而善人自親不設溝壘而不肖自遠不志於榮達而官位自及公內外闊闕源派清顯按於甲族而復甲焉觀昆仲六人皆至達宦公與伯兄季弟五司禮闈再入吏部自國朝已來未之有也上至公相方伯下及再命一命幕府附陪吏之屬徧滿內外皆公門生公俯首益恭如孤臣客卿惕愴而多畏也自為重鎮苞直金幣之貨不至權門親戚故舊周給衣食畢其婚喪悉出俸錢不以家為在家怡然未嘗訓勉子弟自化皆為名人居室卑庠不設步廊賓至值雨則張蓋躡屐而就于外位初鎮于陝或束挺經月不輟一人至于驛馬令五歲幸全則為代之著為定制曰致一物於必窮之地君子不為其為仁愛而臻於此及遷鎮鄂渚嚴峻刑法至於誅戮未嘗賣一等後一刻或問於公曰陝鄂之政不一俱臻於治何也公曰陝之土瘠民勞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之土沃民馴雜以夷俗非用威刑莫

能致理政貴知變蓋為此也聞者服焉嗚呼公之德行材器直哲人君子沒而不朽者也易名定議為國常典敢書先烈達于執事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唐故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行狀

曾祖某皇任泉州司戶參軍

祖某皇任婺州武義縣主簿贈屯田

貞外郎

父某皇任尚書禮部貞外郎贈太子

少保

公諱某字某明春秋能文攻書未冠知名我烈祖司徒岐公與公先少保友善一見公喜曰沈氏有子吾無恨矣因以馮氏表生女妻之貞元末舉進士時許公孟容為給事中權文公為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於其間者其在禮部畢事文公諱許曰亦有遺恨曰為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此我故人子後數日徑詣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天

人或援致中第是累大人公舉違其孤進故不
敢自達許曰如公者可使我急賢諸公不可使
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門生七十人時人
比公為類子聯中制策科授太子校書鄂縣尉
直史館左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歷
尚書司門員外郎司勳兵部郎中中書舍人命
服朱紫時穆宗皇帝親任學士時事機秘多考
決在內必取其長猶為宰相公密補劾多同列
每欲面陳拜章玄來告公必取規議用為進退
歲久當為其長者凡再公皆逡巡不就上欲面
授之公奏曰學士院長參議大政出為宰相臣
自知必不能為凡宰相之任非能盡知天下物
情苟為之必致敗撓況今百姓甚困燕趙適亂
臣以死不敢當願得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
因出稱疾特降中使劉泰倫起之公稱益篤故
相國李公德裕與公同列友善亦欲公之起辭
說甚切公終不出因詔以本官兼史職出歸綸
閣又處密近思效用於外懇請乘丞相不已由
是出為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凡二歲轉為
人困事繁惡易滋長官人調授少得防寇踈通

蹊徑人情物理無不由盡吏欲為欺於此照驗
之端必明於彼民有未伸於彼開張之路必在
於此置置循環皆極根本尤重刑罰杖十五至
死者每有一犯必具獄斷刑之後徧示幕府史
雖十人有一人以為小未可者必再詳究經實
遊宴約事裁節歲有水旱不可減千常貢者必
為代之江西宣州聯歲水災所貸萬計公喜養
情性自居方伯生殺之任喜怒好惡是四者閉
覆溼然難終歲伺之不見毫髮故黜吏欲欺公
之所向高下其事終不可得每處一事未嘗不
從容盡理故所至之處富庶康理行第一每
去任人吏泣送出境不絕自宣城入為吏部待
郎二年考覆搜舉品第倫比時稱精能宰物之
望屬於僉議公每願用所長復理於外及罷於
位知與不知莫不相弔上悼惜輟朝一日贈史
部尚書公與先少保俱掌國史撰憲宗實錄未
竟出鎮湖南詔以隨之成於理所時論榮之公
出得靈粹沛然而仁自幼及長未嘗須臾間汲
汲牽率欲及於道溫良恭儉明智忠信內積外
溢自然相隨自布衣至於達宦凡所交友皆當

時名公將美所長覆救所不及三十年間無有
 攜聞者公常居中雖有重名每苦於飢寒兩求
 廉鎮時宰許之皆先要公曰欲用某為從事可
 乎公必拒之至有怒者公曰誠如此願息所請
 故二鎮幕府皆取孤進之士未嘗有吏一人因
 權勢入嘗擇邸吏尹倫慧滯闕事案佐皆患之
 因請易之公曰某出京師面誠倫曰止可關事
 不可多事是倫適能如此受不虛矣故二鎮號
 為膏饒凡十年間權勢貴倖之風不及於公耳
 苞苴寶玉之賂亦不至權門雖有怒者亦不敢
 以言議公公然侵公其為守道自得皆如此類
 在家無狀咎呵責家人自化凡弟姪雖絕服
 者入門飲食衣服指使其奴婢無二等親戚故
 舊周給所得皆出俸錢不以家為於京師開化
 里致第價錢三百萬訖二鎮幸滿之及在牀
 之日周身之飾易以任器京師士人雜然言議
 以為非今之有指為異事嗚呼公之德行可以
 稱古君子矣牧分實通家義推先執復以每味
 叨在宸席幼熟發行長奉指教泣涕撰記以備
 遺闕以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卷終

樊川文集第十五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黃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奉某月日粉旨自某官授臣黃州刺
 史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
 某自出身已來任職使府雖有官業不親治人
 及登朝二任皆參臺閣優游無事止奉朝謁今
 者蒙恩擢授刺史專階刑罰施行詔條政之善
 惡唯臣所繫素不更練兼之味愚一自到任憂
 揚不勝動作舉止唯恐罪悔伏以黃州在大江
 之側雲夢澤南古有夷風今盡華俗戶不滿二
 萬稅錢才三萬貫風俗謹朴法令明具久無水
 旱疾疫人業不耗謹奉貢賦不為罪惡臣雖不
 肖亦能守之然臣觀東漢光武明帝稱爲明主
 相繼臨五十年當時以深刻刺舉號爲稱職治
 古之風廢俗吏之課高於此時循吏銜殿任延
 王景魯恭劉寬陳寵之徒上一縣宰獨能不徇
 時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務受人如子廢鞭笞責
 削之文用忠恕撫字之道百里之內勃生古風
 凡違衆背時徇古非今王者公侯尚難其事豈

一縣宰能移其俗比蓋人爲治古之人法爲一時之法治以之教教之即治古之人以一時之法齊之即一時之人正國家自有天下已來二百三十餘年間專用仁恕每後刑罰是以內難外難作者相繼土地甲兵權柄幾令盡非我有然能擒之此實恩澤慈愛入人骨髓俗厚風古不可搖動全自陛下即位已來重罪不殺小過不問普天之下蠻貊之邦有罪難逃一皆存卹聖明廣施廣大慈恕遠解隱厄無不敷戴十四聖之生育張二百四十年之基宇臣於此際爲吏長之敢不遵行國風彰揚至化小大之獄必以情恕孤獨無辜必躬問撫庶使一州之人知上有仁聖天子所遣刺史不爲虛受烝其和風感其歡心庶爲瑞爲祥爲歌爲詠以裨盛業流乎無窮在臣心之則然豈扞術之能及無任感激悃懇血誠之至謹奏

賀平党項表

臣某言伏奉三月二十七日勅党項剪除此邊寧靜華夏同慶道路權呼臣誠慶誠并頓首頓首伏以上天有震耀被戮王者有文討誅夷是以不暫討者不久寧不一勞者不永逸伏以自

古夷狄處中華未有不爲患者春秋時長狄攻魯北戎病齊破衛陵燕侯秦撻晉西漢趙充國納先零於內地東朝馬文泉置當於三輔自後熾大侵亂關中戰爭十年騷擾四海陵遷京邑發掘園陵段熲不生終不能滅後至曹公因匈奴衰弱分爲五部處在汾晉散而居之元海傑然首亂華夏中原喪沒凡數百年國朝貞觀之初突厥破滅太宗感彥博之利口忽文貞之成筭處其降衆置於河南不數十年果發燕趙與師命將輸穀饋財天下駭然始能殄滅是知今古夷狄處在中土未有不爲亂者伏以党羌爲西戎所感舉種來降國家納之置於內地受冠帶兼伏征徭角解既成觚觸是務天官至德之際比燕偏重去羣中原一撤大曆建中之際逆胡餘波巨盜再起党羌因此亦恣猖狂兔伏鳥飛爲戎虜之耳目狼心梟鸞作郊畿之殘賊比以回鶻未殄吐蕃正強且須羈縻未可重振於是邊疆日駭種類歲繁每至勁弓折膠重馬免乳以魁健之質張忿鷙之兇劫饋輟以焚

舟殺輟車而閉道衆虓盤結群犬叫牙倏拔深
 山出沒險徑近在宇下游於勢中艱難已來不
 能剗削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皇天縱
 聖赫日資明威極風霆謀先造化潛運睿筭獨
 决神機算宿禡牙狼星斂角成日濟馬太白物
 眉按瑣而邊事無遺聚米而兵形盡見披其要
 地擒以奇兵獸窮搏人鹿急走臨囊封赤白雜
 沓繼來雉走撤書速近同至蘇辛李燕傳鄭甘
 陳十萬齊呼四面同行軍於枕席之上敗虜
 於險阻之中或以利戈春喉或以長矛拔脅僵
 屍積疊千山之草木飛腥雷霆轟噴萬里之威
 稜大震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此言中國不
 振蠻夷入伐下人號天以告亂也復曰宣王薄
 伐小雅中興是知武功不成文德不洽卑陶無
 道之誡史佚非類之言若不殄除何為家國自
 此兵為農器華作軒車泥紫金於常山沉殘戎
 於青海天覆盡得萬畫無遺統華夏為一家用
 夷狄為四守萬物由道百度皆貞遠超三代之
 風使無一人之獄臣僻左小邦模楸散材空過
 流年徒生聖代尚能為詩見志作歌極情上詠

神功庶垂後代限以守土不獲稱慶無任踴躍
 款懇之至謹奉表陳實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進撰故江西章大夫遺愛碑文表

右臣奉 某月日勅牒令撰故江西觀察使章丹
 遺愛碑文臣官卑人微素無文學思生望外事
 出非常承命震驚以榮為懼伏以洪為州府逾
 於千年言念疲羸常慮水火風俗如此改革無
 因常丹受朝廷分憂為百姓去弊不踐舊跡特
 建宏謀凡三年苦心去千歲大患兼之灌漑種
 蔣豐其衣食湯源潁川之治邵父杜母之恩授
 之於丹未足為比伏惟皇帝陛下陟降廟帝施
 設如神納諫若轉丸去惡如反掌是以兵刑措
 廢年穀豐登而猶念切痲人及於循吏編章丹
 已效之績慰江西去思之心特與彰揚制為碑
 紀是宜使內直學士西掖辭臣振發雅文流傳
 後代至於臣者最為鄙陋明命忽臨半護無路
 俯仰慙懼神魂驚飛臣不敢深引古文廣徵模
 學但首叙元和中興得人之風次述章丹在任
 為治之功事必直書辭無華飾所冀適衡一建

百姓皆觀事事彰明人人曉會但率誠撲不近文章受曲被之恩私如生羽翼報非次之拔擢宜裂肝腸無任感激懇悃血誠之至其碑文本謹隨狀封進以聞謹奏

為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臣某等言伏以收復河湟廓開土宇北絕梓嶺西過榆溪壯中夏起塞之雄奪西戎理弓之地至使強虜不敢觸鋒山鑿七關地闊千里歌程首而息射詠拔杜以勞旋聖德神功超今越古某月日臣某等於延英殿面奉德音陛下以勅定舊疆獲成先志歸功祖考追尊鴻名臣等伏念國家之為治也溢三皇之軌躅奮百代之上下天寶之末天下泰寧特富庶而醉飽無虞稱干戈而兇逆潛作大曆貞元之際河北河南之地朝廷行姑息之政鄰國皆叛亂之臣苟且之令行畫一之法廢月增日長雄唱唯和季歸宗子劉闢書生東據石頭西斷劍閣朝廷所有唯止兩京伏惟憲宗皇帝順上帝之心酌列聖之法爵不踰等卑不失賢親莊正之人去側媚之士然後提挈綱紀震疊雷霆誅夷群兇洒掃四

海百度如律九功可歌天業益張聖統無極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係之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伏惟元和之功實開中興之業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脩先王之大道行天下之達德廣問延諫聚直盡下首雪冤獄常對法官是則慶祥恤刑文王慎罰無以過也開張聰明延納諫諍守職業者無職不舉被言責者無事不言皆獲甄升豈唯假借夫仲尼以三人有我師大禹以愚夫能勝予是仲尼之好問大禹之拜言無以過也是以百姓手足皆安於措置四海風俗益臻於和平尚猶午夜觀書日異聰政下採人病上求天瑞帝典曰聖教日躋湯銘曰日新是陛下之德有以過之仲尼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仰陛下之至理知孔聖之可驗夫西戎強盛自古無之包有引弓之人盡為跨馬之國天下獻力備邊不充四海輸賦養兵不足廣川薦草盡為所有健兵悍馬不可當雖李廣材能充國沉勇但能閉關豈敢交綏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畜磨筭於膏澤之表盡聖謨於造化之先捕虜將軍射聲校尉羽

林突陣之騎酒泉校射之兵親自指蹤同時受命信星效祉靈旌呈祥璧言言而洞開舉魁景暴而自縛解縛削袵投戈委弓擲恒威靈歡呼冠帶破種徙域空漠靜遠指北海而封燕然中西域而立幕府鄭吉之理烏墨班起之鎮他乾大成生人一寬天下昔漢武帝之逐北虜四海耗半故高宗之伐鬼方三年乃克尚書班史稱德赫功今陛下用仁義為干戈以恩信為疆場所求必至有闕必先不遺一矢不煩一刃洗八聖旰食之恨百年土地之差小雅盡興大業無極為而不有驕功先帝禮曰天子有善上讓於天仲尼曰武王周公其建孝乎蓋以善於繼述能光祖考今者陛下謙讓之道符於禮經繼述之孝稱於孔聖臣等待罪宰相日觀昇平謹具太帝追尊順宗皇帝憲宗皇帝謚號如前伏聽勅旨

賀生擒衡州草賊鄧裴表

臣某等言伏見湖南團練使奏生擒衡州草賊鄧裴及徒黨等伏以湖湘早耗百姓飢荒遂有奸兇敢圖曠聚今承擒滅已盡根株臣等誠懼

誠并頓首頓首臣聞三代之英兩漢之盛姦究亂常之類挺災構逆之黨乘間即有遐隙便生伏惟聖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威極風靈德滋雨露正開壽域盡納群生永載千戈將臻富庶逆賊鄧裴輒爾小孽敢因艱食漸誘飢人剝亂鄉間陵蕩郡邑徒堅黨舍事鉅寇宇或據深山或閉官道遂使湖嶺之外人不聊生慎由指揮義徒總齊武士仰憑睿算遠伏皇威不經歲時盡翦豺虺党項已寧於湖北妖黨復殄於巴西今擒鄧裴一清湖嶺用夷狄為四守統華夏為一家言念秋毫無非帝力臣等備位台鼎日奉聖謨無任并舞慶快歡呼踴躍之至

謝賜御札提舉邊將表

伏奉宸翰以邊塞未靜將帥乏才唯務誅求不謀兵食者伏以陛下自即位已來正朝廷而舉典法肥天下而壽群生故能不血刃以收河湟用文詔而降羗寇于戈偃戢遠邇安寧今者尚以戍邊未得高枕深憂將帥不副憂勤或但恣於侵貪或不事其兵食須有戒勵形於詔書此乃周文小心克勤大禹不自滿假比於聖德無

以過焉臣等備位鼎司親奉睿旨銘錄肝鬲專
令防虞無任并躍屏營之至

謝賜新絲表

右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等新絲者伏以蘭
鸞所繫在於纂組言功之大與食爭先陛下仁
德動天雨澤順序柔桑沃若蠶女功勤品比宸
霽榮如委裘前稅不逋於鄉井被覆皆備於華
夷盡荷皇慈同歌帝力臣等備位台席親逢威
時無任踴躍歡并感恩之至

壽昌節宴謝賜音樂狀

右臣某言伏以降誕之辰生靈同慶合鈞天之
廣樂九奏諧和令錫宴於仙祠百辟歡并臣等
幸生聖代獲備台階雖欲殺身豈辭大造無任
感恩踴躍之至

又謝賜茶酒狀

右臣某等言伏以大慶吉辰榮露錫宴鴻恩繼
至王人洋溢旨酒名茶玉食仙果來於御府莫
匪天慈適口忘憂已滿小人之腹殺身粉骨難
酬聖主之恩臣無任感恩并躍之至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除臣某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被奉成命進退夫圖捧詔兢兢街恩
戰慄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書生仕逢聖
代掌綸言於西掖作藩守於名邦自顧才能已
是踰越陛下獎過不次拔擢過分春闈典貢地
官掌財咸無政能粗免德闕及擢為等推累受
寵榮雖竭盡疲瘁欲禪萬一而才智疎拙不效
涓塵夫宰相之任前賢有言如涉川有舟如幽
室有燭代天理物為人具瞻豈伊小臣而膺大
任今朝廷髦俊並作名德森然或多歷庶官或
皆有功賞或四方屏翰已著勳勞舉而用之無
不可者如臣凡淺豈宜委任伏乞俯迴天鑑更
擇時賢必能丹青帝國金玉王度使微臣無尸
祿之誚聖主有得賢之名非唯微臣獲安實亦
天下幸甚無任惓惓血誠之至

又代謝賜批荅表

臣某言臣伏奉今日批荅令臣宜斷來表不
許牢讓者仰承鴻澤晚奉芝綬戰越失圖啓處
無地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昨奉詔書付
以魁柄自顧斗筭之器樸樵之才乘恩寵時竊

棟梁任只合效秦漢堅卧孔霸懇辭尚猶拜謝
天顏進見卿士榮忝既積憂惶實深是以拜章
上陳懇辭自叙異迴聖鑑更擇時賢意睿旨
重臨諭言再下不令徇志且遣守官大君之成
命已行微臣之丹懇不遂蓋當戮力盡瘁粉骨
捐軀知無不為死守避羞蒼君親生成之德
用辭乾坤覆育之恩無任感激激血誠懇慙慙越
之至

又謝賜告身鞍馬狀

右中使其奉宜聖旨賜臣告身一通馬一疋并
鞍轡臣生逢聖代竊位巖廊奉告今之詔書丹
霄之雨露猶然錫代勞之駿馬內棧之風雲尚
隨寶輶煥然論之言逸足騁拳奇之德煥光燭
火何禪日月之明弱質孤根但荷乾坤之德殺
身字報撫已知慙無任感恩抃躍懇悃之至

論閣內延英奏對書時政記狀

右舊例宰臣每於閣內及延英奏論政事及退
歸中書知印宰臣畫書其日德音及宰臣奏事
送付史館名時政記史官憑此編入簡策伏以
敷陳時政承奉聖旨事非一端時移數刻退朝

循省執筆議論但記出已之辭或恐同列之對
若獻替之說或闕則史冊之書不詳臣今商榷
閣內奏事及延英對迴陛下所降德音宰臣所
奏公事人自為記共成一篇既得精詳必無遺
漏付與史氏便得直書伏乞天恩示為常式

謝許受江西送絲綃等狀

右今月十八日中使其至奉宜聖旨令臣領江
西觀察使紇千索所寄撰章并遺愛碑文人專
絲綃三百疋者恩隨幸至榮典利并林羅敷慙
罔知所措伏惟皇帝陛下皇天誕聖赫日資明
大獎功勞不計存沒舉車舟江西之績時令微
臣撰碑函緘之恩豈懸羊枯黃綸之妙實愧茶
豔今者更蒙恩私廣受絲帛捧戴兢惕無地容
身不勝感恩慙慙之至

內宴請上壽酒

具官臣某等言伏惟聖勗文思和武光孝皇帝
陛下天覆地容堯仁舜孝四海波靜三春物華
故於彤庭大開錫宴竊以三事大僚百司庶府
願持玉卮上千萬壽未敢專擅伏俟德音輕瀆
宸嚴無任戰越之至

宴畢殿前謝辭

具官臣某等言。邇日正麗廣場，洞開張仙樂者三千餘人。列正著者二十六豆，酒傾瓊壺，食置雕盤。列主組以成行的金罍，以為勞屬。展而止飽，德以歸既。醉太平之風，共樂仁壽之域。千年一遇，百辟同歡。臣等備位台司，親逢聖日，歡呼抃躍，不能自勝。

謝賜物狀

具官臣某等言。叨陪錫宴，竊觀鈞天百品，並陳三酒。皆具飲臣所志，已極滿盈。豈意鴻澤重霑，錫奏殊等。朱綠玄黃之繒，綵精金文錦之珍奇。捧戴自天，啓處無地。不勝抃躍感恩之至。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前件官執德以進，嚮道而行。謁有今名，備歷清貫。掌綸言於西掖，才稱發揮。參密命於內庭，衆推忠慎。自弭紹近侍，主鑰東門。聲實益重，於播紳磨涅。始彰其堅白，伏以南省實天下根本。兩丞為百司管轄，苟非其選，必致敗官。今若以臣所任，迴授劾復，庶能肅清臺閣，提舉紀綱。既曰陟明，實不虛受。伏乞天恩，允臣所請。

代人舉蔣係

伏准某年月日勅，內外文武常參官上後三日，宜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仁義兼備，文學早著，揚歷臺閣，宣昭令名。嘗為諫官，無所避忌。及領藩鎮，實意嚴厲，頃者不附權臣，例遣左官。今逢明代，猶典小州。伏以封還詔書，駁正時事。職業實重，選擇宜精。今若以臣，此官題與蔣係，既不虛受，實為陟明。伏乞聖慈，允臣所請。謹狀。

樊川文集第十五

樂川文集第十六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略

其落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輔威德上顯和澤
 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
 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
 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
 暢揚若不足競競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
 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迴鶻種落人
 素非多校於突厥絕為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邊
 來漠南為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髮曠野之
 騎凋耗已無漣酪皮毳之資飢寒皆盡寄命雜
 種廣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
 計不出二者時去時來徧翔不決必有所在西
 戎已得要約同其氣勢同為侵擾此其一也心
 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薦草曠日廣川牧
 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
 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
 大寒凍墜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奸僭之心今者
 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代

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
 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畜肥草壯力
 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
 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
 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
 威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
 來火攻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瞻南
 來寇抄今出其屢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
 駭星分向塵奔走壯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
 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
 滅太武帝從之及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
 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
 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
 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
 虜遂散亂帝命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應
 深入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
 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
 矣帝深恨之以其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
 酒泉教射之兵整飾誠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
 涿邪之遠近十不一校蠕蠕地曠之強弱猶

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既冠於掌服之中輒輻懸旄湯沃現雲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戎行之已久虜爲長然出其意外實爲上策議者或云北取燕憂今討迴鶻伏以燕憂起於別種超爲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勅敵況示之以弱必爲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產玄玉於常山子遺人於河壠顧茲疲虜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大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璞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武帝之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攀戀惶懼汗慄之至謹啓

賀中書門下平僭啓

某啓伏以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復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戰國時張儀以爲天下之脊建中日

田悅名曰腹中之眼帶甲十萬籍土五州太行夷儀爲其高關健馬強弓爲其羽翼自逆黨專有僅及一世頗開教育實曰精強昨者凶堅專地之請初陳聖主整旅之詔將下中外遠邇皆疑難攻蜂蟻蟪蛄亦自負伏惟相公上符神幽潛運廟謨伏宗社威靈駢風雲雷電掌上必取穀中難逃幾逾周星果臬逆首周公東征之捷至三年憲皇淮夷之師尅聞四歲校虜寇之強弱曾不等倫考攻取之敗亡何至容易若非睿筭英略借筋深謀比之前修一何遠出自此鞭笞反側灑掃河湟大開明堂再振儒校窮天盡地皆爲壽域之人赤子秀肩共老止戈之代某謬分符竹實由思知慶快懼并之誠倍百常品不宣謹啓

上白相公啓

某啓伏惟相公上佐聖主獨專魁柄封殖良善脩整紀綱練澤臣謹百職考功績覈名實大張公室盡閉私門威德大功直筆實光於簡策清節細行祝史不愧於神明天下望之爲準繩朝廷倚之爲依據畢公克勤小物周公煥發大猷

邴吉陋案吏於公庭表安不細人於聖代衛將軍有長揖之客張子孺無謝恩之人吉甫率由舊章魏相能明故事房杜不以求備取人不已長格物號梁公先有司備善法下位各得言其志百司各得盡其才求於古人之賢皆集相公之德如以尺量刀解粉布墨畫小大銖參九角尖缺各盡其分皆當其任是以庶人不議鄉校無言天下欣欣若更生者自此黃髮之老持哺之子不見兵戈不離抱撫清廟之祭四夷來助蒼生之願百志皆成願願方方實感斯望其速守僻左無因起居但採風謠亦能歌詠無任攀戀激切之至謹啓

上周相公啓

某啓伏奉三月八日勅除尚書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承命榮懷存處無地伏以聖主順上帝之則率四海以仁神化風行家至目見言先哲王之德也有求必至有開必先是以傳昌得於漢卜申甫降於山嶽伏惟相公侍主乃用為時而生當考室構厦之時膺篤純剛墨之任濟傑俊選賢良調陰陽撰紀律類能而使度材受官

常切如家之憂每懷捷市之耻是以朝廷禮樂天下清明人不凋傷神不恚恨萬物由道百度皆貞雖周獲仁人商得元哲夢卜降穢之得宜能逾焉其棧楛之才董利之賦遭逢盛業三帶郡符自審事冥實以逾忝伏以睦州治所在萬山之中終日昏氛侵染衰病自量忝官已過不敢率然請告唯念滿歲得保生還不意相公拔自汚泥昇於霄漢却收斥錮令厠班行仍授名曹帖以重職當受寢饋神魂飛揚撫已自驚喜過成泣藥肉白骨香返遊魂言於重恩無以過此雖買臣懷絃郡耶蕭育召拜扶風揚僕三組垂青蘇秦六印在手校於榮忝無以為喻言念微生難辭殊造伏以相公自數載已來朝廷為老四海俊賢皆因摯維畫在門館毗輔聖主讓為元勳自有明神以相百禄固唯賤末報效無門感激血誠涕淚迸溢無任攀戀懇款之至謹啓

上鄭相公狀

某啓伏以相公自專魁柄一闡大猷鎮撫四夷訓導百吏無不信順皆有程品猶尚不遺微賤

特降慰諭重疊滿幅榮耀闔門殊戴生光落落
無地聞於白屋之輩皆願殺身詢於黃帝之徒
以爲異事歎示天下長育人材魚頭鴻冥之潛
丘中場上之隱者可以結轡隨指效用盡心接
地際天日出月入盡得臣妾無不謳歌蒼生願
願實有所望其一門骨肉皆受恩知救命之誠
滙血自誓無任攀戀感激懇悃之至謹狀

上淮南李相公狀

某啓伏以近日當州人吏往來及諸道賓客行
過皆傳相公以淮海之地災旱累年仁憫之心
憂念深切廣求人瘼大革土風郵卷疲羸抑挫
豪猾備職者思勸其已業官者得用其能鏗寡
孤悍飛沉動植仁煦必及惠愛無遺吏不敢欺
法能必束上行下效家至戶到閭里安泰史冊
未聞竊以聖上倚注既深相公勳業愈重况茲
異政即達宸聰伏料窮邊絕塞將議息兵宣室
明庭必思舊德重秉鈞軸固在旬時某忝跡門
牆不勝抃躍攀望空載下情無任懇結之至謹
狀

上吏部高尚書狀

某啓人惟撲檄材實朽下三守辭左七換星霜
拘繫莫伸抑鬱誰訴每遇時移節換家遠身孤
形影自傷向隅獨立將欲漁釣一壑栖遲一丘
無易仕之田園有仰食之骨肉當道每歎末路
難循進退唯艱憤排無告今者大君繼統賢相
秉鈞道墜必舉髦雋並作伏惟尚書秩高天爵
德冠人倫爲縉紳之紀綱作朝廷之標表凡遊
門館莫非雋賢至於小人家爲凡器頃者幸以
屬郡祇事廉車奉約束而雖嚴濬昏蒙而無術
實多德闕每賴恩容敢望尊嚴特自褒舉手示
迷降羈魂震驚威傲彷徨涕淚迸落便無跛倚
如生羽翰全志見循怒欲鳥舉雖闕下一召歲
中四遷校其光榮不能踰越禮曰君子愛其死
有以待也養其身有以爲也是小人志生殺身
之地剝腸奉首之報今得之矣復何求焉江山
絕域登臨已秋猿吟鳥息草衰木墜黎侯寓衛
有式微之詩趙王遷房劄山水之詠流落多感
今古同塵迴望門墻涕戀唯積起居未由無任
血誠懇悃之至謹狀

上刑部崔尚書狀

某啓某比於疏章一不及人至於讀書爲文日
書多忘爲文格卑十年爲幕府吏每促束於簿
書宴遊間刺史七年病弟孀妹百口之家經營
衣食復有一州賦訟私以貧苦焦慮公以愚恐
敗悔仍有嗜酒多睡廁於其間是數者相遭於
多忘格卑之中書不得日讀文不得專心百不
逮人所尚業復不能尺寸銖兩自強自進乃庸
人輩也復何言哉今者欲求爲費於大君子門
下尚可以爲文而爲其禮詩所謂有覲面目視
人罔極者也謹敢繕寫所爲文凡二十首伏地
汗漉不知所云謹狀

上安州崔相公啓

某啓某比於疏章一不及人至於讀書爲文日
夜不倦凡諸所爲亦未有以過人至於會昌三
年八月中所獻相公長啓鋪陳功業稱校短長
指於史記兩漢之間讀於文士才人之口與二
子並無愧容伏恐機務紛繁不暇省覽今者竊
敢再錄啓本重干尊嚴付於史官而不誣懸於
後代而不低其於取重豈在小人復敢列錄所
爲新舊文兩卷凡一十九首上陳視聽一希鑄

珠重疊過越惶懼伏深伏惟照察謹啓

薦韓又啓

昨日所啓言韓拾遺事非與韓求衣食救饑寒
也御史亦豈爲救饑寒之官乎中丞必曰太梁
奏取韓以饑寒何不去夫幕吏乃古之陪臣以
人馬北面雖布衣無耻之士亦宜訪其樂與不
樂況有道之君子乎韓以絃寓洛中非不樂梁
也不甘不告之請耳韓及第後歸越中佐沈公
江西宣城府罷唐扶中丞辟於閩中罷府歸路
由建州妻與元晦同高祖扶惡晦爲人不省之
及晦得越乃棄產避之居常州殷儂者仰韓之
道自閩寄百緡遺之及門不開書緡而斥去之
某比兩府同院但見其廉慎高潔亦未知其道
大和八年自淮南有事至越見韓君於鏡上三
畝宅兩頃田樹蔬釣魚唯召名僧爲侶餘力究
易嬉嬉然無日不自得也未嘗及身名出處之
語未嘗入公府造請與幕吏宴遊因此不爲搢
紳相所見禮蕭高二連帥即日造其廬詢以政
事稱先人梓材有文學高名沒於越之府幕故
不願復爲越賓及高至許下厚禮辟之其爲人

也貞潔考茂非其人，不與遊，非其食，不敢食。蕭舍人考功崔負外是趨於韓交者，其復趨於蕭崔二君子者，即韓之去，其其間不啻容數十人矣。亦安得知其賢而言之，復不借乎伏恐中丞謂韓求官以衣食于交朋者，中丞初在憲府，固宜慎選御史，御史固非救備案之官，某久承恩，知但欲薦賢於盛時，雖至淺陋亦知不可以交。友備案求清秩以干大君子者，伏慮未審，誠恐故此具陳本末，伏惟照察謹啓。

上知已文章格

某格某少，好為文章，伏以待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為視聽之污，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歌詠紀叙之，故作燕將錄，往年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來，始卒伍備役，輩多獲兵為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于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呂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

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自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東於政理，簿書間未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木樹，當以未報筆硯，聞齒髮甚壯，聞兼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為拜謁之先，或希一獎，今者所獻，但有輕黷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少假誅責，生死幸甚，謹啓。

獻詩啓

某格某苦心為詩，本末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百俗，不今不古，慶於中間，既無其才，徒有其奇，篇成在紙，多自焚之，今謹錄一百五十篇，編為一軸，封留獻上，握風捕影，錄木錄冰，敢求恩知，但希銷琢，冒黷尊重，下情無任惶懼，謹啓。

薦王寧啓

前滑南縣令王寧，前件官實有文才，稱於眾口，年少強力，一也，遇事必能裁割，二也，既蓋智能，無頭角誇誕，三也，廉直可保，四也，慶於驕將，內臣之間，必能和同，五也，今者邊將生事，難虜起戎，不憂兵甲，唯在饋運，某過承恩獎，敢取薦才，伏惟取捨之間，特賜察謹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啓

某啓人有愛其者言於某曰吏部員外郎例不爲郡子不可求假使已求慎勿堅懇至于再三答曰某雖不學按六典今式及諸故事多無此例國史復無賢相名卿懸之以爲格言此乃至於進趨之徒自爲其說若以言例貞元初故相國盧公適由吏部員外郎出爲滁州近者澶王傳李絳爲鹽鐵使江淮留後登曰無何人曰盧事太悉李爲權用此不足徵某曰不知今者視之古事在書取爲今證遠自三代兩漢近至隋氏國初尚可援引况前十五年名相故事反不足爲例乎况盧公適止以骨肉寒賤來守滌陽非如某以親弟廢瘠寒餓仍之是盧公有一某有二與盧公所切徒爲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今刺史古之南面諸侯行天子教化刑罰者江淮鹽鐵留後未利小臣校量輕重與刺史相懸求利臣乃可吏部員外郎爲之十萬戶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員外郎不可爲其刺史即是本末重輕顛倒乖戾莫過於此某弟顯世胄子孫二十六一舉進士及第嘗爲上斐相公

書首壯溫潤詞理傑逸賈生司馬遷能爲之非班固劉向董壹之詞流於後輩人皆藏之朱崖李太尉迫以世舊取爲浙西團練使巡官李太尉責職多過凡有毫髮頗必踞而言之後請袁州於蒼惶中言於親吏曹居實曰如杜巡官愛我之言若門下人盡能出之吾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觀客居淮南牛公欲辟爲吏頭謝曰苟矣爲李膺御以此顯名今受命爲幕府下執事對李膺夫然李公因論遠地未願仕宦牛公嘆美之聰明尚傑非尋常人也某自省事已來未聞有後進名士表明廢棄窮居海上如顯比者今有一兄仰以爲命復不得一郡以飽其衣食蓋其嘗藥非今日海內無也言於坊傳聞亦未有也自古喜莫若韞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言無其若中包胥求救於秦七日七夜哭聲不絕其今懸如包胥但未哭爾若蒙恩獨持遂血懸其喜也不下魏太子詞語煩碎煩于尊重足及軒闈神驚汗流不勝憂恐懇悃之至謹啓

第二啓

某啓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末某有屋

三十間去元和未酬償息錢爲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呵制有一豎戀戀憫嘆挈百卷書隨而養之奔走困苦無所容歸死延福私廟支柱歎壤而處之長兄以驪遊丐于親舊某與弟顓食野蒿蘆寒無夜燭然所記者凡三周歲遭遇知已各及第得官文宗皇帝改號初年某爲御史分察東都顓爲鎮海軍幕府吏至二年間顓疾眼暗無所親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劔南少尹姜沔襄明親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某迎石生至洛告滿百日與王生俱東下見病弟于揚州禪智寺石曰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曰障法以針旁入白睛穴上斜撥去之如蠟塞管蠟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後一周歲脂當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自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憂其年秋末某載病弟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某至三年冬某除補闕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矣視童子中脂色玉白果符初言堂兄僮守溝

陽淚流不遠刺史之力也復可以飽石生所欲今其盡心此即家也京中無一畝田豈可同歸遂如潯陽四年二月某於潯陽北渡赴官與弟顓決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復無罪其疾也豈遂痼乎然有石生慎無自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九月再施針俱不效五年冬某爲膳部員外郎乞假往潯陽取顓西歸顓曰歸不可議俟兄槌所之而隨之會昌元年四月兄槌自江守漸某與顓同舟至蕪其年七月却歸京師明年七月出守黃州在京時詰今號州使君問度使君眼狀度云同州有二眼醫石公集是一也復有周師達者即石之姑子所得當同周老石少有術甚妙似石不及其常病內障愈于周手豈少老間工拙有異其至黃州以重幣卑詞致周至斷周見弟眼曰嗟乎眼有赤脉凡內障脂凝有赤脉綴之者針撥不能去赤脉赤脉不除針不可施除赤脉必有良藥某未知之是石生業淺不達此理矣再施針周而去時西川相國兄始鎮揚州弟兄謀曰揚州大郡爲天下通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間今去倘有勢下

可為久安之計。曩有所遇，其年秋顛，遂東下。因家揚州，與顛一相見，別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復有再生意。住三十日，而西臨岐輿，決曰：此行也，必祈大郡東來，謀汝醫藥，衣食庶幾，如志近聞。九疑山南有隱士，慕母私者，人言異人能愈異疾。忠州豐都縣有仙都觀，後漢時仙人陰長生於此。白曰：昇天今聞道士，藝法義年逾八十，精嚴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負累，今世還以痼疾者，奏章於上帝，能為解之。刺史之力二人，或可致。是以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獻長啟乞守錢。瘡蓋以私懇，有素非敢率，然言念病弟，喪明坐廢十五年矣。但能識某聲音，不復知其髮已半白，顏面衰敗，是其今生可以見顛，而顛不能復見某矣。此天也，無可奈何。某能見顛，而不得去。此豈天乎？而懸在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能上動相公相公恩，憫終不下及小人。是日月下親兄弟，然無相見期。況去歲淮南小旱，衣食益困，目無所親，復困於衣食，即海內言窮苦人，無如顛者。今敢以情事再書，懇迫上干，尊重伏料，仁旨必為憫惻。然某早衰多病，今春耳聾，積四

十日四月復落一牙耳聾牙落年七八十人將謝之候也。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將謝之候，蓋人生受氣堅強脆弱品第各異也。堅強者七八十而衰脆弱者四五十而衰，其不同也亦異。草木中蒲柳松柏同也，某今生四十八矣，自今年來非唯耳聾牙落兼以意氣錯寬，在群衆權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墟，悵望寂然，不能自解此無他也。氣衰而志散，真老人態也。自省人事已來，見親舊交遊年未五十尚壯健而死者衆矣。況某早衰，敢望六七十而後死乎？聞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士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弟無所不足，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可遂此心，伏惟仁憫念病弟，望其東來之心，察其欲見病弟之志，一加哀憐，特遂血懇披肝，瞻重此告，許當盛夏時，敢以私事及政事，堂下干丞相治其罪可也。伏紙流涕，俯俟嚴命，不勝憂惶激切之至。謹啓。

第三啓

某啓某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書微懇列在

長啓于黷尊重乞守錢塘以便家事自懷精誠不能上動相公不遂於便依以病弟孀妹因緣事故寓居淮南京中無業今者不復西歸遂於淮南客疾病孤之家假使旁有強近救接庇借歲供衣月供食日問其所欠闕尚猶感戚多感無樂生意况乎爲客於大藩喧囂雜沓之中無俸祿之氣勢食不繼月用不給日閉門於荒僻之地取容於里胥遊徼之輩部曲臧獲可以氣凌風侵又不能制止所可仰以爲命者在三千里外一節吏爾復有衣食生之所須悉多欠闕欲其安活而無歡吐悲恨不可得也去歲伏蒙恩念出於私曲語今青州鄭常侍云更與一官必任東去某承受仁旨不敢不重以錢塘更塵視聽今自敷曹擢爲廢置在某更授一官已奈過矣在相公必任東去之言鏘然在耳近者累得書告以羈旅困乏聞於他人可爲酸鼻况於某心豈易排遣今年七月湖州月滿敢輒重書血誠再干尊重伏希憐憫特賜比擬某伏念骨肉悉皆早喪多病常不敢以壽考自期今更得錢三百萬貧弟妹衣食之地假使身死死亦

無恨湖州三考可遂此心湖州名郡也私誠難遂也不遇知已豈得知志歷血披肝伏紙透淡伏希殊造或賜濟活下情無任懇悃惶懼之至謹啓

上宰相求杭州卷

某啟某於京中唯安仁舊第三十間支屋而已長兄愷罷三原縣令闕居京城第頓一舉進士及第有文章時名不幸得病疾坐廢十三年矣今與李氏孀妹寓居淮南並仰某微官以爲養命其前任刺史七年給弟妹衣食有餘謙及長兄亦救不足是某一身作刺史一家骨肉四處安活自去年八月時蒙安撫授以名曹郎官史氏重職七年棄逐再復官榮歸還故里重見親戚言於鄙誠已滿素志自去年十二月至京以舊第無屋與長兄異居今秋已來弟妹頻以寒餒來告其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爲朱馬編作由袍其於妻兒固宜窮餓是作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忝爲京官則一家骨肉四處皆困謀於知友曰杭州大郡今月滿可求欲干告吾相次活家命以爲如何皆曰子七年三郡今始歸

復相國知子必欲次第叙用子今復求刺史得
不生相國疑怪乎某答曰是何言與其唯恃吾
相之知始敢干求今天下以江淮爲國命杭州
戶十萬稅錢五十萬刺史之選可以殺生而有
厚祿朝廷多用名曹正郎有名望而老於爲政
者而爲之某今官爲外郎是官位未至也前三
任刺史無異政聞於吾相是爲政無取也今若
得遂所求非唯超顯兼治私家某若不恃吾相
之知而求之是狂躁妄庸人也墜井者求出救
熱者願濯古人以此二者譬喻所切也某今所
切是墜於絕壑而衣相于樹杪覆在鼎中下有
熱火而水將沸與古所喻則復過之輒敢具疏
血誠上千尊重冀垂恩憐或賜揆採擢僕丹懇
不勝惶懼懇惓之至謹啓

爲堂兄樞求澧州啓

某啟庫部家兄昨者特蒙發授却忝班行實以
聽聞稍難不敢更求榮進今在郢州汨口草市
絕俸已是累年孩外生及姪女堪嫁者三人仰
食待衣者不啻百口脫粟蒿藿才及一簣伏蒙
仁恩頻賜顧問必許揆揆授以澤陽活於闔門

無不感涕伏以相公上佐聖王蔚爲元勳恩隨
風翔德與氣游唯一物之微四海之大鑄造所
及罔不得宜伏念津部家兄承一顧之恩二紀
不替伏恐機務繁重不特記憶心迫情切輒敢
重干尊嚴戰汗憂惶伏地待罪謹啓

樊川文集第十六

樊川文集第十七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高元裕除吏部尚書制

初昔有虞氏實德尚齒言於四代其道家優令
吾州老富有遺德以大冢宰表率群寮賴子政
專得外舍議前山南東道節度管内觀察處置
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使持節襄州諸
軍事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高元裕始以御史諫官在長
慶寶曆之際巨擘時病磨切貴近罔有顧慮知
無不為復以諫議舍人在大和末詞惟凶魁坐
以左宦繼為中丞京兆公卿藩服朕始在位微
歸朝廷奚自尚書裂分茅土為政以德行已惟
仁信而履之服而樂之餘三十年道益昭著夫
中外之任迭有重輕今者于戈歲歲戎狄信順
將欲詳考典禮開張教化使吾丞相已降有所
咨稟非爾元裕其誰膺之至於官業豈勞倚任
祗贖出納無忘教戒可守吏部尚書散官敕封
如故

崔琰除刑部尚書蘇滌除左丞崔瑛除

樊川文集 卷十七

兵部侍郎等制

勅喉舌百官之本綱轄天下之要戎政國之大
事三人為衆一舉得之唯君知臣子不敢議正
議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琰德
可標準言成文章揚歷中外道益光顯左省駁
議不畏強禦分憂俠服尹茲東郊政既安人化
能被俗權任漢鑿旋職牢籠材皆適宜官無過
事分鎮股肱之郡遂成功實之臣陟處綱曹副
以中憲每師遠蹕常慕史魚抨彈之勇正當特
病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
侍郎知制誥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蘇恭
行冠人倫爵高天秩仁義禮樂之是務克代念
欲之不行翺翔禁闈出入調議汲黯為郡嘗聞
即理下惠去國皆以直道洎宣室思賢甘泉召
雄造膝盡忠代言稽古近以微恙懇請自便君
子之道進退可觀正議大夫前權知尚書戶部
侍郎上柱國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
金魚袋崔瑛上知自得不用難名既擅高文兼
通撰學堂言論關典貢春闈詞同三代之風士
擬一時之秀振舉職業昭宣令名詩曰多士文

王以寧禮曰官備天子為樂咨爾璿等實端清
時予為爾之德隣爾膺予之慎選典刑不忘於
哀故提綱唯在於公勤舉司馬法勿墮近習各
膺重任企佇上酬宜於夙夜無孤官業璿可守
刑部尚書散官勳賜如故濂可行尚書左丞散
官封如故璿可權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勳封
賜如故

裴休除禮部尚書裴諡除兵部侍郎等

制

勅辨有仲由孔氏門人之高第也尚曰處於小
國可為具臣况今照臨百官撫御四海縮罕籠
漕挽之職掌五兵六師之重次第起擢為吾大
寮若非僉諧豈敢輕授正議大夫守尚書兵部
侍郎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上柱國
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裴休
仁義禮樂文行忠信積此八者以為成人前宣
欽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太中大夫檢
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裴諡在元和代
唯帝念功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咨爾先父貴者

大勳天必祚仁門有令嗣道直才富行備名高
文學而淡治專精率履而清淨恭儉而皆周歷
華顯踐更臺閣處事可法出言成章威轡自綸
闡在寄方伯教訓以禮生聚以仁千里封疆一
口歌詠休乃命以取士時稱得人用其公方委
之管推事為之制曲為之防鉤校奸賊未滅賦
取公財不耗疲人樂生望為準繩立作據伏名
實兼備德位兩高漢史曰理行尤異者就如禮
曰有功於人者進律秩崇八座官副夏卿舉以
授之予亦何忤夫宰相佐天子公卿助宰相服
股指臂任同一身有事必言未為越局無由愛
惜勉若寵榮休可禮部尚書依前充諸道鹽鐵
轉運等使諡可權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勳封
賜如故

畢誠除刑部侍郎制

勅士師臯陶之恤刑司寇蘇公之用獄既盡哀
敬能致治平擢為太察磨茲慎選出於予志
以誠臣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柱
國平陸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畢
誠學臻壺奧文越拘孿常以忠信用為前後兼

自郎署權居內庭謀議有同於書王奇異韓委於嚴助竭盡心力裨補機要既久歲序演議遷昇今者耕夫服田戎馬不駕欲使凡一手足皆獲措置是故用汝典予刑罰汝其往哉吾今告汝吾聞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宜念格言深思倫要九服休命以稱朕意可權知尚書刑部寺郎散官勳封賜如故

韋有翼除御史中丞制

勅昔貞觀開元之為理也遠隱必見情偽必知天下如一家兆庶如一人無他道也綱目皆振法令必行祖宗在天方冊在地人存政舉行之非艱故用正臣委之邦憲朝請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韋有翼戴仁而行抱義以處墻仞峻嶸壇宇外寬介特守君子之強文學盡儒者之業周歷華賈擢為諍臣攻手其專言事頗切願試佐輔移理陝郊馮翊之恐失倪寬潁川之意得黃霸董萊迎路撥屬攀車微為公卿愈見風彩恤刑慎罰守法當官巍然立朝為時準直今者跡其率理委之糾繩爾其

念惠文彈理之言思立秋授署之旨三尺律令四海紀綱所宜公共無節上意古人有言曰凡為虎鼠計於用捨今者倚任行視爾能唯君知臣無累所舉可守御史中丞散官勳封賜如故

趙真除右散騎常侍制

勅仲尼曰慎擇爾臣為人之尊夫語言應對之選為顧問耳目之官若非善良必致壅塞朝散大夫守太子賓客上柱國漢中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趙真餘其先君子祗事祖宗出入屏毗餘曰十載爾為令嗣克肖素風好學煩專樹善不倦凡曰賢彥無不與遊雲木蓋臨多聞放志風塵趨競殊不營心是以長人有慈惠之名處官無纖介之失其為行已斯亦多矣丹旌文陛之內貂羽金輝之榮超以授之無忝所舉可守右散騎常侍散官勳封賜如故

韓寶除戶部郎中裴處權除禮部郎中孟珣除工部郎中等制

勅朝散大夫守尚書水部郎中上柱國韓寶等尚書天下之本郎官皆為清秩非科名文學之士罕與其選以賓端貞有守以處權俊又出群

以遜才能通用皆茂鄉里之稱咸為名實之士各服休命勉於官業可依前件

鄭處晦守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制

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柱國賜緋魚袋鄭處晦御史中丞韋有翼上言曰御史府其屬三十人例以中臺郎官一人稽參其事以重風憲如曰處晦族清貴能文博學人倫義理無不講求朝廷典章飽於聞見乞為副貳以佐紀綱以爾處晦常居內庭草具密命自以疾去于今惜之頗逾其言如我自得有翼為爾之知已余為有翼之德隣上下交舉豈有私愛勉脩職業所報非一可守本官兼御史知雜事散官勳賜如故

庾道潛守起居舍人李汶儒守禮部員外郎克翰林學士等制

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也況乎伎伎出流輩超侍惟經宜唯獨以文學止於代言亦及密參機要得執所見若非賢彦豈膺選擇將任郎守起居舍人庾道潛善行必備重價無對嘗自侯府升

為諫臣每直言而盡誠不違忠而偶意朝議郎行尚書禮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李汶儒才行冠時名聲華衆揚歷臺閣宣昭職業無入而不得其道守正而莫混其源並為儒者之英咸蓋賢人之操久遊安在相見何晚禮曰君子稱人之美則必爵之我既言矣亦能兼雜宜盡忠謹以酬寵遇並可守本官克翰林學士餘各如故

李朋除刑部員外郎李從誨除都官員外郎等制

勅書曰庶獄庶事予敢罔知此乃周文王之所理天下也惟獄惟事會於南宮采郎之難豈敢輕易將任郎侍御史內供奉李朋能積行實發其詞華助正端慎官業克舉天平軍節度副使朝議郎校檢尚書祠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李從誨宗室子弟美秀而文嘗經磨涅不致堅白今者取自憲府擢於幕吏各有所授皆為清秩當自宣室受職之際思滿堂飲酒之言至於刑章尤繫念慮予曰罪尔勿罪予曰寬尔勿寬問法何如無節上意各宜勉勵勿自輕怠朋可守尚書刑部員外郎散官如故從誨可守

尚書都官負外郎散官如故

權審除戶部員外郎制

勅文林郎守尚書水部員外郎權審湖嶺早曠百姓枵耗老弱死道上強壯入賊中矣求使臣以救其弊執事者上言爾審學古有文通知理道遂使乘駟視吾飢人果能臨事知權受命達旨慰撫流散宣導恩澤彌管通逸能裁開狹大小輕重各合事宜雖古所謂直指繡衣美俗使者言之於爾無以過焉用超各曹以酬往效無曠官業勉服休命可守尚書戶部員外郎散官如故

皇甫經除右司員外郎鄭濂除侍御史

勅夫聖人之理百代同道無他術也綱紀畫章

而關轄不寬故提綱主轄之司為邦立理之本

言於其屬豈敢輕取浙西道都團練副使朝議

郎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

皇甫經鄉里秀人臺閣名士能以文學發為官

業朝議大夫前守河南縣今上柱國鄭濂生於

梁川文集 卷十七

之任憲司押彈之職委之授汝得不戒之夫為

政也日夜思之勤而行之此乃子產之言也剛

亦不吐柔亦不茹此乃詩人之所稱也四海百

司之條目舉之在勤確制壞法之奸蠹糾之在

敢率是二者可曰當官各職寵榮無添遷擢經

可尚書右司員外郎散官賜如故濂可侍御史

內供奉散官封勳如故

韋退之除戶部員外郎裴德融除殿中

侍御史盧穎除監察御史等制

勅仲尼見負版者則必式之此言為國根本不取

不敬況其官屬豈可輕用漢家授署御史多於

立秋蓋以風霜始嚴鷹隼初擊古人垂旨可以

知之朝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韋退之等皆章甫

高危逢拔發博表裏文行師法典常退之嘗歷

憲臺文居官次性既安靜事皆建練德融典校

延閣服膺群書美價廣譽勞溢遠暢類佐賢侯

名聲籍甚留滯在外而非所宜地官為郎南臺

持斧皆有職業竹見風彩各思率勵以副甄昇

並可依前件

李蔚除侍御史盧潘除殿中侍御史等

制

勅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李蔚劍南西川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上柱國賜鮮魚袋盧潘等夫法不立而化行惡不去而善進雖使堯舜在上未之有也故御史之舉職者前代有埋輪都亭之奏國朝亦有戴豕正殿之劫若非端勁知名之士不在斯選蔚以文行進用已著勞效潘以儒雅流聞今膺拔擢有司列狀詞旨願公使吾綱目盡張隄防不壞不在法吏其在也乎朕聞祇官之門開天下之口企以待理無有厚薄尔等吐茹侮畏之道能不愧於詩人斯塞職矣可不勉之蔚可侍御史散官如故潘可殿中侍御史散官如故

盧告除左拾遺制

勅承奉郎行京兆府長安縣尉直史館盧告朕觀不理之代無他道也取唯諾之士為耳目之官是以太宗皇帝之理天下也德為聖人尊為聖帝三日不諫必責侍臣况子冥昧固多遺闕不官才彥安能知之告是吾賢鳩老之令子弟也以甲科成名以家行稱著取自史閣拔居諫

制

垣夫朕之不德史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此乃漢文帝開諫諍之詔也忠告不倦爾當奉職自用則小予不吝過勉思有犯無事遜言可依前件

蕭規除太常博士制

勅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讓而理天下者禮樂是也今國家上法三代下採兩漢質文隆殺皆有舊章今命博士非欲革其儀法但使提舉考習而已登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蕭規聞爾昆弟之間著文愛之稱後能於知已依投之地竭力報效况乎富有文學默守恬退執心處已不亦多乎爾其為吾折中輕重詳校疑似使祝宗卜史之徒不敢以近習欺爾斯則可矣勉於自強可守太常博士散官如故

杜濠除太常博士制

勅守左拾遺杜濠爾五廟相嘗佐太宗同安生人共為天下者也爾能自以文學策名清時升為諫臣豈曰虛授如聞同列播進而爾容爾亦拜章自陳極辭責憤乃令微辨蓋知其由僉曰爾以齒少有才不能韜晦或處衆矜已或遇

事梅衣言於慎微則亦乖矣任於清貫斯堂庶
手考衆惡必察之言微怨不在大之說官移禮
寺跡云掖垣屈既伸肩事亦存體酌此二者頗
得中道況乎職業至重蘊畜可施無使衆多復
有窺測可太常博士

馬騁除右庶子王固除太僕少卿王球
除太府少卿制

勅前度支河東振武天德等道營田供軍使檢
校太僕卿兼御史中丞馬騁等或以文學策名
或以吏才進用又更官次皆著勞效西漢趙充
國八十老將通知四夷以為排折羗虜非穀不
可今浚稽山南遼虜障北坐甲待食不下十萬
矚以文學之暇頗好論邊果能峙糧飽五戰士
固此爲郡亦報善政球停廩席得專留事兵於
其郊所命皆具東朝崇秩列等貳卿各服官榮
以俟昇擢可依前件

李叔玖除太僕卿高証除均州刺史萬
汾除施州刺史等制

勅壯武將軍檢校太子賓客前兼右金吾衛將
軍監察御史上柱國襲岐國公食邑三千戶食

實三百七十戶賜紫金魚袋李叔玖等夫伊呂
之爲將也每以救扶爲心故其苗裔福隨殷周
我西平王功存社稷慶流後嗣子孫多賢烈士
分茅致馭親知書洵美且武儒士多譽將才頗
高慶忌一門盡有瓜牙之用金敞舉族皆著忠
厚之名置將軍之符列卿寺之任曰文曰武唯
上所命首爲才士實曰寶臣証之與汾爲吏豈
久文學績效皆有可觀清江武當有人有賦豈
目薄小宜遵詔條無忝寵榮以稱朕意可依前
件

李珣冊贈司空制

維大中六年歲次壬申五月丁卯朔十六日壬
午皇帝若曰國有元老道可咨稟天命不助條
然去我宜加褒命以慰重泉咨爾故淮南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公食邑
一千五百戶李珣立德行道繼長增高貴而益
脩老而彌篤在文宗朝綿歷清近內備顧問管
擢奸邪外領事權善提典故爰付魁柄賞肖象

求鎮撫四夷莫不信順訓導百吏皆有程品左
 官荒服衆窳非罪事君以道知其天李固之
 確論無私周公之金縢終終自朕統御尊敬舊
 老分委戎輅作鎮孟津訓兵令行治人化洽飽
 聞聲聞涓見風彩以大冢宰徵歸朝廷謹直忠
 貞骨鯁魁譽凡所陳啓無非法誠遂乃裂授東
 夏表率諸侯能救饑艱克為康泰初陳微恙請
 捐重寄駟騎奔問侍醫臨理旋聞大病却食涕
 流命也奈何痛悼不及今遣使某官副使某官
 其持節冊贈爾為司空魂而有知鑒茲誠意嗚
 呼哀哉

歸融冊贈左僕射制

粉有祿位而享富貴蒼手足而歸壤樹身殺名
 著生榮死哀蔚為大臣宜尊贈典故金紫光祿
 大夫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陵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戶歸融發於文華揚歷清近業
 冠前輩才高當時抱領屬官預聞政事凡曰繁
 劇無不踐更刃皆有餘施無不可倚處重位內
 脩典法三乘戎輅外作屏毗富而不驕貴而愈
 謹曾參三省太叔九言服以行之終身不倦賞

士林之君子為朝廷之表臣未究高年遽聞長
 夜爰舒痛悼用加顯位命之察長以慰重泉可
 贈尚書僕射

令狐定贈禮部尚書制

勅朕有表臣作鎮南服天不我助遽此纒奪用
 崇飾終之典以舒痛悼之誠故桂州本管都防
 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
 常侍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兼桂州刺史御史
 大夫上柱國令狐定始自結髮至于壽考直道
 而行靡有悔德初以友愛謁閨門之風中以文
 學膺鄉里之選終以德業為名貴之臣爰自郎
 吏至于藩翰事竣必理刃皆有餘去載桂陽雖
 云早耗聞其風俗芬若椒蘭昔爾元昆輔我聖
 考今汝猶子相予冲人公忠貞正術鏡法式煥
 乎當代萃於一門上有攸助急難之名下有慈
 愛教誨之道聞於論者爾其得之跡去難留川
 逝不捨追命宗伯以慰重泉往而有知鑑我厚
 意可贈禮部尚書

樂川文集第十八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李訥除浙東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制

勅仲尼以舉賢才則理大禹以能官人則安況
西界洞河東奄左海機杆耕稼提封七州其間
蘭稅魚鹽衣食半天下不有可仗豈宜委之正
議大夫使持節華州諸軍事守華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上柱國龍西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訥溫良
恭儉齊莊中正實以君子之德華以才人之辭
揚歷清顯昭彰今聞輟自掌言式是近輔子貢
為清廟之器仲弓有南面之才智莫能欺剛亦
不吐表華教化皆有法度今者兵為農器草作
軒車言於共理在擇循吏是故用已救之續記
分寄之任擁精旃而服玄玉化千里而有三軍
儒者之榮莫過於此孔子曰仁者愛人智者知
人愛人則疲贏可蘇知人則才幹不棄土宇既
廣教生在戎考此二者可以報政榮加副相用
暨大邦爾其勉之無忝所舉可使持節都督越
州諸軍事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江東

道都團練觀察使等使散官勳封賜如故

盧博除廬州刺史制

勅夫立人伯長此周文王所以敬事上帝也況
廬江五城環地千里口衆賊重豈可輕授朝議
郎守尚書刑部郎中柱國賜緋魚袋盧博以文
學策名才能入仕周歷臺閣嘗宰繁劇珍有佳
譽兼報善政今者出郎官之張懸太守之意言
於清時不為不遇上有命則遠之上有好則效
之此乃成王命君陳之言也故行令不知行化
律人不如律身念茲二者可長人矣無忝分寄
爾其勉之可使持節廬州諸軍事守廬州刺史
散官勳賜如故

李文舉除睦州刺史制

勅夫三尺律令人情出於中耳苟情有不可亦
法無本條正議大夫權知宗正卿上柱國龍西
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李文舉宗
室子孫初以地進累居官次皆著能名是以取
自遠灌權為宗正大則提舉群吏灑掃守奉次
則整副屬淚次第昭穆唯此二者爾之職焉今
則狂盜公然侵祀陵寢毀積之罪已坐首令責

師之義固難於寬恕於分慶足以補遺可使持
鄆睦州諸軍事守睦州刺史散官勳封賜如故
仍馳驛赴任

實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鄆

州刺史等制

勅朝散大夫使持鄆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
上柱國實弘餘朝議郎前使持鄆慶州諸軍事
守慶州刺史上柱國賜排魚袋蘇莊等南郡盜
作而蕭育拜河內政美而冠恂留為人擇官因
重而操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
老有請其為政也長育多方惠訓不倦凡該教
令皆有科指莊任南康悉心為理謹身律下節
用愛人南陽古邾近者小擾隔海越俗尤惜良
吏就加起拜各叶所宜任至二千石可比人矣
無異文律不自貴重副疲羸之望者須念始終
坐任愚之罪者勿理深污各膺寵祿無忝分寄
弘餘可檢校太子右庶子餘如故莊可使持鄆
鄆州諸軍事守鄆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

李暨除絳州刺史魏中廣除亳州刺史

曾慶除威遠營使等制

勅中散大夫使持鄆亳州諸軍事守亳州刺史
充本州團練鎮遏使雲騎尉賜紫金魚袋李暨
等昔貞觀末遣孫伏伽等二十二人各以六條
巡察郡縣以能進者止二十人獲死者七人流
竄黜免僅千百輩以太宗皇帝上聖憂勤之切
百執事奉法公謹之心守臣為軒如此之衆况
今黜陟又廢任進多門緬思疲人每渴良吏收
守之念予常軫懷暨實文士出典兵郡不薄為
史愛我百姓盜賊軒究寢而不作課募孤獨皆
有所養中庸再分符竹開立善政凡為理者皆
高仰之今用已効之才各委共理之任簿書刀
筆俗吏事耳慈惠教化君子宜之二者較然爾
欲何取慶乃身帶兩綬兵分禁營得佩牛刀立
於交戰或有鄉里之譽克肖友悌之風百里長
人在王畿內各思荅效無忝寵榮可依前件

李誠元除朔州刺史制

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前使持鄆都
督勝州諸軍事兼勝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
押蕃落及義勇軍等使上柱國李誠元開元時
吐蕃上書悻悻無禮皆遣將造偽交關華夷異

立功勳以求爵賞自長慶已降意於制置西北
守帥多非其人侵虐種落厚自封殖至使忿驚
之性不甘欺奪之若込者聚為內寇至乃騷動
天下因令循撫果效信順是以屢詔執事慎於
選求僉曰誠元家本比邁志氣慷慨將軍之子
頗傳父業學萬人敵知四夷事跡翰林之前政
寄馬邑之名邦仍留兼官用震殊俗夫車馬甲
兵戰之器也禮樂慈愛戰所蓄也然後要之誠
信無以堅明雖曰戎夷豈不畏服深朔國士無
類家聲可檢校國子祭酒使持節朔州諸軍事
兼朔州刺史御史中丞散官勳如故

薛逵除秦州刺史制

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若不擇才必有陷
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隴
州諸軍事兼秦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本州防禦
使上柱國薛逵匈奴犯塞李廣達時爪牙甚堅
翅翼頓健任以沂隴倚戎軍守封當賜縣分
軍租不入士爭為死虜不敢犯今以天水名郡
難為新都用汝守之期於鎮靜無戎生事無
說兵邀功正封疆守禮信險走集嚴候伍邊將

之道莫過於斯弄印貂冠皆為崇秩壯爾軍旅
惟恐不多勉勵鋒鏖以期報效可檢校左散騎
常侍使持節秦州諸軍事兼秦州刺史御史大
夫充天雄軍使兼秦成兩州經略及義軍軍行
營鎮遏都知兵馬使本道管田等使散官勳如
故

田克加檢校國子祭酒依前省州刺史制

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省州
諸軍事兼省州刺史御史中丞充經略軍使押
蕃落副使左神策軍省州行管都知兵馬使上
柱國馬門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田克泉俊無
敵威激輕生李信之氣蓋關中陳安之勇聞隴
上委以邊郡能得士心寇圍陰河守陴甚寡爾
乃萬死不顧一查無前奇兵徑衝驍騎橫挑圍
開孤壘戰敗豪彘言念忠勞豈愛爵賞帖以崇
秩用酬前功畢萬足夫也百戰皆獲有馬百乘
死於牖下死不在寇此乃趙鞅誓衆之辭也宜
念古人之言勉作萬夫之特可檢校國子祭酒
餘並如故

薛宗除鄧州任如愚除信州虞藏貳除
卅州刺史等制

勅朝議郎前使持節坊州諸軍事守坊州刺史薛宗等仲尼對魯哀公曰人道之大莫先為政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念先師賢帝之言思疲人良吏之選夙興夜寐不忘於此宗以文科入仕命守邊郡屬當伐叛兵於其郊虞劇不繁事業皆辦如愚進以門子屢為長吏其有政化可差古人藏玕與逢閱官簿而頗多言理名而亦著紹元嘗聞謹慎可宰百里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無忘格言副我優寄可依前件

鄭液除通州刺史李蒙除陳州刺史等制

勅朝議郎前守太原府晉陽縣令上柱國鄭液等今之郡守為人師帥宣上教化者也以液久在官途聲華大邑聞其為治人歌舞之以蒙執受前驅予之推也光祿護塞居延視胡虜不敢窺士爭為死各委分寄實曰遷升通州雜以華夷淮南兩有兵賦爾其往哉今用誠爾為天子

之守臣作百姓之長吏言於仕進可曰顯榮夫君子之道先有諸已後求於人苟能律身始可檢下勉詳詔令用謹理行從規始於門子入仕恭謹無尤自州佐而升在朝班列五尚而職三服亦為良遇無忝官常可依前件

王晏實除齊州吳初本巴州陳健渝州刺史等制

勅正議大夫前使持節淄州諸軍事守淄州刺史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王晏實等俟善政而後用或蔑無所聞滯序進之常途則怨生於下古今政柄患斯二者晏實初本佗等三人入仕年多亦嘗為郡聞無悔吝是熟詔餘濟南跨河有兵有賦巴渝夷俗慷慨豪徒刑於樂典爾其往哉古之人有言曰子苟為善誰敢不勉身率以正孰敢不正欲謹於行在於廉平弘宗溫慎有餘王屬威為清秋錄以文學掌佐賢侯作掾京兆亦曰美仕皆有官業慎無自薄可依前件

郭瓌除渠州郭宗元除興州等刺史王康除建陵臺令等制

勅太中大夫前使持節文州諸軍事守文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本州鎮遏使上柱國郭瓊等陝山順政僻處山谷罕知文律易為欺奪瓊與宗元守郡宰邑聞無侮吝爾其往哉仲尼曰正身而人正欲善而人善撫我疲俗宜遵格言苟或不減貽爾之戚惟康入仕堂在班列青官養導陵邑守秦若非謹慎不庸斯任可依前件

吳從除遂州賈師由除瓊州蕭蕃除羅州刺史等制

勅中散大夫前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吳從等地遠京邑俗雜蠻夷不知文律易為欺奪朝廷選置多無名人小則抑鬱不伸大則聚以為寇蓬綠巴徼其風愈動瓊處海外在兩漢時往往小反羅居百越溪洞深阻咨爾三吏比嘗為郡亦執有政勿以荒服侮我疲人或異詔條必寡厥辟肩當叙進優以上佐苟有聞見無忘裨助可依前件

裴閔除温州刺史伊實除獻陵臺令等制

勅正議大夫前使持節忠州諸軍事守忠州刺

史上柱國裴閔等江峽之間其俗剽悍聞爾為理人惜其去若不遷陞豈爾政能泊師素等又居官皆無悔吝半刺列籍人所咨稟衣冠戶劍之地霜露感恩之心沈諸謹良以顯守秦各服休命勉於始終可依前件

陸紹除信州刺史封載除遂州刺史鄭宗道南齊縣令等制

勅中大夫前使持節申州諸軍事守申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陸紹等夫以垂采之才方六七十為之三年然後可使足人今者一州之地五六於此況上饒參以越俗遂寧秀綠巴徼號為沃野皆有厚賦委之分寄實難其人以紹其先君子仍代作相能以儒學綠飾吏理以載頗有長者之譽聞於士林之間夫二千石所繫朕常留念舉以授爾能不誨乎孤獨遠不足隨其教徇其宜凡此四者著於王制勉循古道以活疲民宗道宰邑卓然善政廉使上課書為第一列於遷陞得以不時無易初心以失前勅可依前件

張德翁除歸州刺史李承訓除福昌縣

今盧審矩除陽翟縣令等制

枋朝議郎前京兆府渭南縣令上柱國張德翁等德翁承訓審矩為天子之守臣作百姓之長吏仕而至此斯亦達矣匹夫為善人猶則之守令所為誰敵不化詩曰爾之教美人胥效矣可不勉之量助奉陵邑以謹慎選執臨師景參諒等各以序進亦為良遇可依前件

王棟除雅州刺史郭鎔除右諭德等制

枋朝議郎前守成都縣令上柱國賜緋魚袋王棟等廬山江關扼東控西南夷置吏不善所虞非細以棟學宰劇縣在會府中條令和平吏人嘉美跡爾前政撫予遠人禮曰人之所好已亦好之人之所惡已亦惡之以此用心何憂不理暨鎔與綏門子清族閱其官簿入仕已久東朝諭導名藩上寮頗為便閑宜服休命可依前件

傅孟恭除鳳州刺史宣敏加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宣欽道兵馬使知防秋事等制

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國子祭酒前使持節都督銀州諸軍事兼銀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

押蕃落及監牧副使兼度支銀川營田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傅孟恭等孟恭山西將門并州壯士雖長鉦都尉黑精將軍校其忠勇無以過也左宦非罪志氣益堅守邦有聞官業克奉今以威州新造地豕之衛非爾材力不能控壓遂以武健佐助戎臣觀其列狀頗著勤效敏於窮蹙提挈孤軍樹立和門繕完械用登飛虹亘者三百間擢雲吹毛者數萬事言其勞績亦少比倫各兼憲班或伏熊軾可曰榮遇無自慙急可依前件

姚克柔除鳳州刺史韋承鼎除櫟陽縣令王仲連替善大夫等制

勅中散大夫前使持節利州諸軍事守利州刺史上柱國姚克柔等仲尼曰人道之大莫先為政之功者其長人乎克柔嘗典一邦愈知為理承鼎增官等開敏有材幹能堪事河池名郡畿內小侯仕於清時皆為良遇大凡為理之要先事孤弱譬諸草木無依栽培仲連蓬蓬官途歲月滋久東朝贊導亦曰升遷各慎厥官無忝榮命可依前件

朱載言除循州刺史袁循除渭南縣令
張公及除獻陵令韋幼章除京兆府倉

曹等制

勅前靈鹽節度掌書記朝請郎試大理司直兼
獄中侍御史朱載言等刺史縣令皆古之五等
諸侯行詔條紀綱專教化殺生者也得其才則
疲人蘇息非其任則百姓愁怨載言循省問遠
等或以吏理進官或以科名入仕當此選擇聞
無悔尤海豐越俗王畿名邑夫邪正表前之影
教令如草上之風若非律身不能為理公及以
勤謹膺陵邑慎選切章以才敏坐京兆劇曹各
有官業無自廢忘可依前件

文其除鄂王傳盧寅除麟州刺史趙全
素除福陵令等制

勅銀青光祿大夫前使持節邢州諸軍事守邢
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文某
等近者控名責實事不苟且量材適用咸當所
宜咨爾某等各於進官亦以勞久王門為傳越
微分憂洎守奉園陵毗佐列郡皆曰美秩盡獲
優安各務清勤無擬悔吝可依前件

鄭棧除大理少卿致仕制
勅朝散大夫檢校太僕少卿前兼江陵少尹上
柱國鄭懷四代所貴事皆不同至於尚齒其道
一也聞爾久居官次年踰月制家唯四壁身無
一簪今者致政里居亞列半俸足得安枕凡而
就順養敬老之道亦為優異可守大理少卿致
仕散官勳如故

樊川文集第十八

樊川文集第十九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王鈞除皇城留守制

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前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充左街使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王鈞常侍文陸召見武臺願以五千獨當一隊思長策久安之術避必戰敢死之虜頗嗷免冑獨能全師洎繁纒趨朝執金入侍夷險一貫忠勞兩兼子尾之疾雖平却克之步尚塞官崇環衛職實司武入座副相不失舊榮且務優安勉於遵養可檢校刑部尚書兼右領軍衛上將軍御史大夫充大內皇城留守散官如故

王知信除左衛將軍史蒙除右監門衛將軍等制

勅昭武軍校尉前守右驍衛將軍上柱國賜緋魚袋王知信等古人之為理也不以一眚而掩大功克廣紹子文之宗霍陽繼博陸之後知信烈祖貝丘之戰可庇十代豈止曾孫蒙父伯仲亦效忠懇提挈全魏歸于朝廷今者寵以將軍

旌其舊德宜唯獨舉賞延之典亦欲使列士諸將自為孫謀垂錫明誼入仕已久皆無極吝故有序遷臨封遠邦蔡毫兵部分憂佐理無忘謹庶可依前件

張直方授左驍衛將軍制

勅朕據南面之尊制一代之命先講百官之法後行四方之政若有罪不問是倒持太阿有頑不磨是廢去砭石則拱視天下何以為理雲騰將軍起復檢校刑部尚書兼右羽林將軍將軍御史大夫張直方席其先人任為邊將披誠向闕執王來朝近臣勞郊大匠理第典兵於禁門之內立侍於交戟之中校其寵榮無與等比而乃每輕法檢恣為邀盪擅去宿衛者遊異縣有司問狀持舌不言以至再三始引德闕古人有云語人必於其倫觀過必於其黨念其生自我旅素不繕琢既觸法網亦可矜容加膝墜泉乎常自慎小德大誠爾宜知恩不失將軍之榮仍有兼官之重足得漸洗以俟甄升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右驍衛將軍御史大夫朱叔明授右武衛大將軍制

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善左武衛上將軍御史大夫上柱國吳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朱叔明司馬軍令黃帝李法兵家尚嚴始可尅敵過將破虜許增首級亦罪之小者漢文時魏尚囚繫漢宣時田頰自殺開元中幽州長史趙含章大破奚虜旋坐贖贖放流瀼州繼有功勞不贖罪犯是以拓土萬里垂功中興自長慶已還益輕邊事選拔將帥多非賢良豪奪種落蹄角之畜割削士卒衣食之賜見利則往見弱則欺罔酬恩榮不顧廉耻積帛藏錐立累陵聚是以戰士離落兵甲純弊積三十年擲之不問近者伐叛益知其由屢下詔書誥誡深切豈知頑昧不可嚮琢嗟爾叔明材惟樸樵性命淺狹其兄叔夜以賊抵刑不出私門可視覆轍悉據藩翰已積歲時料甲時糧既乏素效事虜接戰不報寸功而乃公欺降戎乾沒戰馬歸元伏權告以孽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昔曹劌請戰卜式輸射俱是匹夫不與公食爾乃貴擁旌鉞任倚造睡何其用心與古相萬諫臣拜跪前罰未塞尚爲恩貸不失將軍分務洛師可以循省

可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散官勳封如故

梁榮幹除檢校國子祭酒兼右神策軍將軍制

勅北落親軍夾時宮省選忠勇者爲吾爪牙右神策軍奉天鎮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右威衛將軍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定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梁榮幹射必落鵰力能拒武自晦雄毅益守謙恭故能塞護長槍兵分細柳恩加士卒名著勤勞今日擢掌五兵榮懸三綬勉礪鋒鏑上答寵光可檢校國子祭酒兼右神策軍將軍知軍事御史大夫充馬軍都虞侯散官勳封如故

呂衛除左衛將軍李銖右威衛將軍令狐助除滑州別駕等制

勅忠武將軍前左武衛將軍兼澧州長史合川郡公賜紫金魚袋呂衛等衛爲天驕之魁來就諸臣之位誠敬忠信不失其常銖朗入仕歲久閭官頗多聞無尤違是率理道將軍上佐半刺之任言於清時皆爲美仕帖以釋秩之綬用嘉慕義之心慎無自輕勉於敬畏可依前件

張幼彰程脩已除諸衛將軍翰林待詔等制

翰林待詔駱武校尉前守左衛衛將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幼彰等幼彰脩已鴻都奏夜攻於丹青用志不分與古爭品審以武進晚能知書屢以辭章上千丞相知實以謹良縮務師儒以詳練守職或藝或勞或遷或拔將軍佐察皆為寵擢各守職秩無忘專慎可依前件

一品孫李明遠三品孫韓錡等立侍交戴纔能勝冠出入見若父之導師資益忠孝之道流離少好駢騷老成宜念筆脩慎無欲迷明遠可登柔副尉守左千牛衛身錡可朔麾校尉守左千牛衛身

李郭除檢校刑部員外郎充鹽鐵嶺南留後鄭蕃除義武軍推官等制

勅前鳳翔節度副使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李郭等五嶺之表地遠京邑吏以法制奉公下以文律自持蓋亦寡矣而鹽鐵權束之籍延袤萬里若當其才非唯山澤之饒歸於公上亦得以遠人利病聞於朝廷今吾丞相揣摩

新規改易舊制以鄂文學廉慎當官挺然管俸賢侯號為名士以此委任必有可觀蕃瑾嗣開咸有才能佐藩評刑知已所請各進官秩皆為榮遇宜思報效無累薦延可依前件

章宗立授檢校倉部員外郎知鹽鐵廩壽院等制

勅權知鹽鐵廩壽院事朝請郎侍御史內供奉章宗立等近者恢復河湟訓定羌虜江湖之間人安而不擾供饋之費財有餘而力不感實由管推委之名目今者尚書休以爾宗立等上言咸曰清白處已勤謹奉公予安能知無不可者暨頤與潛皆稱名士自有丞相為爾已知守職佐藩無忝新命可依前件

房次玄除檢校員外郎充度支靈鹽供軍使等制

勅前知度支河南院事朝散大夫試太子司議郎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緋魚袋房次玄等有司臣各言爾等或以科名文學或以清白才用列於薦籍其辭甚美分金穀權運之務無忘謹廉佐諸侯將軍之府宜竭裨助報知苟盡能不達

乎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李知讓加御史中丞依前邠州刺史章

瓊加侍御史充振武掌書記等制

勅大中大夫使持節邠州諸軍事守邠州刺史

充兵馬留後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知讓等以

知讓所理雜以華夷宜假霜臺用歷戎落瓊

觀等皆吾鄉大夫之令子弟也戎臣知之請為

佐理夫幕吏之道有事必言知無不為考於職

分亦無本局各恩報效勿事依違可依前件

崔彥曾除山南西道副使李說山東道

推官揚元汶京兆府法曹等制

勅朝議郎行鄭州管城縣令上柱國賜緋魚袋

崔彥曾等戎臣請士京兆求賢拔其薦籍皆曰

才能彥曾左官非罪理人異等說張王賢容梁

苑辭人元汝官法平之司無舞文之過移為典

以佐於賓席天子用之升於朝廷次第等級大

小高下亦與古之鄉舉里選考德試言無以異

也爾等皆吾鄉大夫之令子弟也清風素範克

肖家聲屬辭彫章能取科第既有知己皆為才

人賢觀與遊遠視所舉今爾賓至爾皆得之義

則進否則退無為羨赤以求苟容可依前件

夏侯曠除忠武軍節度副使薛途除經

陽尉充集賢校理等制

勅前昭義軍節度判官朝議郎殿中御史內供

奉夏侯曠等曠以科名辭學開敏多才久遊諸

侯常蘊今聞周知吏理兼能繫身戎臣上言願

為毗贊既諾任以委質宜直道以酬知途以文

行策名節越清遠言於後進實為秀人延閣與

校丞相所請勉循階級以至堂奧可依前件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州巡官崔

滄棹陽縣尉集賢校理等制

勅在春秋時晉為諸侯國也尚立公族大夫教

育諸卿之子富有賢哲不假搜聘召同列而會

者三百餘年況今天覆盡得而禹畫無遺名卿

賢相之家清風素範之教子孫森羅髦俊並作

次第叙用豈嘆多才既使判官將仕郎守國子監太學博士蕭汝等或以秀異得舉文學決科或以行實立身遭逢知己皆後生可畏之士為當時育才之人東觀著述聖閣典校參書幕府開導獻納清秩美職二者兼之不由階級安至堂與勉於備慎以俟超升可依前件

揚知退除鄆州判官薛廷望除美原尉直弘文館等制

勅將仕郎前守京兆府藍田縣主簿揚知退等國家盡定濟魯餘三十年多用名儒鎮之以選古俗其議質吏皆為秀彥弘文館四部群書十八學士詳考理亂輔陳王道此乃貞觀之故事也若非名士固不與焉知退與途文行溫雅副幕府之求廷望才學聲華膺丞相之選當戰伐之後切於供饋率績自以謹幹稱於有司子非能知咸徇其請各宜率勵無累所舉可依前件

白從道除東渭橋巡官陶祥除福建支

後劉統壽州巡官等制
勅度支東渭橋給納使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白從道等朕以國計出入委以

表臣尚書朗當戰伐之餘財穀殫糜斷長補短以無為有今者上言三吏皆曰周才技其智能足應事役暨守臣貽孫等亦曰祥峻之學溫慎而在須階才者得失之端士者功名之本勉於自勵無負已知可依前件

盧籍除河東副使李惟賢發中丞高澐除湖南推官薛廷傑桂管支使等制

勅河東節度副使朝散大夫檢校大理少卿樞御史中丞上柱國盧籍等夫諸侯之任重矣其行道也得以阜俗其行法也得以刑人賞入若張攻化得以助業某等上言咸舉可用籍等或負才器備儻不群或以文章策名俊秀或有幹局可佐因圍皆徇所子安能知并州近胡王業茲始艱難已來何戰不會長沙始安頗聞早耗各宜良士以佐賢侯夫直道枉道無他故也取容盡節而已勿慮後患宜竭報知暨殿省佐僚縣道為郡豈曰虛授亦當爾才正霜臺之舊名班芸閣之初命各服寵祿勉於自強可依前件

鄭瑒除江西判官李仁範除東川推官

裴度餘除山南東道推官慶士陳威除
西川安撫巡官等制

勅浙江西道都團練判官將仕郎監察御史裏
行鄭礪李仁範暨度餘等咸以文行策名清時
諸侯知之命為幕吏少微四星處士毗輔之宿
也天之布列在軒轅前此乃天意親近賢良先
於妃后威者吾能言之耕延陵之阜荷石門之
蔭沉如魚潛冥若鴻翔非吾賢相爾不肯起徇
酬知己以壯在野並可依前件

裴詒除監察御史裏行桂管支使等制
勅前鄭曹撰等州觀察支使朝散大夫試大理
評事裴詒等守臣有司上言諸士皆曰詒等士
族之中有政事科名清廉公謹嘗經職守稱有
才能古人於一飯之恩尚有殺身以報況於知
已得不勉之可依前件

石賀除義武軍書記崔涓除東川推官
等制

勅朝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石賀等朕寄諸
侯之事重矣大者教化風俗小者惠養黎衆環
千里之疆館三軍之衆講求倚用不五六人守

臣公度仲鄂所請賀等各以文學決科愷悌子
祿觀其襄事皆是才名能報所知在爾賓主子
不與焉暨鑲與鈞亦稱智敏神州作採五庫掌
財足展幹能無惰官守可依前件

顏湘除涇原管田判官夏侯覺除鹽鐵
巡官等制

勅前振武軍節度判官文林郎監察御史裏行
顏湘等近者循名貴實科擢稍峻諸侯有司亦
各搜選才良以佐物務湘覺本以文進兼通吏
理從周暨魯皆稱幹能以聲韻上獻律呂精
功雖曰小道亦有可觀徇請酬勞咸加新命各
守職分無忘用心可依前件

趙元方除戶部和羅巡官陳洙除長安
縣尉王叡除右金吾使判官等制

勅攝戶部巡官宣德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兼殿
中侍御史趙元方等各為長才自有知己地官
平糴專豐耗發歛之任京尉坐曹決事得操豪
猾交戟之內贊佐衛臣言於仕進皆曰得路勉
思報效無累所舉並可依前件

韋承鼎除左贊善大夫韋誥除尚食奉

御柳謙除壽安縣令韋選除義昌軍推官錢琦除滄景文使等制

勅前度吏東渭橋給納使巡官徵仕郎試大理司直謙殿中侍御史柱國韋承鼎等持身謹潔美才周通奉公當官先勞後祿端雅守道俊秀升名久遊賢侯衆稱君子參東朝之贊論分五尚之職秩亂大府群吏之失提王畿生齒之籍方六七十長億萬夫金臺嘉招武墜與食法官憲秩以壯藩垣進於清時皆為美仕近者屢譏嘉吏子豈無意蓋欲廓實階敢言之路誠諸侯自是之尊惟滄新造控制兩河付之誠巨尤籍良畫若免後患慎勿苟容各脩官業無自媮薄可依前件

康從固除翼王府司馬制

勅新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濮州長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國康從固其父秀榮實為名將李廣多爭死之士嘗嬰無人家之金一收七關易如拾芥念爾跨馬事敵執戎同仇壯此文奮勇同李敢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人之言信不虛設今者願留闕下以奉朝請念其垂

誨可見至誠曳滌憲登用爾恩寵宜思終始上報君親可檢校國子祭酒兼翼王府司馬殿中侍御史散官勳如故

張正度除汾州別駕等制

勅中散大夫前守青州別駕上柱國張正度等各以才能任進謹慎脩身積日累時威有知已或以序進或徇所請皆佐列郡無息官當可依前件

馬適除蜀州別駕等制

勅中散大夫前守彭王府司馬上柱國馬適等以爾入仕歲久愈知為理半刺上佐得與二千石參校政事短長利病者也今以名郡藉其扶助各有兼授以竣等襄慎守官常無自媮惰可依前件

樊川文集第十九

樊川文集第二十

杜牧字牧之

高駢除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充職右神

策軍兵馬使制

敕右神策軍右廂兵馬使兼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前靈州大都督府左司馬殿中侍御史上柱國高駢禁旅典兵為吾爪士言念付祿未稱輪勞外之王官帖以憲秩可曰崇遇無忘畫瘁可檢校國子祭酒兼濮王府司馬侍御史餘如故

忠武軍都押衙檢校太子賓客王仲玄等加官制

勅忠武軍節度右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王仲玄等自艱難以來言念許師何役不行何戰不會屠常則長法知禮臨敵則致命爭登標於和門不忝忠武爾等短衣長劍事寇乘邊觸履艱危無所顧慮將軍列狀隱班酌勞勿矜常勝無忘淬礪可依前件

右神策軍押衙檢校太子賓客尚懷美

等叙勳制

勅前件等按以貔貅之勇籍於禁旅之中大刀長矛重弓束矢林會山立星羅翼舒唯以忠勤供我宸極錫之勳寵以酬勞率可依前件

右龍武軍大將軍劉誠信等三十三人

叙階制

勅右龍武軍大將兵馬都知正議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右龍武軍宿衛劉誠信等技以勇聞任因信普力可挾輶以走敵藝能奮勇以制人常礪鋒鋦無所迴避自拱宸極益展忠勞思以報之何惜階級可依前件

柳師玄除衢州長史知夏州進奏等制

勅夏州節度押衙知進奏朝議郎前權知杭州長史兼監察御史上柱國柳師玄等將軍護塞師玄主留耶之職從輸繼任以墨囊向公喪藥告滿珪專書府裝委之務咸有勞能遷獎正名亦其常也各宜專謹勿罹悔尤可依前件

顏師貞除懷州長史周少鄭除虢州司馬王桂直除道州長史等制

勅鳳翔府節度押衙知進奏銀青光祿大夫檢

板秘書監前兼亳州長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國
賴師貞等師貞主大藩留邸之事少獻專史閣
錯雜之務皆公謹歲久官次宜遷立奕俾佐郡
符亦有可取湖外飢人相聚為寇蕩獲瘡勢
如燎火蓋不得已遂至朔伐桂宜用命一舉滅
之言念功勳宜有褒賞名郡上佐帖以憲秩耀
爾軍旅可增養勇可依前件

景思齊授官知宣武軍進奏官制

勅宣武軍節度押衙知進奏起復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歙州司馬上柱國景思齊
等諸侯之任各有職貢小者得循事例大者決
於朝廷聞自啓導屬在留邸爾等咸以謹密能
膺任使或外除喪服或超授新命不失職祿勉
於忠勤可依前件

馮少端等湖南軍將授官制

勅湖南同團練副使馮少端等皆長沙勇士同
擢兇徒言念功勳咸宜升獎帖之憲秩試以崇
班名郡操曹亦為美稱特如恩寵非用彝章耀
爾棘門可增忠壯可依前件宋諫周豹二人委
本道量重優獎官健陞滿等一百二十八人等

手并子弟周質等四百八十五人並委本道酌
事量加賞給

武官授折衝果毅等制

勅具官某等夫折衝果毅皆吾武位以延勇士
國朝用此以進立戰功至將軍者衆矣自府兵
一廢名存實亡今之來者豈其人哉近以邊障
隙開寇戎患結豈無萬人之敵奮於下位之中
但使披文空增拊解並可依前件

張直方貶恩州司戶制

勅朕聞先王之理也設法誤羅雖大必捨不忌
故犯縱小必誅况乎凶狠不悛罪戾日積更欲
矜免其如法何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
兼左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張直方念以來朝
嘉其慕善付之寵祿頗極尊榮為執金吾轍小
過而至死作禁軍統去異縣而恣遊尚以生自
邊疆素乏教義退之散秩以懲非心俟其殺拭
舊痕澗洗前過必欲牽復用存始終豈暴虐得
於天生險悍者於心本炫冒刑憲縱恣曾臆法
所惡者爾皆為之白晝九衢指憎萬手作橫日
甚而不自知滿於聽聞豈可悉數禮曰凡有罪

惡屏於四裔不留中國唯舜能之況之堅頑有不移之姿網羅無屢開之典荒服作掾猶曰寬恩爾能自新豈惜後命可守恩州司戶參軍貢外置同正貢仍即馳驛發遣

王著貶端州司戶制

勅守愛州九真縣尉貢外置同正貢王著漢家之制雖丞貢相子亦當戍邊隋文之令盜邊穀一升坐法斬首蓋以西比鎮成華夏保障法苟不立所虞非細爾嘗兇寇犯塞之日天子拊髀之時命守關防以為遮扞而乃占般兵糧自取備直屏之荒服以謹其類乃今厥子叫關稱冤再命坐獄備見罪狀幸以得無通貢可以於寬為列郡之掾曹換萬里之一尉足得循省吾不負人可守端州司戶參軍置同正貢仍即馳驛發遣

李玘貶撫州司馬制

勅朝散大夫守光祿少卿李玘昔開元致理之初冀州刺史平嗣光闊溫清之禮遂奪其官放歸田里是故四十餘年風俗忠厚教化之本豈先斯乎爾為將相之家窮極富貴坐有大第官

為臣卿母子異居僅將十載有司彈劾事狀昭著於吾用法爾當何罪俾佐名郡尚曰寬恩河守撫州司馬貢外置同正貢仍即馳驛發遣

姜閱貶岳州司馬等制

勅朝議郎前守景陵臺令上柱國姜閱等盜逆無狀輒犯陵寢侵擾法物聞之震驚爾等官業在於守奉懈怠所政是誰之過言於末城朕不敢議各宜佐官用正典刑可係前件仍並馳驛發遣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勅守崖州司戶參軍貢外置同正武易簡寇來乘城不能死節以此播棄爾亦何辭然漢誅李陵是為虐典魏捨于禁實得中道力不足者法宜矜焉守臣教為吾爪牙能與別白使易簡導生還之路朝廷無失入之刑咨爾三事大僚百司庶尹率能守此可期洽平各宜盡規朕不惜失可守梧州司馬貢外置同正貢

王元宥除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制

勅屢纓趨朝交戟入侍委以兵衛固須信臣內樞密使驃騎大將軍行右威衛上將軍知內侍

省事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二千户王元省儉而
多才忠而能力事君盡禮屢已無私自主樞要
益見誠信今者十萬全師北落禁旅視吳漢差
強人意非韓信無可計事是以輟自心腹寄茲
爪牙以盡爾材出於余志爾戰歎豪稱整肅威
容無使鄉閭致有侵害勉酌倚任以報君親可
行右驍衛上將軍知勅省事充右神策軍護
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散官勅封如故

周元植除鳳翔監軍制

勅控秦塞之西扼胡苑之左乃踔岐隴為國藩
樞命以監撫宜崇班秩鳳翔監軍使銀青光祿
大夫右領軍衛大將軍貞外置同正員上柱國
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賜紫金魚袋周元
植事君以敬處仕無私節操凌霜而不凋肝膽
開忠而洞見謙以自得高而益兢累監三軍推
誠一貫言念西塞未得高枕用其聲實以護藩
垣夫處於兵戎予今誠汝無怨不過於遠利伏
衆莫若於律身立事成功酌恩垂美在此二者
汝其勉之寵以內省之崇仍兼將軍之貴往服
休命無泰恩榮可守右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

省事散官勅封賜如故依前監鳳翔節度兵馬

朱能除景陵判官制

勅新授景陵判官上騎都尉朱能裕朕以喬山
弓劍渭北衣冠霜露之心悽感常切以汝端謹
有守操尚無尤常在傍側備見忠孝用是獎擢
爰資守奉夙夜勤敬無忝委任可將任郎內侍
省披庭局官教博士貞外置同正員餘如故

劉全禮等七人並除內侍省內府局丞

置同正等制

勅賜緋魚袋上柱國劉全禮等置在傍側皆有
才能既歷歲時合露班秩各宜敬恭職祿不備
忠勤可依前件

宋叔康妻封邑號制

勅詩稱鵲巢標榮翟雉既彰牙爪之效宜齊伉
儷之榮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特
進左領軍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廣平
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宋叔康妻清河縣君房
氏懿茲柔淑作配忠勳能潔蘋繁克叶姻族成
此內則穆其壹風稱為今人實光婦道爰疏封
爵用舉典章可服寵榮勉於輔佐可封清河郡

夫人

吐突士噶妻封邑號制

勅詩美夫人禮稱內子元膺腹心之任宜崇家室之榮考箭軍器等使特進行左領軍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陰山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吐突士噶妻咸陽縣君田氏生於富貴作配忠貞柔婉自卑儀範可則職勤宵祭道睦姻親既諧閭風克成婦德爰加禮秩之貴以彰輔佐之勳榮我疏封無忘內助可封鴈門郡夫人

新羅王子金元弘等授太常寺少卿監丞簿制

功某臣等感恩知義奉贄不闕居大海之外為有禮之賓爾國是也自列國御至于署丞皆吾文吏之選次第授爾亦所以表他國不同禮也將我恩寵爾殊隣慎勿怠違永作藩屏並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蕃

西州迴鶻授驍衛大將軍制

勅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以恩信不虧羈縻有禮春秋列藩子之爵西漢有隕陰之封考於經

史其來尚矣西州故首頽于伽思俱宇合逾越密施莫賀都督宰相安寧等忠勇奇志魁健雄姿懷西戎之腹心作中夏之保障相其君長頗有智謀今者交臂來朝稽顙請命文組寸印高位重爵舉以授爾用震殊隣無忘敬恭宜念終始可雲鷹將軍守左驍衛大將軍外置同正負餘如故

沙州專使押衙吳安正等二十九人授

官制

勅沙州專使衙前左廂都知押衙吳安正等自天寶以降中原多故莫大之虜盜取西睡男為戎臣女為戎妾不暇弔伐今將百年自朕君臨堂敢偷惰乃令將帥收復七關爰披地圖實得天險遂相朝庭聲聞聞於燉煌爾帥議潮果能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長角實融西河之故事見於盛時李陵教射之奇兵無非義旅爾等威能竭盡肝膽奉事長帥將其誠命經歷艱危言念忠勞豈吝爵位官我武衛仍峻階級以慰皇華用震殊俗可依前件

燉煌郡僧正慧苑除障壇大德制

勅燉煌管内釋門都監察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苑燉煌大藩久陷戎壘氣俗自異果差名僧彼上人者生於西土利根事佛餘力通儒脩執迷塵俗之身譬喻火宅舉君臣父子之義教爾青襟開張法門顯白三道遂使悍戾者好空惡殺善勇者徇國忘家裨助至多品地宜峻領生徒坐於學校貴服色舉以臨壇若非出群之才豈獲兼榮之授勉弘兩教用化新邦可充京城臨壇大德餘如故

契丹賀正使大首領等授官制

勅幽州道入朝賀正契丹大首領討魯字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爾今來朝予亦增愧綏之至帛榮以班秩宜懷恩寵永保封疆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著

黔中道朝賀群牒大酋長等十六人授官制

勅黔中道朝賀群牒大酋長攝克州刺史趙璠林等夫西南諸國自古多順在法度之外居繩墨之表來朝有禮歸貢不闕玉帛以將厚意階級以峻等表各服寵榮無忘恭敬可依前件仍

並放還著

黔中道朝賀訶州昆明等十三人授官制

勅黔中道朝賀訶州昆明維襲部落主嗟阿如弟攝訶州刺史嗟阿蒲等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此國家所以殊俗貴聘不徧命舌人以通志意委屬國以厚宴享仍峻階級式爾恩榮無著還陸以念終始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著

樊川文集第二十

樊川外集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班竹筒簞

血染班班成錦紋昔年遺恨至今存分明知是湘妃泣何忍將身卧淚痕

和嚴憚秀才落花

共惜流年留不得且環流水醉流杯無情紅豔年年感不恨凋零却恨開

倡樓戲贈

細柳橋邊深半春纈衣簾裏動香塵無端有寄閑消息背挿金釵笑向人

初上船留寄

煙水本好尚親交何慘悽况為珠履客即泊錦帆堤沙鷗同船去田鷗遠岸啼此時還有味必取日從西

秋岸

河岸微退落柳影微彫疎船上聽呼穉堤南越漁魚數帆旗去疾一艇箭迴初曾入相思夢因憑附遠書

過大梁聞河亭方謙贈孫子端

築園縱說歸應少賦雪搜才去必頻板路豈綠無罰酒不教客右更添人

題吳興消暑樓十二韻

晴日登攀好危樓物象鏡一溪通四境萬岫遠層霄鳥翼舒華屋魚鱗掉短撓浪花機乍織雲葉近新雕臺榭羅嘉卉城池微麗巖蟾蛤來作鑑蟪蝼引成橋燕任隨秋葉入空集早潮楚鴻行蓋直沙鷗立偏翹蒼角婁遊狹清歌慘沈寥景牽遊目因愁託酒腸銷遠吹流松韻殘陽渡柳橋時陪庾公賞還悟脫煩囂

奉送中丞姊夫儂自大理卿出鎮江西

敘事書懷因成十二韻

惟帝憂南紀搜賢與大藩梅仙調步驟更亮拂麋韃一室何勞掃三章自不寔精明如從國孤峻似陳蕃灞岸秋猶嫩藍橋水始喧紅脣星石壁黑稍斷雲根騰閣丹霄倚章江碧玉奔一聲仙妓唱千里暮江痕私好初重雅官祭見子孫流年休挂念萬事至無言玉輦君頻過馮唐將未論僮書麟萬頃竹塢問樊村

中丞業深韜略志在功名再奉長句

篇兼有諒勤

橋似鄧林江拍天越香巴錦萬千千藤三閣上
柘枝鼓徐孺亭西鐵軸船入部元侯非不貴萬
人師長豈無權要君嚴重味歡樂猶有河湟可
下鞭嶺南州大開

和裴傑秀才新櫻桃

新果真瓊液未應宴紫蘭圓疑竊龍頰色已奪
雞冠遠火微微辨繁星歷歷看茂先知味好受
信恨偷難忍用烹醇酪從將說王盤流年如可
駐何必九華丹

春思

豈君心的的嗟我淚消銷錦羽帝來文錦鱗書
未傳歌蘆凝吟豔羅暮敲暗煙自是求佳夢何
須訝晝眠

代人作

樓高春日早屏束麝煙堆盼盼疑覓別依稀夢
雨來綠鬢羞受麼紅頰思天偶闌草機香蕙簪
花間雪梅成遠雖明切遊蜀亦遲迴錦字校懸
壁琴心月滿臺笑進疑貝啟眠緒曉珠開臘破
征車動袍襟對淚裁

偶題二首

勞勞千里身襟袂滿行塵深夜懸雙候短亭思
遠人蒼江程未息黑水夢何頻明月輕梳去唯
應鈞赤鱗
有恨秋來極無端別後知夜闌耿耿明發竟
遲遲信已憑鴿去歸唯與燕期只應明月見千
里兩相思

冬至日遇京使發寄舍弟

遠信初逢雙鯉去他鄉正遇一陽生鑄前豈解
愁家國草下唯能憶弟兄旅館夜暮妻衣冷暮江
寒覺安裘輕竹門風過還惆悵疑是松窗雪打聲

洛下送張曼容赴上黨召

歌闕鐸殘恨起偏憑君不用設離筵未趨雉尾
隨元老且驚羊腸過少年七葉漢貂真密近一
枝詵挂亦徒然羽書正急徵兵地須遣頭風處
處痊

宣州留贈

紅鈿編盡半羅裙洞府人間手欲分滿面風梳
雖似玉四年夫婿恰如雲當春辭恨益長晴倚
柱關情日漸暝為報眼波頂穩當五陵遊宕莫

知聞

寄題宣州開元寺

松寺曾同一鶴棲
夜深臺殿月高低
何人爲倚東樓柱
正是千山雲漲溪

贈張祐

詩韻逢君平生稱
所聞粉毫唯畫月瓊尺
只裁雲點陣人人憐
秋星歷歷分數篇
留別我羞殺李將軍

殘春獨來南亭因寄張祐

探雲如粉草如茵
獨步長堤不見人
一嶺桃花紅錦點
半溪水碧羅新高
技百舌猶歌鳥帶葉
梨花獨送春
仲蔚欲知何處在
苦吟林下拂詩塵

宣州開元寺南樓

小樓纔受一床橫
終日看山酒滿傾
可惜和風夜來雨
醉中虛度打鼙聲

寄遠人

終日求人上
迴迴道好音
那時離別後
入夢到如今

別沈處士

舊事參差夢新程
邂逅秋故人
如見憶時到寺東樓

留贈

舞鞋應在閑人看
笑臉還須待我開
不用鏡前空有淚
蓋薇花謝即歸來

奉和僕射相公春澤稍愆聖君軫慮嘉

雪忽降品彙昭蘇
即事書成四韻
飄來鷄樹風池邊
漸墜瓊枝凍碧連
銀闕雙高銀漢裏
王山橫列玉墀前
昭陽殿下風迴急
承露盤中月彩圓
上相抽毫歌帝德
一篇風雅美豐年

寄李播評事

子列光殊價明時
及自高堂無好舟
纖不汎惡風濤
大翼終難戩
商鋒且自韜
春來煙渚上幾淨雪霜毫

送牛相出鎮襄州

盛時常注意南雅
暫分茅紫殿辭
明主巖廊別舊交
危幢侵碧霧
寒旆獵紅旂
德業懸秦鏡
威聲隱楚郊
拜塵先灑淚
成厦容容巢
遙仰沉碑會篤爲王佩
敲

送薛邕二首

可憐走馬騎驢漢豈有風光肯占伊只有三張
最憫悵下山迴馬尚遲遲

小捷風流已俊才便將紅粉作金臺明年未去
也陽都更乞春時却重來

見穆三十宅中庭梅榴花謝

紅掩素似多才不待櫻桃不逐梅春到未曾
逢宴賞雨餘爭解免低徊巧窮南國十般豔趁
得東風二月開堪恨王孫浪遊去落英狼籍始
歸來

留薛曹師等詩

萬物有醜好各一姿狀分唯人即不爾學與不
學論學非探其花要自撥其根孝友與誠實而
不忘爾言根本既浮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
此期以慶吾門

各陽

文爭武戰就神功時似開元天寶中已建玄戈
收相土應迴翠帽過離宮使門草滿宜哭兔冷
浦少深下塞鴻疑有女蛾西望虜上陽煙樹正
秋風

寄唐州李比尚書

累代功勳照世光奚胡聞道死心降書功筆禿
三千管領節門排十六雙先揖取金聲寂寂今
看黃霸事擬擬時人欲識曾憐否彭蠡秋連萬
里江

南陵道中

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正是客心
孤迥慶離家紅袖凭江樓

登九峯樓

晴江漣漣合淺以高低處郭滯秋花牛酒滄苗
山月上鷺看鷺浮溪日斜為郡異鄉徒泥酒杜
陵芳草豈無家白頭搔殺倚柱過歸棹何時聞
軋鴉

別家

初為嬌兒未識爺別爺不拜手吒又拚頭一別
三千里何日迎門却到家

歸家

禪子牽衣問歸來何太遲共誰爭歲月贏得髮
邊絲

雨

連雲接塞添迢遞灑幕侵燈送寂寥一夜不眠
孤客耳主人窻外有芭蕉

送人

鴛鴦悽裏暖芙蓉低泣關山幾萬重明鏡半邊
釵一股此生何處不相逢

遣懷

道泰時還泰時來命不來何當離城市高卧博
山隈

醉贈薛道封

飲酒論文四百日刻水分雲備三三年男兒事業
知公有賣與明君直幾錢

歙州盧中丞見惠名醜

誰憐賤子啓窮途太守封來酒壺壺攻破是非
渾似夢削平身世有如無醜醜若借嵇康懶兀
兀仍添穉武愚猶念悲秋更分賜交溪紅蓼映
風蒲

詠襪

鉤尺裁量減四分織纖玉笋裏輕雲五陵年少
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官詞二首

蟬翼輕綃傳體紅玉膚如醉向春風深宮鎖閉
猶疑感更取丹沙試碎宮

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演朝不是思銀鑰却收

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

月

三十六宮秋夜深昭陽歌斷信沉沉唯應獨伴
陳皇后照見長門望幸心

忍死留別獻豐鐵裴相公二十叔

賢相輔明主蒼生壽域開青春辭白日幽壤作
黃埃豈是無多士偏蒙不棄才孤墳一尺土誰
可爲培栽

悲吳王城

二月春色江上來水精波動碎樓臺吳王宮殿
柳含翠蘇小宅房花正開解舞細香何處往能

歌蛇女逐誰迴千秋萬古無消息國作荒原人
作灰

閨情代作

梧桐葉落鴈初歸迢遞無因寄遠衣月照石泉
金照冷風耐蕭管玉聲徵佳人力杵秋風外蕩
子從征夢寐希遙望成樓天欲曉滿城鼓鼓白

雲飛

寄沈雲秀才

晴河萬里色如刀，
處處浮雲卧碧桃。
仙桂茂時金鏡曉，
洛波飛處玉容高。
雄如寶劍衝牛斗，
麗似鸞鷖養羽毛。
他日憶君何處望，
九天香滿碧蕭騷。

入關

東西南北數衝通，
曾取江西徑過東。
今日更尋南去路，
未秋應有北歸鴻。

及第後寄長安故人

東都放榜未花開，
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
少年多辦酒，已將春色入關來。

偶作

才子風流詠曉霞，
倚樓吟住日初斜。
鶯殺東隣繡床女，
錯將黃黛壓檀花。

贈終南蘭若僧

北關南山是故鄉，
兩枝仙桂一時芳。
休公都不知名姓，
始覺禪門氣味長。

遺懷

落魄江南載酒行，
楚青腸斷掌中輕。
十年一覺

揚州夢占得青樓薄倖名

春日途中

田園不事來遊宦，
故國誰教爾別離。
獨倚關亭還把酒，
一年春盡送春時。

秋感

金風萬里思何盡，
玉樹一窻秋影寒。
獨掩此門明月下，
淡沉香袂倚欄干。

贈漁父

蘆花深澤靜垂綸，
月夕煙朝幾十春。
自說孤舟寒水畔，
不曾逢着獨醒人。

歎花

自恨尋芳到已遲，
往年曾見未開時。
如今風擺花狼籍，
綠葉成陰子滿枝。

題劉秀才新竹

數莖幽玉色，
曉夕翠煙分。
聲破寒窗夢，
根穿綠藓紋。
漸籠當檻日，
欲礙入簾雲。
不是山陰客，
何人愛此君。

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
白雲生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於二月花。

書懷

滿巖青山未得過鐘中無那鬢絲何秋百旋老
轉無事欲到中年事更多

紫薇花

曉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園中最上春桃李無言
又何在向風偷笑豔陽人

醉後呈崔大夫

謝傳秋涼閣管絃徒教賤子待華筵溪頭正雨
歸不得辜負南窓一覺眠

知宣州沈大夫登北樓書懷

兵符嚴重辭金馬星生光芒射斗牛筆落青山
飄古韻帳開紅旆照高秋香連日彩浮銷暮溪

送歌聲送畫樓可惜登臨佳麗地用儀須去風
池遊

夜雨

九月三十日雨聲如別秋無端滿階葉共白幾
人頭點滴侵寒夢蕭蕭著淡愁漁歌聽不唱兼

濕棹迴舟

方響

數條秋水挂琅玕玉手丁當怕夜寒曲盡連鼓

三四下恐驚珠淚落金盤

將出關宿層峯驛却寄李諫議

孤驛在重阻雲根掩柴扉數聲暮禽切萬壑秋
意歸心馳碧泉澗目斷青瑣闌明日武關外夢
魂勞遠飛

魂勞遠飛

使迴枉唐州崔司馬書兼寄四韻因和

清晨候吏把酒來十載離憂得暫開凝叔去時
還讀易仲容多興索街孟人心計日殷勤望馬
首隨雲早晚迴莫為霜臺愁歲暮潛龍須待一
聲雷

聲雷

郡齋秋夜即事寄斛斯處士許秀才

有客誰人肯夜過猶憐風景季愁何邊滿怨處
迷霜夕庭樹空來見月多故國杳無千里信綠
弦時伴一聲歌馳心祗待城烏曉幾對虛簷望
白河

同趙二十二訪張明府郊居聯句

陶潛官罷酒銜空門掩楊花一夜風水古調詩

吟山色裏無絃琴在月明中飛遠簷高樹宜幽

鳥出岫孤雲逐晚虹收別後東籬數枝菊不知

閑醉與誰同哉

早春題真上人院生天寶初

清羸已近百年身，古寺風煙又一春。
震海自成戎馬地，唯師曾是太平人。

對花微疾不飲，呈坐中諸公

花前雖病亦提壺，數調持觴興有無。
盡日臨風羨人醉，雲香空伴白髭鬚。

酬王秀才桃花園見寄

桃滿西園淑景催，幾多紅豔淺深開。
此花不逐溪流出，晉客無因入洞來。

走筆送杜十三歸京

煙鴻上漢聲聲遠，逸驥尋雲步步高。
應笑內兄年六十，郡城閑坐養霜毛。

送王十至褒中，因寄尚書

闕下經年別人間，兩地情壇場新。
漢將煙月古隋城，鴈去梁山遠。
雲高楚岫明，君家荷藕好織恨，寄遙程。

後池泛舟送王十

相送西郊暮景和，青蒼竹外遠寒波。
爲君蘸甲十分飲，應見離心一倍多。

重送王十

分袂還應立馬看，向來離思始知難。
鴈飛不見行塵滅，景下山遙極目寒。

洛陽秋夕

冷冷寒水帶霜風，更在天橋夜景中。
清禁漏闌煙樹寂，月輪移在上陽宮。

贈獵騎

已落雙鷗血，尚新鳴鞭走馬。
又翻身憑君莫射南來鴈，恐有家書寄遠人。

懷吳中馮秀才

長洲苑外草蕭蕭，却算遊程歲月遙。
唯有別時今不忘，暮煙秋雨過楓橋。

寄東塔僧

初月微明漏白煙，碧松梢外挂青天。
西風靜起傳深葉，應送愁吟入夜蟬。

秋夕

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
暗度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瑤瑟

玉仙瑤瑟夜珊珊，月過樓西桂燭殘。
風景人間不如此，動搖湘水徹明寒。

送故人歸山

三清洞裏無端別，又拂塵衣欲卧雲。看著挂冠迷處，於此山蘿月在移文。

聞角

曉樓煙檻出雲霄，景下林塘已寂寥。城角為秋悲更遠，護霜雲破海天遙。

押兵甲發谷口寄諸公

曉澗青青桂色孤，楚人隨王上天衢。水辭谷口山寒少，今日風頭校暖無。

和令狐侍御賞蕙草

尋常詩思巧如春，又喜幽亭蕙草新。本是馨香比君子，遶欄今更為何人。

偶題

道在人間或可傳，小還輕變已多年。今來海上昇高望，不到蓬萊不是仙。

三川驛伏覽座主舍人留題

舊跡依然已十秋，雪山當面照銀鈎。懷恩淚盡霜天曉，一片餘霞映驛樓。

陝州醉贈裴四同年

凄風浴下同羈思，遙日崇陰得醉歌。自笑與君

三歲別頭銜依舊，鬢絲多

破鏡

佳人失手鏡初分，何日圓圓再會君。今朝萬里秋風起，山北山南一片雲。

長安雪後

秦陵漢苑差差雪，北闕南山次第春。車馬滿城原上去，豈知惆悵有閑人。

華清宮

粟葉繚紅萬樹霜，玉蓮開藥暖泉香。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

冬日題智門寺比樓

滿懷多少是恩酬，未見功名已白頭。不為壽山試筋力，豈能寒上背雲樓。

列王十後遣京使累路附書

重關曉度宿雲寒，羸馬綠知步步難。此信的應中路見，亂山何處採書看。

因寄

許秀才至辱李斬州絕句問斷酒之情
有客南來話所思，故人遙枉醉中詩。暫因微疾須防酒，不是歡情戒舊時。

送張判官歸兼謁鄂州大夫

處士聞名早送秦，獻疏迴腹中書。萬卷身外酒，千盃江雨春。波闊園林客夢，催今君拜旌戟。凜凜近霜臺。

宿長慶寺

南行步步遠浮塵，更近青山昨夜鄰。高鐸數聲秋撼玉，霽河千里曉橫銀。紅渠影落前池淨，綠稻香來野迥頻。終日官閑無一事，不妨長醉是游人。

望少華

身隨白日看將老，心與青雲自有期。今對晴峯無十里，世緣多累暗生悲。

文字波中去不還，物情初與是非閑。時名竟是無端事，羞對靈山道愛山。

眼看雲鶴不相隨，何看塵中事作爲。好伴羽人深洞去，月前秋聽玉參差。

登澧州驛樓寄京兆韋尹尹曾與此朝一話，涪陽舊使君。鄙人迴首望青雲，政聲長與江聲在。自到津樓日夜聞。

長安晴望

翠屏山對鳳城開，碧瑤光霽後來迴。識六龍巡幸處，飛煙開繞望春臺。

歲日朝迴口號

星河猶在整朝衣，遠望天門拜歸笑。向春風初五十，敢言知命且知非。

驕驪駁

瑤池罷游宴，良樂委塵沙。遭遇不遭遇，驪車與鼓車。

龍丘途中二首

漢苑殘花別，吳宮盛夏來。唯看舊樹合，不見一枝開。水色饒湘浦，灘聲接建溪。溪流迴月上，可得更猿啼。

宮人塚

盡是離宮院中女，苑牆城外塚。雲鬢少年入內教，歌舞不識君王到老時。

寄浙西李判官

無臺上客意，何如四五年來。漸漸疎直道，莫拋男子業。遭時遠與故人書，青雲滿眼應驕我。白髮禪頭少恨渠，唯念賢哉崔大護。可憐無事不取魚。

寄杜子

不識長楊事，比胡且教紅袖醉來扶。狂風烈燭，
雖千尺，謔得平生俊氣無。
武牢關，史應相笑，箇底年年往復來。若問使君，
何處去，為言相憶首長迴。

贈別

王屋山人有古文，欲攀青桂弄氛氲。將攜健筆，
千明圭，莫向山墻問白雲。馳逐寧教爭處讓，是
非偏息衆中分。交遊話我，憑君道除却鱷魚，更
不聞。

送劉三復郎中赴闕

橫溪辭寂，冥金馬去，追遊好是鴛鴦侶。正逢霄
漢秋，玉珂聲瑣，我錦帳夢悠悠，微笑知今是因
風謝豹舟。

羊欄浦夜陪宴會

弋檣營中夜未央，雨沾雲惹待襄王。絳來香袖
依稀暖，酒凸觥心泥灑光。紅絃高繫，翠聲急珠
唱，鋪圓曼曼長。自比諸生最無取，不知何處亦
升堂。

送杜顛赴潤州幕

少年才俊赴知音，丞相門牆不覺深。直道事人
男子業，異鄉加飯弟兄心。還須整理章弦佩，莫
獨矜誇玳瑁簪。若去上元懷古去，謝安墳下與
沉吟。

有感

宛溪垂柳最長枝，曾被春風盡日吹。不堪攀折
猶堪看，陌上少年來自遲。

書懷寄盧州

謝山南畔州，風物最宜秋。太守懸金印，佳人敲
畫樓。凝缸暗醉夕，殘月上汀州。可惜當年鬢，采
門不得遊。

賀崔大夫崔正字

內舉無慙古，所難堪。堪堪遙想拂塵冠，登龍有路
水不峻。一鴈背飛天，正寒別夜酒餘紅燭短。映
山帆去，碧霞殘，謝公樓下潯溪響。離恨詩情添
幾般。

江南送左師

江南為客正悲秋，更送吾師古渡頭。惆悵不同
塵土別，水雲蹤跡去悠悠。

寢夜

蛩唱如波咽更深似水寒
露華驚整褥燈影挂塵冠
故國初離夢前溪更下灘
紛紛髮事多少宦遊難

十九兄郡樓有宴病不起

十二層樓敞書簾連雲歌盡草織纖空堂病怯階前月燕子噴香一行簾

愁

聚散竟無形迴腸自結成
古今留不得離別又潛生
降虜將軍思窮秋速客情
何人更憐悴落第泣秦京

隋苑一作定許

紅霞一抹廣陵春
定子當筵騰臉新
却笑丘墟隋煬帝
破家亡國為誰人

芭蕉

芭蕉為雨後
故向窓前種
憐渠點滴聲
留得歸鄉夢
速莫歸鄉覺
來一翻動

汴人舟行荅張祐

千萬長河共使無
聽君詩句倍淪然
春風野岸名花發
一道帆檣畫柳煙

牧陪昭應盧郎中在江西宣州佐今吏部沈公某罷府周歲公宰昭應牧在淮南慶載敘舊成二十韻用以投寄

燕鴈下揚州
涼風林陌愁
可憐千里夢
還是一年秋
宛水環朱極
章江敞碧流
謬陪吾益友
祗車我賢侯
印組榮光馬
鋒銜看解牛
井間安樂易冠蓋
樞依授政簡
稀開閣功成每
運籌送春經野塢
暈日上高樓
玉裂歌聲斷
優舞帶收淫情斜
拂印別臉小
低頭日晚花
枝爛紅疑粉彩稠
未曾孤醅酌
刺肯度淹留
重德俄御寵諸生
苦宦遊分途之絕國
灑淚拜行轡
乘散真漂梗
光陰極轉鄰
銘心徒歷歷
屈指盡悠悠
君作烹鮮用
誰膺及席求
卷懷能憤悱
卒歲且優游去矣時難過
活哉價莫酬
滿枝為鼓吹
衰甲避戈矛
隋帝荒草秦王土
一丘相逢好大笑
除此摠雲浮

樊川外集

樊川別集序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集嘗校理斐延翰編次牧之文號樊川集者二十卷中有古律詩二百四十九首且言牧始少得意書搜文章闋千百紙擲焚之燒屬留者十二三疑其散落于世者多矣舊傳集外詩者又九十五首家家有之予往年於崇郊魏處士野家得收詩九首近汶上盧訥處又得五十篇皆二集所逸者其後池泛舟宴送王十秀才詩乃知外集所亡取別句以補題今編次作一卷俟有所得更益之熙寧六年三月一日杜陵田棨序

寓言

暖風遲日柳初含顧影看身又自慙何事明朝獨惆悵杏花時節在江南

猿

月白煙青木暗流猿猱啣恨叫中秋三聲欲斷疑腸斷饒是少年須白頭

懷歸

塵埃終日滿窻前水態雲容思浩然爭得便歸

湘浦去却持竿上釣魚船

邊上晚秋

黑山南面更無州馬放平沙夜不收風送孤城臨晚角一聲聲入客心愁

傷友人悼吹簫妓

玉簫聲斷淚流年滿目春愁麗樹煙艷質已隨雲雨散風樓空鎖月明天

訪許顛

門近寒溪窻近山松山流水日潺潺長熾世上浮雲客老向塵中不解顏

春日古道傍作

萬古榮華旦暮齊樓臺春盡草萋萋君看陌上何人墓旋化紅塵送馬蹄

青塚

青塚前頭隴水流燕山上暮雲秋蛾眉一墜窮泉路夜夜孤魂月下愁

大夢上人自廬峯迴

行脚尋常到寺稀一枝藜杖一禪衣開門滿院空秋色新向廬峯過夏歸

洛中二首

柳動晴風拂路塵年年宮闕鎖濃春一從翠輦
無巡幸老去城眉幾許人
風吹柳帶搖晴綠蝶遠花枝戀暖香多把芳菲
泛春酒直教愁色對愁腸

送上聞胡笳三首

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煙遊人一曉
頭堪白蘇武爭禁十九年

海路無塵過草新榮枯不見綠楊春白沙日暮
愁雲起獨感離鄉萬里人

胡雛吹笛上高臺寒鷹驚飛去不迴盡日春風
吹不散只應分付客愁來

春日寄許渾先輩

前北鴈初去湘南春又歸水流滄海急人到白
頭稀塞路盡何處我愁當落種終須接鶯鶯
漢共高飛

經閩間城

遺蹤委衰草行客思悠悠昔日人何處終年水
自流孤煙村戍遠亂雨海門秋吟罷獨歸去煙
雲盡慘愁

并州道中

行役我方倦苦吟誰復聞成棹春帶雲邊角暮
吹雲極目無人迹迴頭送鴈群如何遣公子高
卧醉醺醺

別懷

相別徒成泣經過總是空勞生慣離別夜夢苦
西東去路三湘浪歸程一片風他年寄消息書
在鯉魚中

漁父

白髮滄浪上全忘是與非秋潭垂釣去夜月叩
船歸煙影侵蘆岸潮痕在竹扉終年狎鷗鳥來
去且無機

秋夢

寒空動高吹月色滿清砧殘夢夜兒斷美人遺
思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辭林又寄征衣去迢
遞天外心

早秋客舍

風吹一片葉萬物已驚秋獨夜他鄉淚年年為
客愁別離何處盡搖落幾時休不及磻溪叟身
閑長自由

達故人

故父相見稀相見倍依依塵路事不盡雲巖閑
好歸投人銷壯志徇俗變真機又落他鄉淚風
前一滿衣

秋晚江上遺懷

孤舟天際外去路望中賒貧病遠行客夢寬多
在家蟬吟秋色樹鷓鴣噪夕陽沙不擬徹雙鬢他
方擲歲華

長安夜月

寒光垂靜夜浩彩滿重城萬國盡分照誰家無
此名古槐影薄仙桂動秋聲獨有長門裏蛾
眉對曉晴

雲

東西那有礙出處豈虛心曉入洞庭闕暮歸巫
峽深渡江隨鳥影擁樹隔猿吟莫隱高唐去在
首待作霖

春懷

年光何太急倏忽又青春明月誰家主江山暗
換人驚花落遲老榮樂漸成塵遙憶朱門柳別
離應更頻

逢故人

年年不相見相見却成悲教我淡如霞嗟君髮
似絲正傷携手處况值落花時莫惜今宵醉人
間忽忽期

閑題

男兒所在即爲家百鍊黃金一朶花借問春風
何處好綠楊深巷馬頭斜

金谷園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
怨啼鳥落花猶似墮樓人

重登科

星漢離宮月出輪滿街含笑綺羅春花前每被
青娥問何事重來只一人

遊邊

黃沙連海路無塵邊草長枯不見春日暮拂雲
堆下過馬前途著射鵰人

將赴池州道中作

青陽雲水去年尋昔緜歌詩出翰林投轄暫停
留酒客絳帷斜繫滿松陰妖人笑我不相問道
者應知歸路心南去南來盡鄉國月沉秋水只
沉沉

隋宮春

龍舟東下事成空
蔓草萋萋滿故宮
亡國亡家為顏色
露挑猶自恨春風

晉中辭

瘴塞蠻江入洞流
人家多在竹欄頭
青上海上無城郭
唯見松牌出象州

寓題

把酒宜須判醉醒
酌逢花莫惜
普港留假如三萬六千日
半是悲哀半是愁

送趙十二赴舉

省事却因多事力
無心翻似有心來
秋風郡閣殘花在
別後何人更一杯

偶呈鄭先輩

不語亭亭儼薄粧
畫眉雙鳳舞
金香西京才子
旁看取何似看家那窈娘

子規

蜀地曾聞子規鳥
宣城又見杜鵑花
一叫一回腸一斷
三春三月憶三巴

江樓

獨酌芳春酒
空樓已半醺
誰驚一行鴈
衝斷過

江雲

旅宿

旅館無良伴
凝情自悄然
寒燈思舊事
斷鴈警愁眠
遠夢歸侵曉
家書到隔年
湘江好煙月
門繫釣魚船

杜鵑

杜宇竟何冤
年年叫蜀門
至今銜積恨
終古弔殘魂
芳草迷歸路
紅花染血痕
山川盡春色
嗚咽復誰論

聞蟬

火雲初似滅
曉角欲微清
故國行千里
新蟬忽數聲
時行仍易鬢
度日更分明
不敢頻傾耳
唯憂白髮生

送友人

十載名兼利
人皆與命爭
青春望不住
白髮自然生
夜雨滴鄉思
秋風從別情
都門五十里
驛馬逐雞聲

旅情

窳虛枕簟涼
寢倦憶瀟湘
山色幾時老
人心終日忙
松風半夜雨
簾月滿堂霜
匹馬好歸去
江

頭橋正香

曉望

獨起望山色水雞鳴
夢洲房星隨月曉
楚木向雲秋曲渚疑
江盡平沙似浪浮
秦原在何處
翠國碧悠悠

貽友人

自是東西客
逢人又送人
不應相見老
祇是別離頻
度日還知暮
平生未識春
儻無遷谷分
歸去養天真

書事

自笑走紅塵
流年舊復新
東風半夜雨
南國萬家春
失計拋漁艇
何門化酒鱗
是誰添歲月
老却暗投人

別鶴

分飛共所從
六翮勢催風
聲斷碧雲外
影孤明月
中青田歸
遠路丹桂
舊巢空
矯翼知何處
天涯不可窮

晚泊

帆濕去悠悠
停橈宿渡頭
亂煙迷野岸
獨鳥出中流
蓬雨延鄉夢
江風阻暮秋
儻無身外事
甘

老向扁舟

山寺

峭壁引行徑
截溪開石門
泉飛澗虛極
雲起漲河軒
隔水看來路
踈籬見定猿
未開難久住
歸去復何言

早行

垂鞭信馬行
數里未雞鳴
林下帶殘夢
葉飛時忽驚
霜凝孤鶴過
月曉遠山橫
僮僕休辭慮
時平路復平

秋日偶題

荷花蕪柳葉
彼此不勝秋
玉露滴初泣
金風吹更愁
綠眉甘棄
墜紅臉恨飄
流數息是游
子少年還白頭

憶歸

新城非故里
終日想柴扃
興罷花還落
愁來酒欲醒
何人初髮白
幾處亂山青
遠憶湘江上
漁歌對月聽

偶見黃州作

朔風高緊掠
河樓白阜
騎郎白鬪裘
有箇當爐明似月
馬鞭斜揖笑回頭

醉倒

日晴空樂下仙雲俱在涼亭送使君莫辭一盞
即相請還是三年更不聞

酬許十三秀才兼依來韻

多為裁詩步竹軒有時凝思過朝昏篇成敢道
懷金瑋吟苦唯應似嶺猿迷典每慙花月夕宵
愁長在別離寬煩君把卷侵寒燭麗句特傳畫
戟門

後池泛舟送王十秀才

城日晚悠悠絃歌在碧流夕風飄度曲煙嶼隱
行舟問怕疑新令憐香占彩毳當筵雖一醉寧
復緩離愁

書情

誰家洛浦神十四五來人爛髮輕垂額香衫軟
著身摘蓮紅袖濕窺綠翠娥頻飛鷓鴣徒來往平
陽公主親

兵部尚書席上作

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召分司御史來偶發狂言
驚滿坐三重粉面一時回

驢驢坂

荆州一萬里不如劇易度仰首望飛鴻伊人何
異趣

樊川別集

